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天涯过客

朱晖军／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举世公认的侦探小说女王。

——《观察家报》



ISBN 7-221-04688-3/I·1022 定价：17.50

天涯过客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朱辉军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天涯过客

PASSENGER TO FRANKFURT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朱辉年
责任编辑：王才禹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阳宝莲彩印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70 千字
印　　张：7.87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688—3/I·1022
定　　价：17.50 元

目　　录

第一部　中断的航程

一、法兰克福过客 …………………………………… (3)
二、伦　敦…………………………………………… (15)
三、洗衣店来的人…………………………………… (24)
四、与埃里克共进晚餐……………………………… (35)
五、瓦格纳主调……………………………………… (48)
六、一位女士的肖像………………………………… (55)
七、马蒂尔达姑婆的忠告…………………………… (65)
八、大使馆之宴……………………………………… (73)
九、戈德尔明古屋…………………………………… (86)

第二部　西格弗里德之旅

十、施洛斯的女王 ………………………………… (105)
十一、青年和美女 ………………………………… (125)
十二、朝廷弄臣 …………………………………… (134)

第三部　国内和国外

十三、巴黎会议 …………………………………… (143)

十四、伦敦会议 …………………………………… (150)
十五、马蒂尔达姑婆的疗程 ……………………… (162)
十六、派克韦的说法 ……………………………… (175)
十七、德国首相赫尔·海因里希·斯皮斯 …… (180)
十八、派克韦的附言 ……………………………… (195)
十九、斯塔福德·奈爵士的客人 ……………… (198)
二十、故友重逢 …………………………………… (207)
二十一、B 计划 …………………………………… (218)
二十二、胡妮塔 …………………………………… (221)
二十三、苏格兰之行 ……………………………… (226)

尾　声…………………………………………………… (244)

第 一 部

中断的航程



第一章 法兰克福过客

“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机上形形色色的乘客慢吞吞地照办，他们感到不可能是抵达日内瓦了。舱内一片带着哈欠和呻吟的瞌睡声。而当管事的女乘务员再度宣布“请系好安全带”时，这瞌睡声更此起彼伏起来。

那干涩的声音透过扩音机威严地传来，分别用德、法、英语解释道：因短暂的天气恶劣，乘客将会感到不适。斯塔福德·奈爵士张口打了个大哈欠，在座位上伸直自己的身子，挺得高高的，非常愉快地从好梦中醒来。

他四十五岁，中等身材，有一张橄榄色的脸，光滑，而且刮得很干净。他偏好怪异的衣着，贵族出身的他沉溺于怪异中而又如鱼得水。若是同事避之惟恐不及的衣服，就更能获得他的欢心。和十八世纪的纨袴子弟一样，他也喜欢引人注目。

他旅行时，最钟爱一件在科西嘉岛[1]买的连帽海盗式斗篷。斗篷是深蓝带紫色的，配有腥红色的内里；松垂在背后的大帽子，可以随意拉起来遮风避雨。

斯塔福德·奈爵士是外交界令人失望的人物。早年因才华出众曾使老一代政界人士对他寄予厚望，但他却自己断送了前程。他那种玩世不恭的幽默感，经常使他的良心在最需要做出慎重决定时发生争战。每到这个时刻，他宁可放纵自己，以别出心裁的恶作剧来处理事情。他在公众场合广为人知，甚至没有一个敌人。不过一般人都认为：虽然斯塔福德·奈爵士绝顶聪明，却不是(大概从来都不是)一个安份的人。而在这些政治和外交关系都十分错综复杂的日子里，"安份"比"聪明"更可取，尤其是如果他还想进人大使行列的话。所以，他自然而然地被冷落了。偶尔被派参加一项"秘密会议"，可是都不很重要。记者们因此有时误认为他是外交上的"黑马"。

没有人知道斯塔福德·奈爵士是否在意事业上的不得志，甚至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他也有虚荣心，但他主要的乐趣来自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恶作剧。

他现在正在归国途中，刚刚参加完在马来亚[2]召开的一次调查会的听证。他觉得整个任务单调无趣，在他看来，与会人士在听到任何证据以前早已有了成见。他们看了，也

---

① 法国东南地中海中的一个岛屿，系法国的一个省。——译注。

② 马来西亚西部土地，位于马来半岛南部，北邻泰国，东滨南海，西临马六甲海峡，南界柔佛海峡。——译注。

听了，但他们的先入之见毫无改变。他也只能在会上捣捣乱，更多的是为了好玩而不是因为什么被判决的罪过。他想，整个会议，只有这一点令人愉快。他但愿有更多机会这么做。他一想到那群面无表情的与会者就恶心，即使是其中惟一的一位女性，那位因苦思冥想而知名的纳撒尼尔·埃奇夫人也一样。她看，她听，她倒是安份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上次他到巴尔干的一个首都[①]开会，就曾见过埃奇夫人。在那儿，斯塔福德·奈爵士无法抑制自己去着手实施一些有趣的想法。那份黄色丑闻期刊《内幕新闻》便以为，斯塔福德·奈爵士在那个首都出现，是与巴尔干问题有特殊的关连，他的任务非常秘密而且棘手。一个好意的友人把这一报道的复印件及相关的重要信息送给了他，他并不吃惊，倒是边读边愉快地咧嘴大笑。他认为记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多么荒唐可笑地远离了真实。其实他到索非亚[②]，只是陪老友露西·克莱格霍恩夫人去找一些稀有的野生花卉。老夫人坚持不懈地探求这些幽僻的花卉珍品，任何时候都会攀登石壁，或者欢快地跃进池塘去看一眼某类小花。而这些小花的拉丁名字又臭又长，和它们的大小正成反比。

和一小帮热衷于此事的人一起，经过了大约十天在山坡上的搜寻后，斯塔福德·奈爵士有点遗憾报纸的短评失

① 巴尔干半岛，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的全部，前南斯拉夫的大部，罗马尼亚的一部和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所以说"巴尔干的一个首都"。——译注。

② 保加利亚的首都。——译注。

真，他有点（就一点）厌倦了那些野花。而亲爱的露西尽管六十多岁了，却能很快爬上山顶，轻易地超过他，有时很令他烦恼。在他面前他总是看见那些鲜亮的皇家蓝裤的后裆，露西就爱穿过于宽大的皇家蓝灯芯绒裤子，尽管她瘦得皮包骨似的，尽管她为人很随和，在这一点上却非常果敢。他想到一小块美味的馅饼，可以伸进他的指头，可以玩耍……

那个冷硬的声音又从扩音机里传来：日内瓦机场因有浓雾视线不良，飞机将在法兰克福机场降落，请各位旅客在法兰克福转机继续飞往伦敦；至于前往日内瓦的旅客，本公司将尽可能快地另行安排。斯塔福德·奈爵士并不在意，假如伦敦也有浓雾的话，他们或许会安排另一次班机把人载到普雷斯蒂克去呢！他不希望如此，他曾去过这个地方一到两次。生命就像空中旅行一样无聊，假如能发生点什么事该多好！但会有什么事呢？

法兰克福的转机候机室非常暖和，斯塔福德·奈爵士便脱下斗篷，把内里朝外，往肩膀上一搭，要了一杯啤酒，有意无意地听着扩音机传来的各种通知。

“第4387次班机，飞往莫斯科。第2381次班机，即将飞往埃及和加尔各答。”

旅客们来自世界各地也将飞往世界各地，这该是多么的罗曼蒂克啊。可候机室里的某种气氛令人扫兴。太多的人、太多的免税商品、太多相似颜色的坐椅、太多的塑料制品、太多的孩童喧闹。他想不起这两句诗是谁写的：

但愿我能爱上人类，
但愿我能喜爱那脸上的愚昧。

也许是切斯特顿写的？他说得太对了。把差不多数量的人聚集在一起，就会发现他们几乎没有两样。这会儿是一张有趣的脸了，斯塔福德想，它显得多么的不同啊！他又轻蔑地看着两个年轻女人，她们都是浓妆艳抹的脸庞，穿着她们国家的制服（他推测就是英国的）——短短的迷你裙。而另一个年轻女士，则更加浓妆艳抹，事实上长得也更好看一点，她穿的是被称做"裙裤"的服装。她可以说领先时装一步。

他对漂亮的女孩并不太感兴趣，因为漂亮的女孩都很相像。他喜欢与众不同的女子。此时，一个女人恰在他身旁坐下，她的脸马上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倒不是因为她与众不同，而是有点面熟。他相信他见过她，虽然记不起确切的时间和地点。她大约二十五六岁，细巧而高挺的鼻梁，浓密的黑发迷人地披在肩上。她的手上有一本杂志，却没有翻看。事实上，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正急切地盯着他瞧。很突然地，她开口了，声音低沉得像男人一样，还带一丝外国口音。

"我能跟你说话吗？"

他答话之前先仔细地打量她。不，这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不正经的女人，一定有其它原因。

"为什么不能呢？"他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可以闲谈，不是吗？"

"都是浓雾害的，"那女人说，"日内瓦有浓雾，伦敦可能

也有，到处都是浓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哦，你用不着担心，航空公司一定会让你降落在某个地方的。他们倒是蛮有效率的，你知道。你要到哪里去？”

“日内瓦。”

“噢，我相信最后一定到得了的。”

“我想现在就到。假如我能及时赶到日内瓦，那边有人接，我就安全了。”

“安全？”他微微地笑着。

她说：“就是‘安全’。虽然只有两个字，对我却有很大的意义。如果我到不了日内瓦，如果我在这里不得不离开这架飞机，或乘它去伦敦而没有妥善的安排，我就会被杀。”她锐利的眼神看着他，“我想，你不信我的话，是不是？”

“我恐怕没法相信。”

“我说的都是真话，每天都有人走向死亡。”

“谁要杀你？”

“这有关系吗？”

“跟我是没有关系。”

“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相信我的话。我说的都是事实，而且我需要人帮忙，帮我安全到达伦敦。”

“为什么选上我帮你？”

“因为我认为你是了解‘死亡’的人，你了解而且还可能亲眼见过。”

他也回了她锐利的一瞥，然后移开视线。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有，这个。”她伸出纤细而带橄榄色的手拍拍那件斗

篷，“这个。”她说。

他的兴致第一次被她挑起来。

“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斗篷很少见，而且很有个性，不是每个人都穿的。”

“这话倒是真的，它是我最喜欢的衣服。”

“你最喜欢的衣服能帮我的大忙。”

“怎么帮法？”

“我的请求可能过份，你当然可以拒绝。可是，你若是我想象的那种富有冒险精神的男子汉的话，你就不会拒绝。我正好也是一个爱冒险的女人。”

“我倒愿意听听你的计划。”他微笑着说。

“我想借你的斗篷穿，还想借你的护照、机票一用。大约再过二十分钟，往伦敦的飞机就会安排好，我可以拿着你的护照，披上你的斗篷，然后安全地抵达伦敦。”

“你是想扮作‘我’吗？亲爱的小姐？”

她打开皮包，取出一个小方镜子。

“你看看我，再看看镜中的自己。”

镜中人的轮廓，使他恍然大悟刚才的感觉。帕梅拉，他死了已经二十年的姐姐，和他长得十分相像，坚毅的脸、高挺的鼻梁、微侧的眉骨、永远挂在嘴角的嘲讽笑意。帕梅拉相当高，五英尺八英寸。他才比她高两英寸。他再看一看为他拿着镜子的女人。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长得很相像，是不是？可是，我亲爱的小姐，这骗不过任何认识你我的人呀！”

"当然骗不过。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不必去骗他们。我刚好穿着长裤，出外旅行的人很自然地可以拉上斗篷的帽子，我只需把头发剪掉，用报纸包上扔掉就可以了。我既然有你的护照和机票，当然就是你了，除非机上恰好有人认识你。我想没有，否则他早就过来跟你说话了。我把帽子往下拉，只露出眼睛、鼻子和嘴。当飞机抵达目的地后，我就可以安全地走出机场，消失在伦敦的人群里。"

"那我怎么办?"斯塔福德爵士失声笑道。

"只要你有胆量去试，我有个提议。"

"说吧，我最喜欢听人家的提议。"

"你从坐位上站起来，去买一份杂志或报纸，或去免税商店买件礼物，把斗篷留下来搭在坐位上。等你买完东西后，你就坐到别的地方去——比如对面那排椅子的边上吧。你的面前还是会有一杯啤酒，就是这杯。只是这杯里已有可以让你睡一会儿的东西，然后你找个静静的角落，好好睡一觉。"

"然后会怎样?"

"你就会被认为是一宗小窃案的受害人。"她说，"有人在你的酒里加了东西，而偷走了你的皮夹。你可以说你的身份证件、也就是护照等也被偷走了。你很容易证实自己的身份。"

"你知道我是谁吗? 至少我的名字?"

"还不知道，"她说，"我没看到你的护照，当然不知道。"

"那你凭什么认为我很容易证实自己的身份?"

"我看人很准，一眼就能认出一个人是否重要。而你，就

是一个分量很重的人。”

“我为什么要惹这些麻烦？”

“就说是救一个人的生命，够不够？”

“你的话是否有点过分渲染？”

“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取信于人。重要的是你相信吗？”

他仔细看着她，慎重地说：“你知道你这个样子像什么吗？像个漂亮的间谍！”

“就算是吧，只是我并不漂亮。”

“你不是间谍吗？”

“也许有人会这样形容，我是带着某些资料，一些不能告诉你的资料。你一定要相信我，这些资料对贵国有极大的价值。”

“你不觉得你的行为有些荒唐？”

“我知道这不太合常理，可世界上有什么事是不荒唐的？”

他又再度打量她，她的确很像帕梅拉，连声音都像，也带点外国口音。她的计划既荒唐又可笑，不但绝对行不通，而且还有几分危险性。可是，偏偏就是这危险性吸引了他。他真佩服她居然有胆量提出这种提议，结果会怎么样呢？这该是一件多有趣的冒险啊！

“那我得到什么呢？”他说，“我总该有权利知道吧！”

她饶富深意地看着他。“博君一笑。”她说，“就算无聊日子的一帖解药吧。我讲的已经够多的了，你自己决定吧！”

“那你自己的护照怎么办？我难道要弄顶假发扮成女人？”

"不必。虽然你丢了东西，而且被放倒，可是你还是你自己。我的护照我自己想办法。你赶快决定吧！没有多少时间了，我还得设法伪装呢！"

"你赢了。"他说，"一个人不该拒绝另一个人'不寻常'的建议。"

"但愿你真的是这样想，这可是赌博。"

他掏出护照，放人斗篷外面的口袋中，面后站起身，伸个懒腰，四处张望一下，再看看手表，才朝免税商店的柜台走去。他甚至都没回一下头。他买了一本书，还挑选了一个绒毛熊猫玩偶，再慢慢走回原来的坐位。斗篷和那位小姐都不见了，装有半杯酒的啤酒杯还在桌上。这就是我必须赌一下的地方啦，他想。他拿起杯子，走了几步路，喝了下去。不是很快地，而是慢慢地品尝，他觉得味道并没有什么不同。

"奇遇开始吧！"他对自己说，"奇遇开始吧！"

他横过大半个候机室来到一个偏僻的角落。有一家人坐在那里吵嚷不休，又叫又笑地闹在一块儿。他在附近坐下，伸长了四肢，把头安放在椅背上。扩音机召集飞往德黑兰的旅客，大批的人似潮水般涌向指定的登机门，然而候机室里仍然半满。他打开买来的书，又打了一个呵欠。他真的很困，嗯，很困……该找一个安静而舒适的角落……能好好睡一觉的……"泛欧航空公司呼叫，请搭乘309次班机飞往伦敦的旅客马上登机。"

稀稀落落的乘客应声而起，被那无形的主宰驱赶着。这时，又有更多的旅客因日内瓦的浓雾或其它不利于飞行的

原因，而走进转机候机室来等候班机。一个瘦削的、中等个子的男人，披着宽大的深蓝斗篷，拉下帽子，看上去并不比一般年轻人醒目。这人走到队伍的末端，拿着登机牌从九号门登机而去。

各式各样的通知不断地广播又广播：瑞士航空公司飞往苏黎士的，英国航空公司飞往雅典与塞浦路斯的——然后突然有一则与众不同的插播：

“请前往日内瓦的达夫妮·西奥多法诺小姐即刻和柜台联络。因为浓雾的关系，飞往日内瓦的班机误点，所有乘客改经雅典，飞机即将起飞。”

其他一连串的通知又连珠炮似地滚滚而出，飞往日本的、飞往埃及的、到南非的，航线通往全世界。到南非的西德尼·库克先生，被催着到柜台去。达夫妮·西奥多法诺小姐又被叫了一次。

“309班机最后一次呼叫……”

候机室的一角，一个小女孩看着靠在椅背上呼呼大睡的男人，他的手上握着一个小绒熊猫。

小女孩伸手想要摸那毛茸茸的熊猫，她妈妈说：

“哎，琼，别碰。这位先生睡着了。”

“他要去哪里呀？”

“也许和我们一样要到澳大利亚去。”

“他是不是也有一个女儿呀？”

“我想一定有吧！”

小女孩叹了口气，继续羡慕地看着那只熊猫。斯塔福德·奈爵士还是睡着，他正梦见自己在非洲打猎，目标是一

头黑豹。他还对穿猎装的向导说："我听说黑豹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永远不要相信它。"

梦境总是在最紧要的关头改变，变成他在马蒂尔达姑婆家喝茶，他扯开嗓子想要让她听见，可是她好像比平日更聋。后来的几次广播都没能进入他的脑海，只有沉睡前寻找达夫妮·西奥多法诺的广播仍萦绕不去。小女孩的妈妈说：

"我总是奇怪，为什么每个机场都会寻找走失的旅客？总有人没听到飞机要起飞了，不知道他们到底正在做什么？为什么会没有登机？我猜这个什么小姐一定赶不上了，到时候他们要拿她怎么办呢？"

没人能回答她的问题。

第二章 伦 敦

斯塔福德·奈爵士在伦敦有一套赏心悦目的公寓，可以俯瞰整个绿林公园。他打开过滤式咖啡壶的开关，然后走到门边去查看今早的邮件。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有趣的，几份账单，几张收据，还有几封一看就知道内容的无聊的信。他把信件一一拢整齐，放到桌上的信盒中，那儿还摆着两天来积下来未处理的信件。他想，他该马上处理掉。秘书下午什么时候就会到了。

他走回厨房，倒了一杯咖啡，再回到书桌旁。他拿起昨天深夜到家时打开的两三封信，有一封可能让他想起什么，所以他边读边发出会意的笑容。

“十一点半，”他自言自语地说，“他倒很会选时间，奇遇就要开始了。我最好先想出适当的理由，以应付好切特温德。”

又有人从邮箱中塞了东西进来，他再走进大厅拾起早报。没有什么新鲜的消息，“政治危机”；几则似乎是令人不安的国外消息，不过是记者危言耸听罢了，否则怎能显现出他们的重要呢！再说读者大众也需要一些奇闻异事吧。一个女孩在公园中被强暴，女孩子为什么总是被强暴呢？几乎每天都有一件，他无动于衷地想着。今天还没有小孩被绑架的事情发生，这倒是一件令人意外的好消息。他又去烤了一片面包，再回来喝他的咖啡。

稍后，他走出大楼，走上大街，穿过公园，朝外交部的白厦走去。他自顾自地微笑着，“生命”在今天早上看来，是非常美好的。他开始算计应该如何应付切特温德。假如世界上真有一个笨蛋兼傻瓜的话，切特温德倒是一个典型人物。他那做作而又虚张声势的外表，总爱摆出高高在上的官僚样子，偏偏又生了个疑神疑鬼的脑袋。他很喜欢把这个切特温德弄得团团转。

到达白厦时，已经迟了整整七分钟。地位愈高的人愈应该迟到，他觉得和切特温德的分量比，这样就差不多。他走进屋子。切特温德就坐在满桌文件的后面，还有一位秘书忙碌地听写着，他是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显出自己重要的机会的。

“哈罗，奈。”整张英俊的脸上满含笑意，“回来很高兴吧？马来亚怎么样？”

“热呼呼的。”斯塔福德·奈说。

“哦，我想一向都是这样的。当然你是指天气而不是政治气候吧？”

“噢，当然是指天气。”他接过一支烟，在桌前的椅子上坐下。

“有什么具体结果吗？”

“没什么呀！假如你的意思真是那么‘具体’的话。我的报告上都说了，老是这一套光说不练的把式。首相拉曾比好吗？”

“还是老样子。”切特温德说。

“这样就够好了，他人是蛮好相处的。”

“是吗？我不太了解，也许是吧。”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事，是吗？”

“没什么，我想至少没有你感兴趣的事。”

“你在信中没有很清楚地提到你要见我的原因。”

“噢，也没什么，只是一些例行的调查，你知道的。是想你会带来一些什么内幕情报回来，我们得事先作准备。这是例行的话，你知道的。”

“唔，当然。”

“你是乘飞机回来的，是不是？而且还遇到了一点小麻烦，我推测。”

斯塔福德·奈装出他预先想好的那副表情，带点无奈和厌烦，还有几分不屑。

“哦，你听说了是不是？”他说，“不值一笑的小事。”

“噢，他们找你麻烦了？”

“真希罕，”斯塔福德·奈说，“连这种事都上了报纸，有一段还是临时加入早报的。”

“你不喜欢他们这么渲染吧，我猜。”

"他们那样做使我看上去像个蠢驴,不然就在我的年龄上做文章。"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好去判断报纸上是否夸大其辞。"

"记者的确是极尽夸大之能事了,你是知道这些记者的。说来事情才无聊呢,因为日内瓦有浓雾,所以我们必须在法兰克福换机,就在法兰克福耽搁了两个小时。"

"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的?"

"是的。等这种飞机太无聊了,飞机来了,飞机走了。还有大群大群的人涌进来。302次班机到香港,109次班机到爱尔兰,还有这这那那的一大堆。到处是人来人往,而你只能坐在那里打哈欠。"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哦,我面前原来有一瓶啤酒,'冒泡儿'牌的。后来我突然想买本书来打发时间,我自己随身带的都看完了。所以,我就走到免税商店的柜台,选了一本神奇古怪的小说,唔,应该是侦探小说,还买了一只绒布熊猫打算给我的一个侄女。然后,我走回来,喝光了酒,才翻开书就睡着了。"

"嗯,你睡着了?"

"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是吗?我猜机场曾通知我去乘飞机,可是我大概没听见。一定是我没听见——虽然,我知道自己随时随地都可以入睡,但我通常也会有办法听见与自己有关的通告,只是这次却不灵了。等我醒来时,我觉得我好像是被下了催眠药之类的东西,一定是趁我去买东西时下的手。"

“这件事还是不太寻常，不是吗？”切特温德说。

“是啊，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斯塔福德·奈说，“但愿不要再次发生，让人觉得自己像个傻瓜，而且还会有后遗症。还好，我个人没有受到很大伤害，我的皮夹不见了，里面有一点钱，护照也丢了，这是最麻烦的。幸亏我把旅行支票放在暗袋里，才没有出丑。加上我随身带了些信件和物品，可以证明我的身份。把一切都办妥当后，我才准许乘飞机回来。”

“可是像你这种地位的人，麻烦可能还在后头呢。”切特温德的口气带有一丝责难。

“是啊！”斯塔福德·奈说，“对我的前途会有影响吧？我的意思是，尤其像我——这种地位的人，是不是？”这一点似乎把他逗乐了。

“这种事情常发生吗？我是说扒窃的事。”

“不可能常有。我想任何一个有扒窃癖的人，不难把人放倒，把手伸进他的口袋，而且顺手摸走皮夹什么的，以便试试运气。”

“可是丢了护照就不那么简单。”

“是啊，我得赶快去办一份新的，这一定够我解释大半天的。其实这只是一件不值一笑的小事。切特温德，假如真的会有什么影响的话，也只好这样了。”

“噢，这不是你的错，我的朋友。毕竟任何人都可能发生这种事。”

“这是你人好，才这么说。”斯塔福德·奈笑着附和他的话，“上一次当，学一次乖，不是吗？”

"我想，你大概不会知道有哪一个人非要'你的'护照不可吧？"

"我当然不知道，"奈说，"为什么有人会要呢？除非是有人想挡我的道，而这看上去也不可能呀。要不然就是有人看上我护照上的像片，那更不可能呀！"

"在那里——是法兰克福吧？你有没有碰见熟人？"

"没有，没有，连个鬼影也没有。"

"跟什么人讲过话吗？"

"没什么特别的，只有一位带个小女孩的胖太太，她们要到澳大利亚去。其它就没有了。"

"你确定吗？"

"还有一个女人，她问我假如她想到埃及念考古学的问题。我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我建议她去请教大英博物馆。还有和一个——我想是活体解剖学者模样的男士说了几句话，他的话很有意思。"

"表面上是很有趣，可是隐藏在事情背后的真相常常不那么简单。"切特温德一本正经地说。

"比如？"

"比如在你身上发生的事。"

"我倒看不出有什么事情'隐藏在背后'。"斯塔福德·奈爵士说，"我相信记者先生的生花妙笔就编得出许多故事。这是他们的专长。可是，这只是一件小事，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们忘掉它吧！我想报上会大作文章的，我的朋友们也会不断地向我打听。我们的莱兰先生好吗？近来忙些什么呢？我在那边曾听说过他的两件事，他就是话太多。"

他们又谈了十分钟左右的闲话，然后，斯塔福德爵士起身告辞。

“今早我还有很多事要办。”他说，“给亲戚的礼物就够我忙的，好像从马来亚回来的人，就应该给每个人一样奇形怪状的礼物似的。我得到利伯蒂的店里去转转，他那儿有不少东方式的东西。”

他神情愉快地与办公大厅的同事点头为礼，就出去了。他前脚刚走，切特温德就用电话指示秘书：

“问问芒罗上校，他能否到我这里来一趟。”

芒罗上校来了，带着一位高个子的中年男人。

“你认识霍沙姆吧？”上校说，“安全局的。”

“我们应该见过的。”切特温德说。

“奈刚走？”芒罗上校问，“对于法兰克福的事有没有进一步的了解？值得注意吗？”

“好像没什么秘密，他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认为只是一件不值一笑的小事。”

那个叫霍沙姆的点点头：“他是这种想法，是吗？”

“哦，他是想把事情掩盖过去。”切特温德说。

“掩盖不了的，假如真有什么勾当的话。”霍沙姆说，“他并不真是一头蠢驴，是不是？”

切特温德耸耸肩：“只是喜欢惹麻烦而已。”

芒罗上校说：“我知道斯塔福德爵士是有些高深莫测，他也许有些故作姿态。”

那个叫霍沙姆的说：“不要有偏见，目前我们并没有不利于他的证据。”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切特温德说，"我只是觉得，怎么说呢？他是太不把事当回事了。"

霍沙姆蓄有两撇小胡子，它们能适时地替他掩盖忍不住但不应该露出的微笑。

"他并非笨蛋，"芒罗说，"他有脑筋的，你们要知道。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现象？"

"他个人的表现，好像是没有。"

"你们已经调查过了，霍沙姆？"

"唔，我们没调查多长时间，但似乎是没什么。不过，他的护照已经用过了。"

"用过了？怎么回事？"

"在法兰克福的机场。"

"你是说有人冒充了斯塔福德·奈爵士？"

"不，不，"霍沙姆说，"这样说还言之过早。在当时，我猜想他还昏睡着，他仍呆在法兰克福机场。"

"但有人偷了他的护照，然后乘机飞到英国？"

"是的，"芒罗说，"这只是假设。我们可以把事情分两边说：这可能是一个小扒手，偷了皮夹顺手把护照带走了；也可能有个人本来就以护照为目标，斯塔福德正好被看中。桌上本来有一杯啤酒，放点迷药到里头，等着他睡着，便取了他的护照，碰碰运气吧。"

"不管怎样，是看上了护照，但机场总该核对一下护照，是不是一个人啊！"切特温德说。

"也许两人有某些类似的地方。"霍沙姆说，"主要是他们不知道他丢了护照，所以不曾注意。一大群人同时涌向误

点的飞机，何况人与照片稍微不同是合理的。机场的官员了不起是扫一眼，就还给旅客。在我们这儿，海关的人员对外国人会特别注意，而如果是黑头发、深蓝眼睛、脸面光滑、中等身材的，就会放行。”

“这些我都知道。正像你刚刚说的，假如有人只是摸个皮夹，捞些外快，他就不会拿护照的。这也太冒险了，是不是？”

“是呀！”霍沙姆说，“这就是这件案子有趣的地方，我们也正在四处调查。”

“有结论了吗？”

“目前还不敢说。”霍沙姆说，“这要花点时间的，你知道。千万急不得。”

“他们都是这个样子，”霍沙姆走后，芒罗上校说，“这些该死的安全局的人，永远不会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即使明明在调查了，也不肯承认。”

“这是很自然的，”切特温德说，“他也怕弄错了不好收拾。”

这倒是典型的政客作派。

“霍沙姆还是不错的，”芒罗说，“他很受首脑们的青睐，应该不会弄错吧。”

第三章　洗衣店来的人

斯塔福德·奈爵士回到寓所，一个高大的女人钻出小巧的厨房来欢迎他归来。

“很高兴看到你安全归来，先生。那些乱糟糟的飞机，真是难以预料。”

“确实如此，沃里特太太，”斯塔福德·奈爵士说，“飞机整整晚点两小时。”

“就像公共汽车一样，”沃里特太太说，“你永远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怪事。就像人们说的：飞上天，更揪心。是不是？这可不像把车停在护栏边，不是一回事，是不是？如果不是那样，我才不会独自出门呢！”她继续说：“我买了一些杂货，希望能适合你用。鸡蛋、奶油、咖啡、茶——”她就像东方喋喋不休的向导，上气不接下气地介绍埃及法老的宫殿一样，她停下来喘口气，又接着说：“大概就是这些，都是你

喜欢的。另外我还买了一些法国芥莱。"

"是不是第戎[1]产的？他们总爱给你第戎产的。"

"我不知道'第戎'是谁，但这是埃丝特龙牌的，是你喜欢的一种，对吗？"

"对，"斯塔福德爵士说，"你总让我惊奇。"

沃里特太太十分高兴，又退回厨房去了。斯塔福德爵士走进卧室想去换衣服。

"是你要我把衣服交给那些洗衣店的人吗？可你怎么没说一声，或留下字条什么的呢？"

"什么衣服？"他停下来问。

"那两套西装，那个工人说的。他说他是'特威斯一博尼沃克公司'的，好像以前也这么叫。我们不是一向都给'白天鹅'洗的吗？"

"两套西装？哪两套？"

"有一套就是你旅行穿回来的，还有一套是上次沾了一点蓝墨水印的。你走时没说要洗，我也不敢送去，还有右边袖口也需要补烫，所以我就交给他了。你不在家时我从不擅自作主。"沃里特太太鼓起勇气说。

"那个工人把衣服带走了？"

"我没做错吧？先生。"沃里特太太有点担心起来。

"我不操心有墨水印的那件。可我穿来的那一套——"

"那一套在这种天气穿，也嫌太薄了一点。你在热的地方穿当然可以，回来后就该洗了。他说是你打电话叫他们来

---

① 第戎，法国东部城市，在巴黎东南270公里。——译注。

拿的！”

“是他自己进去挑的？”

“是的，先生。我想那不很好吗？”

“真有意思，”斯塔福德·奈爵士说，“真是有意思。”

他走进卧室，四下查看了一遍，一切都很整洁而雅致。床铺得好好的，应该是沃里特太太整理过的，电动刮须刀插在墙上充电，梳妆台上各种小东西也都是井然有序。

他打开壁橱和抽屉察看，都非常整洁，简直有些过分了。他昨晚才打开衣箱，把几件衣服放回去，匆忙之间，多少留下一点痕迹。他曾把内衣裤和一些小东西塞进原来的抽屉，想明天或后天再来整理的。他也并未指望沃里特太太帮这些忙，他只希望她让它们保持原状。而且他刚从国外回来，因为换季和其他的因素，他会抽出时间重新安排和整理衣物的。一定有人进来翻找过，拉开过抽屉，匆忙中把东西弄错位了。而因为他的匆忙，反而弄得更整齐，还顺手带走了两套西装作为借口。其中一套就是斯塔福德爵士穿回来的，比较薄，应该是从国外热一些的地方带回来的。可是，为什么？

“因为，”斯塔福德爵士自己分析着，“因为有人要找某些东西。可是，找什么呢？这些人是谁呢？而且，为的是什么呢？唔，这可真是有意思。”

他坐到椅子上仔细思考着，视线落在放在床头的绒布熊猫身上，它引起了他的一串思绪。于是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马蒂尔达姑婆吗？”他说，“我是斯塔福德。”

“啊！亲爱的孩子，你总算回来了。我真替你高兴，报纸上说马来亚正在流行霍乱呢！我想是马来亚，我总是把那些个地名弄混。我希望你能快来看我，别骗我说你有多忙，你不可能总是忙，只有工业大亨才那么忙的。也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搞的，从前的人只是把份内的工作做好就行了，现在的人则把自己束缚在原子弹和相关的工厂里。”马蒂尔达姑婆相当愤激地说，“还有那些可恶的计算机，除了把人变得奇形怪状外就别无他物了。真的，它们把我们今天的生活弄得越来越艰难了。你不能相信它们做的银行账单，甚至我的邮件地址。唉，看来我是活得太长了。”

“千万别这样想！我下个星期来看你行吗？”

“要来，明天就来。我本来请教区牧师来吃饭的，但我可以延期请他。”

“啊，不必这样。”

“怎么不必？他实在是很无聊，而且他是为教堂又需要新风琴而来的。其实，不是风琴，而是那个风琴手有问题，绝对是一个令人讨厌的音乐家。牧师只不过是同情他刚失去了他非常爱戴的母亲。其实，爱戴母亲并不能使你演奏得更好，是不是？人，应该要能看出隐藏在事物背后的真相。”

“太对了。可是，我一定得到下星期才能去，还有几件事非要处理一下不可。西比尔好吗？”

“好啊！特别顽皮，但也有趣极了。”

“我带了一只熊猫要给她。”斯塔福德爵士说。

“你想的真是很周到，亲爱的。”

“希望她喜欢。”斯塔福德抓着熊猫的眼睛，略有一种不

安感。

“嗨，怎么说她都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孩子。”马蒂尔达姑婆说，听上去似乎没有太大把握。而斯塔福德爵士颇不以为然。

马蒂尔达姑婆继续唠叨下星期的火车时刻，还警告他铁路局方面可能将有更动，又要求他带些乳酪来。

“现在这儿不可能把所有事弄妥。我们那个杂货商，这是一个多好的人啊！那么周到又那么符合我们的品位，但却突然转向超级市场了。六倍于原来的店，全都改建了，到处是筐和金属货架，装满了你不需要的东西。而妈妈们却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了，哭啊叫啊，真令人头疼。好啦，我等着你，亲爱的孩子。”她这才挂断了电话。

电话马上又响起来。

“哈罗！斯塔福德？我是埃里克·皮尤，听说你从马来亚回来了。今晚一起吃饭好吗？”

“非常乐意！”

“就这么说定了，林皮特俱乐部好吗？八点一刻见。”

斯塔福德刚放回话筒，沃里特太太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

“楼下有位先生要见你，他说你会见他的。”

“是谁呢？”

“霍沙姆，先生。像布赖顿路上那座霍沙姆宫的名字一样。”

“霍沙姆？”斯塔福德爵士有点惊讶。

他走出卧室，下了几级阶梯，来到楼下的大起居室。沃

里特太太没弄错，霍沙姆像半个钟头前他看见的一样，强壮坚毅、稳重可信，方形下巴、红润的双颊、浓密的小胡子，给人一种沉着而镇定的感觉。

“希望您不介意。”他神情愉快地站起身。

“希望我不介意什么呀？”斯塔福德爵士说。

“那么快就再来找您。我们在戈登·切特温德先生的办公室外见过面，还记得吗？”

“没关系的。”斯塔福德爵士说，并递过去一盒烟。“坐吧！是不是什么东西忘了，还是什么话没说？”

“切特温德先生其实是很好的人，”霍沙姆说，“我们已经把事情摆平了，他和芒罗上校有些不太高兴发生在您身上的事，这您知道。”

“真的吗？”

斯塔福德爵士自己也坐下来。他微笑着，吸着烟，若有所思地望着霍沙姆。“那我们还要谈些什么呢？”他问。

“我只是有些不该有的好奇心，想来请教一下。您打算去哪里？”

“我倒很高兴告诉你，”斯塔福德爵士说，“我将去看我的姑婆，马蒂尔达·克莱克希顿夫人。我可以把住址给你，假如你需要的话。”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她会很高兴看到您完好地回到家，而且也还可能有一些家庭琐事要忙，是不是？”亨利·霍沙姆说。

“这是芒罗上校和切特温德想知道的吗？”

“哦，我想你是知道的，先生。他们这些人向来是比较

——呃——比较多疑。大概是他们不能确定您是不是可信。"

"可信?"斯塔福德爵士被激怒了,"这话是什么意思,霍沙姆先生?"

霍沙姆先生并没有被他吓住,他只是毫不在意地咧嘴一笑。

"这都是因为,您玩世不恭出了名。"

"哦,我还以为你们认为我是同情某一政治运动的人,或甚至是投靠了对方的人,那就不可原谅了。"

"噢!不会的,爵士。他们只是认为您不太认真,而且太爱开玩笑了一点。"

"一个人不能太认真地活上一辈子。"斯塔福德爵士表示不赞同。

"当然。可是您这次冒了一次不小的险,就像我说过的。不是吗?"

"但愿我能知道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会告诉您的,爵士。有些事情常常出错,可是除非是'有些人'想使它出毛病,否则是错不了的。老天爷虽然是铺了路,可也要那个人自己愿意走上去。"

斯塔福德爵士开始对这个人的话产生了兴趣。

"你是指日内瓦的雾?"

"正是。日内瓦的雾打乱了某些人的计划,一些躲在黑洞中的人。"

"把所有你知道的都告诉我,我很想多了解一些。"

"昨天,你们那班飞机离开法兰克福时少了一个人。你

是喝了啤酒而在机场的一角呼呼大睡的，可是少的却不是你。有一位旅客没有回到机上，他们叫了又叫，还是没找到她。当然，最后飞机就飞走了。”

“哦！那她怎么啦？”

“要是知道的话，那一定很有趣。您人虽然没有上飞机，你的护照却已经到了。”

“那它现在在哪里呢？我能拿回来吗？”

“不知道。那个人的手脚真快，而且药还挺有效的，也恰到好处，刚好使你昏睡，而不留下其他的后遗症。”

“我还是觉得不太舒服，不很清醒。”

“啊哈，这不可避免。”

“假如我当时不那样，会发生什么事呢？既然你什么都知道，那就告诉我吧。”

“这件事看上去像是玛丽安的一道烟幕。”

“玛丽安？谁是玛丽安？”

“达夫妮·西奥多法诺小姐。”

“这个名字我听说过——是不是走失的那一位旅客。”

“是的，这是她正式的名字。我们叫她玛丽安。”

“她又是谁？我只是好奇。”

“在她自己的那一线上，她是一个不小的人物。”

“什么是她自己的那一线？她是我们这边的？或是他们那边的？假如你知道‘他们’是谁的话。我搞不太清楚，敌我似乎并不明确，是不是？”

“这的确不太容易弄清楚。也可能有人在背后支持那些学生运动和黑手党的活动，在南美洲尤其扑朔迷离。”

"玛丽安?"斯塔福德·奈爵士思索着,"如果真名是达夫妮·西奥多法诺,这名字就太古怪了。"

"她母亲是希腊人,父亲是英国人,祖父则来自澳大利亚。"

"假如我不是刚好有一件大衣可以让她派上用场的话,她会怎么样?"

"她也许会被杀死。"

"噢! 算了吧! 你不是说真的吧?"

"我们也正在担心,让我解释一下,如果飞机准点到达日内瓦,那就皆大欢喜了,她将得到全面保护。但由于临时的误点,使我们没有时间做任何安排。这个时代,好人与坏人实在分不清。每个人都和你玩双面的把戏,也有三重的把戏,还有四重的把戏。"

"你提醒了我,"斯塔福德爵士说,"她已经没事了,是不是? 就你刚才说的。"

"我也希望她平安,我们至今没有相反的消息。"

"希望我的话能对你有帮助,"斯塔福德爵士说,"今天早上我外出时,有人来我这里了。他称是我电话召来的洗衣的,他带走了我昨天穿的一套西装和另一件西装。当然,也许他对西装有特别的嗜好,或者试着收集新近从国外归来的绅士们的各式各样的西服。啊,也许你还能加上另一个'或者'?"

"他也许是在找什么东西?"

"是啊,我也这么想。有人要找什么东西,还把所有的东西弄得有条不紊,完全不像我放东西的模样。是啊,他在找

东西，他到底在找什么呢？"

"我也不太有把握，"霍沙姆慢慢地说，"真希望我能知道。我只能说，有某些勾当正在进行，在某个地方。就像一个没包好的包裹，我们只能这里瞧瞧，那里看看，全世界都有可能是他们那些阴谋者的舞台。也许是政治，也许是为财。"他还加了一句："您认识鲁宾逊先生，是不是？或者是他认识您？"

"鲁宾逊？"斯塔福德爵士仔细地想着，"鲁宾逊？一个很好的英国名字。块头很大，黄黄的脸是不是？他没问题吧？"

"问题是没有，他还曾经帮了我们不少的忙。切特温德那种人就认为我们把钱花在他身上很冤枉，其实他总是省钱省错了地方。"

"人们常说'贫寒但诚实'。你的意思似乎不同，你描述的鲁宾逊先生是'奢华而诚实'。或者我们应当说，'诚实而奢华'。"他叹口气，"我真希望你能把所有的细节告诉我，我被弄迷糊了，可是不知道错在哪里。"他满怀希望地望着亨利·霍沙姆，可是后者摇了摇头。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详细的情形。"他说。

"我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想要而偷偷来找的呢？"

"但愿我知道。也许只有你自己清楚，有人托你保存什么东西，或带什么东西吗？"

"没有，假如你是指玛丽安的话，她要保的是命。"

"除非我们在晚报上看到什么，否则你真的是救了她一命。"

"真可惜，事情居然这样就结束了。我的好奇心正浓呢！

我真希望能够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你们这些人看上去都那么厌世。”

“坦率地说，是这样。这个国家的许多事情正每况愈下，您能想象到吗？”

“我懂你的意思。我自己有时也想——”

第四章　与埃里克共进晚餐

“你不介意我告诉你点事吧？”埃里克·皮尤说。

斯塔福德·奈爵士看着他。他们相识已有多年，但不是密友。斯塔福德爵士想，埃里克作为朋友让人厌烦，但另一方面倒也是很忠实可靠。他是那种虽然缺少情趣但却懂得窍门的人。人家跟他说的事，他都能记住并加以收集，有时因此也能迸出一些有用的信息。

“你刚从马来亚开会回来，是吧？”

“是啊。”斯塔福德爵士说。

“有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没什么，就是一些例行公事。”

“我在想呀，是不是有——你懂我的意思吧？有什么引狼入室的事？”

“你说在会场上？怎么会呢？每个人说的都是他们应该

说的，但都说得又长又臭。我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去开这种会。”

埃里克絮絮叨叨地评论了一番中国问题，斯塔福德心不焉地应付着。

“那么，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怎么样了？”

“他们正按照计划进行谈判，他们的计划。嗯，关于马来亚你听到点什么？”

“哦，我不是指的马来亚。”

“你看上去特别像仿造海龟，”斯塔福德爵士说，“‘夜晚的汤，美味的汤’，为何要这么忧伤？”

“嗯，我只是纳闷你——请原谅，我的意思是，你没惹出什么事吧？”

“我惹出事？”斯塔福德大为惊讶。

“嗯，你知道你的习性，斯塔福德。你有时喜欢给人们制造点意外，是不是？”

“我没做什么错事，”斯塔福德说，“你到底听到些什么关于我的传言？”

“我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了麻烦？”

“哦，你从哪里听来的？”

“嗯，你知道，我去看了老卡蒂森。”

“无聊的老家伙，总是捏造一些并未发生的事。”

“是啊，我知道，他就喜欢那样。但这次他也是听温特顿讲的，说你又吓了他们一次。”

“他们以为我是谁呀？”

“你有时候是不太聪明，你不应该开这种玩笑。”

“可是，我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他对他的朋友说，“他们那些政客和所谓的外交家都太严肃了些，你何妨偶尔给他们来点兴奋剂。”

“你的幽默感是不错，只是我难免替你担心，他们认为你说的不是实话。嗯，也许你确实没有说出真相。”

“啊，他们是这样想的?有意思，看来我的戏还是没有演好。”

“现在不要再做什么冒失的事了。”

“我有时还是要开开玩笑。”

“你瞧，老朋友！你不是想把自己的前途毁在你的那些玩笑里吧！”

“我现在才了解没有一件事比‘前途’更无聊。”

“我知道，这一直是你的观点，可是没有必要把它付诸实施呀！你在维也纳已经干过一次了，我不希望你把事情弄得更糟。”

“我做事可是极其认真的。别为我担心，埃里克，你是我的好朋友。可开开玩笑和游戏人生并非罪恶。”

埃里克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夜色十分怡人。斯塔福德·奈爵士轻快地步行穿过绿林公园。当他要跨过马路时，急驰而来的一辆车几乎是擦着他的身子开了过去。还好，他的反应灵敏，一跳就蹿到人行道上。汽车马上就消失在街角。他盯着那不可见的背影，不知从何而来的感觉，使他相信他们是想把他撞死。颇有意思的想法。首先是住所遭人搜查，然后又变成人家袭击的目标。难道这只是一种巧合？他也曾经在治安颇不良好的地

区呆过，他可不是一个畏惧危险的人。在这一时刻他知道，也可以感觉到、接触到、嗅到，危险正一步步朝他走过来。有人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已将枪口对着他，可是为什么，出于什么理由？他只是知道他不能退缩，奇遇就是这样开始的。

他进入寓所后，从地上捡起信件、几份账单和一本《救生艇》杂志。他把账单放到桌上，用手指去拆开杂志的纸袋，然后漫不经心地翻着。不能说惊魂甫定，可是也无法专心。突然，手指上的感觉不太一样，书页间好像夹着什么东西。他赶忙翻到那一页，却发现他的护照被用胶带粘贴在书页上。真没想到！他连忙把它拆下来，翻开内页来看，最后的一个海关签章是伦敦的希思罗机场，日期是前天。她确实使用了护照，而且安全地抵达了，还选了这么一个奇特的方式把护照还给他。她现在在哪里呢？他很想知道。

他真担忧自己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她。她究竟是谁？她到哪里去了？还有，为什么？这就好像是处身在黑暗的剧场中，等第二幕戏开始上演。尤其，他的感觉是第一幕也演得不太清楚。他看到了什么呢？也许只是一幕老式的开场白，一个女孩想把自己打扮成男人，以便躲过等在机场的某些人的注意，如今她已经消失在伦敦的人海里了。他一定再也见不着她了，这个想法使他烦恼。可是，为什么他想再见她呢？她并不特别吸引人，她也不是什么名媛淑女。不，这样说对她并不公平。她是具有某些气质的人，她也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她原来可以用美色来诱惑他而达到目的。可是，她只是直接地提出要求，让你依照她的话去做。这种要求，是她掌握了人性之后所做的决定。她能深入人心到那不

可得见的深处，她懂得人，而且一眼就能认出他是那种喜欢冒险而又乐于助人的人。而他也的确冒着危险，在那儿，她可以在啤酒里放任何东西，他可能已是在法兰克福转机室中被发现的一具死尸。而根据她对医药的知识，他一定会被弄成死于心脏麻痹这一类自然死亡的样子。唉，还想这些干什么？他不能再见到她了，他因此变得更烦。

他的确很烦，而他不喜欢这样。他仔细地思考着，然后拿起笔写下一则小广告，再仔细地拿起来念了三次。

法兰克福过客，十一月三日。请与伦敦同机人联络。

就这样，不用再多写了。假如她看到，她就会知道是谁登的；假如她愿意，她就会联络的。她曾拥有他的护照，也知道他的名字，假如愿意她就会来找他。当然她也可能不会来，那么，那样的话剧，揭开序幕的人就只是一个惹人心烦的精灵，替早到剧场的人演了一幕精彩的序曲，但却破坏了一个美妙的晚上。在各种的可能性里，也可能是她已经完成了前来伦敦的任务，而又飞到什么日内瓦、中东、俄国、中国、南美，甚至是美国去了。为什么会想到南美洲呢？这一定有原因，她并没有提到过南美洲。可能是因为霍沙姆提到过吧？可那也是一大串地名中的一个呀！

第二天早上，他把广告送出后，便步行回家。半路上，他瞥见圣詹姆斯公园的菊花已经盛开，瘦长的花茎顶着扣在一块儿的金色花朵，让他想起希腊的山坡，因为他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幅照片。等他的广告刊出来，至少得两三天后才可

能有答复，也要给人家一点时间吧！若真有答复他可不能错过。因为，唉！这实在相当烦人，不能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试图去回想，不是机场上的那个女孩，而是他的姐姐帕梅拉。她去世很久了，他应该还能记得她，可是，又不太可能画得出正确的容貌来，他又气自己了。他在要过马路时停了下来，路上并没有任何来往的车辆，只有一辆破旧的老爷车，喘不过来气似的，正挣扎着开过来。上了年纪的车也该有点尊严，这辆老爷车依稀有当年的风采。他摇摇头，觉得自己像失魂落魄的老人一样，尽想这些无关紧要的事。

他迈起急促的步伐想要尽快地穿过马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发现那辆老爷车突然像鼓足余勇的老斗士，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全力朝他冲来。脑中还来不及反应，他只知道自己奋力地朝对面的人行道上猛力一跳。一阵嘈杂刺耳的刹车声，只见那辆老爷车绕过街角落荒而去。

真是太奇怪了！斯塔福德爵士对自己说，是不是真的有人不喜欢我，非置我于死地不可？跟踪我？看着我回家而找机会下手？

派克韦上校正坐在位于布鲁斯伯利区的小办公室里，巨大的身躯充满了那张他从上午十点坐到下午五点的椅子。除了中午短暂的午餐外，他就那样一动不动地让自己被重重蓝灰色的雪茄烟雾笼罩住，半闭的眼睛只偶尔地眨两下，告诉别人他并没有睡觉。他很少抬起头，有人说他是东方那坐在莲花座上凝神的菩萨与蓝色大青蛙的混合体。至

于那些冒失的年轻人则加上说：他的祖先是非洲大河马的旁系血亲。

桌上小小的通话机响了好一阵子，才把他唤醒。他的眼睛眨了三下，才真正地睁开来。他伸出一只蒲扇般的手，取过话筒。

"什么事？"

他的秘书说："部长想要见你。"

"他来了吗？"派克韦问，"还有，到底是哪一位？是不是转角那位浸礼会的牧师[1]？"

"噢，不是的，上校，是外交部长乔治·帕克汉姆爵士。"

"真可惜，"派克韦上校类似气喘般地吸了几口气，"真可惜，麦吉尔牧师要有意思多了，不愧是见过地狱之火的人。"

"我能请他进来吗？派克韦上校？"

"我想他是打算马上要进来是吗？这些人就是这样自以为了不起。"

乔治·帕克汉姆爵士还是进来了，他皱着眉头咳了好几分钟，这个小房间的窗户居然还是紧闭着的。派克韦上校斜倚在椅子上，地上布满雪茄灰。空气几乎令人窒息。这个房间以"小猫窝"而在公务人员圈中著名。

"噢！我的好朋友，"乔治爵士努力以愉快而活泼的声音，来掩饰他那满脸苦修士忍受磨练的表情，只可惜并不成功。"好久不见了！"

---

① 牧师与部长在英文中同为Minister。——译注。

"来,坐下吧,坐下吧。来一根雪茄?"

乔治爵士觉得有点不寒而栗。

"不,谢谢你,非常谢谢你。"

他使劲盯着那两扇紧闭的窗扇,派克韦上校却无视他的暗示。乔治爵士不得已地清清嗓子,开口时又咳了两声:

"我想霍沙姆来见过你了?"

"是的,他来过了,也把最近的几件事报告了一下。"派克韦上校慢慢地说道,上眼皮又快碰到下眼皮了。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我是说要他来听你的指示。我可不喜欢谣言满天飞以至于不可收拾,这是不太好的。"

"可是,事实上还是会这样的。"

"我不知道你对最近的情况了解多少——"

"我每一件事都知道,我们就是吃这碗饭的。"

"是啊,是啊。有关斯塔福德·奈爵士的事,你有所耳闻吧?"

"新近从法兰克福回来的那位是吧?"

"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很不寻常。你个人和他有什么接触吗?"

"我只见过他两三次。"

"这件事实在令人担心,我实在无法想象——"

派克韦上校好不容易把一个哈欠压了下去。他实在很厌烦乔治爵士的担心、奇怪和想象。乔治爵士的思路并不难理解,他只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官僚,小心翼翼地不使自己的部门出毛病,就是这样。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安然地坐在上帝与选民把他放上去的位置。

"我们不能忘却，"乔治爵士继续说，"过去的那些教训和破灭的幻想。"

派克韦上校和善地微笑着。

"查尔斯顿、康韦和考特福德，"上校说，"都是我们最信任的人。他们的身世最清白，工作表现也最良好。他们从小职员干起，却受不了敌人的利诱。"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人！"乔治爵士郁闷地说。

"这很简单，你最好谁也不要相信。"

"我们再说说这一位斯塔福德少爷，"乔治爵士说，"他背景很好，显赫的家族，父亲和祖父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人们说'富不过三代'，第三代都比较差劲。"上校说。

"我只能说，他的态度太不认真。"

"我看他根本没办法认真，这要从人的天性讲起——"

"这一点就已经够麻烦了。"

"为什么呢？开个小小的玩笑比起玩叛变的把戏要好多了呀！"

"但愿他的内心能体会他给人的印象，但愿他只是在掩饰什么。你个人的意见呢？"

"像教堂的钟声一样，"上校说，"每个钟都会响，可是发出的声音都不会一样。"他友善地笑笑，接着说："假如我是你的话，我是不会担心他的。"

斯塔福德·奈爵士推开他的咖啡杯，拿起报纸，扫了几眼大标题，就翻到私人广告栏那一版仔细地找着。他已找了

七天了，非常失望倒也在意料之中。凭什么他该期望有人回答？他的眼睛仔细地在这一原来就充满奇闻妙事的版面上寻找着。这些广告有的并不十分“私人”，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启事却是“廉售”或“求购”的。它们应该放到另一版的，可是有的人认为这样比较引人注目，因为它与众不同。

青年俊才，不喜粗活，愿意接受一个能使生活舒适而又合适的工作。

年轻女士，愿出国任管家，但拒绝照顾小孩。

滑铁卢之役所用之火炮，出价便售。

绝美皮大衣，出国急售。

认识詹尼·卡普斯坦吗？她的蛋糕最是可口。请驾临南区利泽德街14号。

斯塔福德的手指停了一下。詹尼·卡普斯坦？他喜欢这个名字，南区有利泽德街吗？应该有吧！他倒是从未听说过。他叹口气再继续找下去。他的手指急速地下移，突然有几个字使他眼睛一亮。

法兰克福过客。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四，亨格福德桥，晚上七点二十分。

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四，就是今天啊！斯塔福德·奈爵士靠回椅背上，喝了一大口咖啡。他非常兴奋，也非常激动。

亨格福德，亨格福德桥。他起身走进厨房，沃里特太太正把马铃薯削进一大锅水里，她惊讶地抬起头。

“想要什么东西吗？先生。”

“是的。假如有人约你去亨格福德桥，你会到哪里去？”

“我会到哪里去？您是说假如是要我去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假设。”

“那我就到亨格福德桥上去，不是吗？”

“你会到伯克郡的亨格福德区吗？”

“伯克郡在哪里？”

“距纽伯里八英里。”

“我知道纽伯里，我老头去年还在那里赌马，赢了一大笔。”

“那么你会去纽伯里附近的亨格福德吗？”

“不，我当然不会跑那么远。唔，我想——我会去亨格福德桥的，这不用说！”

“你是说——”

“就在查灵十字街，跨在泰晤士河上的亨格福德桥啊！”

“就是啊！”斯塔福德爵士说，“就是啊，这地方我知道。真是谢谢你，沃里特太太。”

这简直就是丢一块铜板，来猜它的正反面一样。照道理说，刊在伦敦市报纸上的广告，指的当然是市区的地点。但愿这真的是那个刊登广告的人的原意。虽然对这个人，斯塔福德爵士真没一点把握。就他们简短的接触经验来判断，她的思维是很新奇而出人意料之外的，不能依一般的标准来评判。可是他能怎么办？谁知道全英国会有多少亨格福德

区，也许哪儿也都有一座桥吧？但是今天，今天晚上他就能知道谜底了。

这是一个寒冷而又刮风的晚上，偶尔还有突然而来的小雨。斯塔福德·奈爵士竖起雨衣的领子，大步向桥上走去。这不是他第一次走过这儿，可是却从没像今天这样的愉快。桥下就是那著名的泰晤士河，桥上则充斥着行色匆匆的路人，和他一样的竖起衣领，帽子低低地压着头，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急着赶回家的神色。在这一大群人中，要去找出一个特别的人，还真不容易呢，他想。七点二十分，真不是一个约会的好时间。莫非真是伯克郡的亨格福德区？无论如何，这看上去总有些离奇。

他又来回踱了一趟，保持平均的步伐。他不超过走在前面的人，却仔细地打量迎面而来的。他又稍加快步子，不让身后的人超过自己。其实有人要超过早就超过了。也许这只是一个玩笑，不是她开的，是别人。

可是，她也有一份独特的幽默感，不是吗？急匆匆的人又从他身边擦过去，把他轻轻地推到一旁。有一个穿雨衣的女士，踏着比一般人重的脚步，挤到他的身边，却不小心滑了一下，他伸手扶起她来。

“你还好吗？”

“还好，谢谢你。”

她急忙继续赶路。可是当她起步时，他刚才拉她起来的那只湿手，却顺手塞了一件东西在他的手掌心，并合上他伸展的手指。然后就故意钻人人群中，随后就消失了。斯塔福德·奈爵士也继续前行，却不刻意去追她，相信她也不要他

这么做。他加快了步伐，把手里的东西捏紧。这样，他走到了桥的另一头。

稍后他进了一家咖啡馆。他选了一个座位坐下，叫了杯咖啡，才展开手掌来看。外面是一层薄薄的玻璃纸，包着一个白信封，信封里的东西使他更为惊讶，那竟是一张票！

一张明晚音乐会的入场券。

第五章 瓦格纳主调

斯塔福德·奈爵士换了一个比较舒适的坐姿，仔细地观赏着正在演出的《尼伯龙根的指环》[1]。

他欣赏瓦格纳的歌剧，欣赏《尼伯龙根的指环》。相比这部歌剧的其它部分而言，他决不会喜爱《西格弗里德》。年轻的西格弗里德倾听着鸟的歌声那段音乐，总是令他产生莫名的焦躁，而体会不到那旋律的优美。这也许是因为他年少时赴慕尼黑的一次演出，其中有一段华丽的男高音，不幸被处理得过于华丽了。他是太年轻了，以至分开了音乐的欢乐和见到青年西格弗里德时的视觉的欢乐。一段超常的高音

---

[1]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文学家。主要作品有《尼伯龙根的指环》(由《莱茵河的黄金》、《女武神》、《西格弗里德》和《众神的黄昏》四部分组成)、《特里斯坦和依索尔德》、《黎恩济》等。——译注。

以孩子气的方式滚地而出，这件事使他倒了胃口。他也不太喜欢鸟和风吹树林的沙沙声。被那些表现流水和欢快的自然之声的旋律弄懵了的他，不再对视觉的鉴赏有兴趣。

他不时地扭头环顾四周。他很早就坐到位子上了，像通常那样，音乐厅坐无虚席。休息时间到了，他站起身又四处张望。他旁边的座位还是空的，该来的人还没来。这就是她的答案？还是因为迟到了被关在休息大厅里？

他走出去，四处轻松地逛着，喝了杯咖啡，又抽了根烟，下半场快开始时才回到演出大厅。远远地，他发现旁边的座位有人了！他的兴致马上又恢复了，急忙回到座位上坐下。果然是她！就是法兰克福机场的那一位小姐，没错！她并未转头看他，只是直直地朝台上望去。她的侧面完全是他记忆中的那一张艳丽而纯洁的脸蛋。她的头微微侧了一下，眼光扫过，似乎没有认出他来。那么接近，却没认出来，也没有一句话，也许时间还没有到？灯光渐渐暗下来，她的头转过来了。

“对不起，我能看看你的节目单吗？我的大概来时丢在什么地方了。”

“当然，你看好了。”

他递上节目单，她接了过去，打开来，仔细研究着。灯光更暗了。下半部开始了，一曲终了时她才把节目单交还并简单致谢。

“谢谢你的好意。”

接下来是《西格弗里德》中树叶声沙沙的乐曲。他正要把节目单合起来，却注意到在纸页的下方有淡淡的铅笔痕迹。他并不想马上去看，事实上那样暗的灯光也看不清楚，

他只把它合起来拿在手上。他肯定自己并没有在上面写过任何东西。不,这不是他的节目单。可能是她早就在自己的节目单上写好,放在皮包里准备给他的。这又给他一种神秘而带危险意味的感觉。亨格福德桥上的约会,塞在他手中的装着门票的信封,还有现在坐在身旁而闷不吭声的女人,都令人浮想联翩。他不经意地瞥了她两三眼,就像偶尔看看身旁的一个陌生人一样。她懒洋洋地躺靠在座位上,黑色绉纱的高领衣服,包着她修长的颈项,一条式样古典的金项链垂挂下来。黑色的头发依着头型修剪成短而俏皮的样式。她并未留心他的瞥视,也不曾回看他。他怀疑是否有人监视她,或监视他?特来监视他们两人是否认识,是否曾经交谈?一定是这样子的,否则她何必呼应他在报上刊出的启事呢?尽管如此,他的好奇并未获得满足,可是他至少很欣慰地知道达夫妮·西奥多法诺——化名玛丽安——还在伦敦。也许在最近的将来他就能知道一切谜底,所有的行动虽然都要仰仗她来采取主动,他一定得服从她的领导,就像上次在机场一样。所以现在他也得依从她。可是,他不太情愿地承认,这样的生活似乎更有意思一点,至少比起他在政界里的那些无聊会议要好多了。那个夜晚那辆车是真的要撞死他吗?他想是的。有两次企图,而不只是一次。很容易想象到其中一次是寻找袭击的目标。不顾一切地开车横冲直撞,使你很容易想到恶毒的预谋。他合上节目单,不再看它。音乐临近尾声,身旁的女人终于说话了。但她没有转过头来对他说,而是轻轻叹了口气,像自言自语又像对身旁的邻座说。她高声说道:

"年轻的西格弗里德!"她说,又呼出一口气。

节目在第四部《众神的黄昏》中结束。在一片鼓掌声中,观众开始起身离开。他等着看她有无任何表示,可是她只整理了身边的杂物,就走上甬道,跟着人群散去了。

斯塔福德·奈取了车子后便开车回家。到家煮上咖啡后,他拿出节目单仔细地找着。

可是,他翻了好几页都没有看到任何字迹。只有在他原来以为有铅笔字迹的地方,找到一行乐谱,并没有任何字迹或者图象。这行乐谱看起来也像是一个人漫不经心随手涂写上去的。他一度以为这可能是一种秘密信息,要加热才能显现出来。他就把它拿到电热器上一页页地翻着,可是什么也没有。他颓然一叹地把节目单摔回桌子上。他觉得特别窝火,费那么大的劲儿,冒着风雨到那个什么鬼桥上,和一个他至少可以询问一大堆问题的女人呆坐了一晚上听什么音乐会,最后怎么着?一无所获!那她为什么还要见他?假如她不愿和他说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安排,何必还要来?

他的眼光转到靠墙而设的书架,上面是成排的侦探故事和科幻小说,他摇摇头。小说毕竟要比真实的人生精彩许多,那里面有死人,有神秘的电话,还有各式各样美丽的外国间谍!下次他要采取行动,应该两人来玩这个游戏。

他推开节目单,又喝了一杯咖啡,然后走到窗前。他看着窗外的大街,不自觉地哼着什么。他的记谱能力很强,刚刚还是趴在节目单上的一堆豆芽菜,已经可以哼得出来。这个曲调很熟悉,他放大了声音,可还是想不起来。嘟嘟、嘟嘟、嘀嘟、嘟。是的,绝对是熟悉的。

他开始拆阅信件。

它们都不是什么有趣的。两份请帖，一份是美国大使馆的、一份是阿特尔汉普顿夫人所具名的一项慈善义卖会。他心烦地把它们一把摔开，反正都不会去的。他想，与其这样无聊地呆在伦敦，还不如去看马蒂尔达姑婆！马蒂尔达姑婆是他最喜爱的亲近长辈，尽管他不常去看她。她现在住在乡下一栋乔治王朝时代的旧房子里，这是他祖父留给她的遗产。这座房子有装饰典雅的大起居室、小的椭圆形餐厅、全新设备的厨房、两间客房；她自己的卧室则是一间很大的带浴室的套房，与隔壁特别护士的房间相通。而这几间房只是那栋大屋子的东厢而已，其它的部分除定期清扫外都用防尘布盖起来。斯塔福德·奈很喜欢这栋房子，孩提时也在这儿度过不少快乐的时光。对的，这曾经是一栋充满欢乐的房子，他的大伯父夫妇与两个孩子也曾经住在这儿。当时他们也有足够的钱，还有一群训练有素的仆人。那时他未特别留意房间里的肖像和绘画。墙上挂有很多巨幅油画，挂满了整栋房屋的墙壁，大部分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品，也有一些更久远的杰作。是啊，有不少是非常出色的肖像。一幅雷伯恩、两幅劳伦斯、一幅庚斯博罗、一幅莱利、两幅可能是梵代克的，还有透纳的两幅[1]。可是由于房子的维修不易，有些

---

[1] 雷伯恩(1756—1832)，苏格兰肖像画家。劳伦斯(1760—1830)，英国肖像画家，曾任皇家艺术学院院长。庚斯博罗(1727—1788)，英国肖像画家和风景画家。莱利(1618—1680)，寄居英国的德国画家，作品以肖像画为主。梵代克(1599—1641)，佛兰德斯画家，以贵族肖像画著名于世。透纳(1775-1851)，英国画家，擅长水彩画和油画。——译注。

已经变卖。但他还是喜欢去那里回味古人的余韵。

马蒂尔达姑婆很爱说话，她总是喜欢他来看她。而他对她的喜爱就漫不经心多了。他并不确知为什么突然想去找她，还有为什么突然想到那儿的祖先画像？也许是，他想，也许是想去看帕梅拉二十年前画的一幅像？他想仔细地看看，想找出她与那个破坏了他宁静生活的陌生女人之间的异同。

他带着气拾起那份节目单，哼着那几小节铅笔写的曲调，嘟、嘟、嘀、嘟——有了！他突然想起，这就是西格弗里德的主题音乐，号角响彻四方。年轻的西格弗里德的主调！

这也是那女人昨晚所说的惟一略具深意的话，在当时并不明显，因为时间地点都那么恰当。可是，这应该是一个信息，对某个人暗示某件事。年轻的西格弗里德！这句话一定具有某种意义，也许更进一步的指示很快就会到来。可是这到底是什么鬼意思呢？为什么？怎么来的？什么时候？指的又是什么？实在荒唐，这么多的问题！

他还是挂电话给马蒂尔达·克莱克希顿夫人。

“亲爱的斯塔菲[1]，你当然是受欢迎的。搭四点半的车来吧！这班车还在走，可是常常误点，有时候还会慢上一个半小时呢，不过最晚在五点一刻的时候一定会开的。这就是他们所谓改进吧！霍勒斯会到火车站接你。”

“他还在呀！”

“当然还在呀。”

---

[1] 斯塔福德的昵称。——译注。

霍勒斯，原来的侍童，后来当马夫，现在熬到了司机，看样子他还会继续熬下去。“他至少有八十岁了吧！”斯塔福德·奈爵士笑着自言自语道。

第六章　一位女士的肖像

"亲爱的，你看上去气色很好，也很结实。"马蒂尔达姑婆着实地把他打量了好久。"就是马来亚，咦？你是去马来亚没错吧？不是暹罗或者说泰国吧？他们把地名改得我都不认识了。不管怎样，反正不是越南吧。你知道，我不喜欢越南这两个字的发音，它们特别容易弄混。北越南越什么的、还互相攻打，也无人劝阻。他们何不去巴黎或什么地方，坐下来明智地谈谈?你就没想过、亲爱的？——我可是翻来覆去想过了，找到了一个极佳的解决方案：你给他们一些足球场，让他们全都去场上相互'攻打'，当然不能带致命的武器。只不过互相推推搡搡而已。他们会喜欢的，人人都会喜欢的，你还可以收取去观看的人的入场费。我真不理解为何不给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我觉得，你这主意非常妙。"他低头在那满是皱纹、却

又清香粉红的面颊上亲着。"你近来好吗？亲爱的姑婆？"

"好是好，可是老了。"马蒂尔达·克莱克希顿夫人说，"是的，是老了，你们年轻人体会不了年老的滋味的。不是这里酸痛，就是那里出毛病；风湿病、关节炎日夜不停地折磨你；不是咳得喘不过气来，就是扭了足踝。总会有毛病的，不管哪里，不过没什么了不得的。话说回来，我的好孩子，说实话，到底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斯塔福德多少被老人家的第六感震慑住。

"我每次从国外回来总是要来看你的呀！"

"你坐近一点，"马蒂尔达姑婆说，"我比你上次来看我后又聋了些。唔……你变了一些，怎么啦？"

"我只是多晒了一些太阳而已。"

"鬼话。你明知我不是这个意思，莫非是有女朋友了吧？"

"女朋友？"

"是呀，迟早总要有一个的。问题是你的幽默感太强了。"

"你怎么会这样想？"

"咦，这不是大家的想法吗？真的，你的幽默感几乎与你的成就混为一谈了。你们什么外交界、政治界，什么青年政客、政界元老和中年政治家，搞都搞不清。还有你们的政党也太多了，最可恶的是工党。"她昂起她那保守党的头，"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工党，也没人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是'胡闹'，遗憾的是并非胡闹。又还有什么自由党，它就更糟了。还有托利党，现在叫保守党了。"

“它们怎么啦？”斯塔福德微笑着说。

“妇女们也太认真了，这使她们变得不迷人了。”

“哦，没有一个政党今天有什么迷人的地方。”

“确实如此，”马蒂尔达姑婆说，“这也就是你出毛病的地方。你总想让他们高兴一点，就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可是他们并不领情呀！”

斯塔福德·奈爵士被她说得大笑不止。眼睛同时在室内巡视。

“你在找什么？”

“您的那些画像呢？”

“你是怕我把它们卖掉，是吧？最近大家在流行把祖传的画拿出来卖呢！老格兰普爵爷你知道吧？他把透纳的几件作品都脱手了，现在开始卖祖先的画像。杰弗里·古尔德曼则把他的那些名种马当了过日子，代价未免太大了。”

“但我是绝不会卖画的，我爱它们，它们大部分都是我的祖先。当然，现在的祖先是不值钱了。可是我是一个老古董，我爱我的家人，老一辈的，过去的家人。你要找那一幅？帕梅拉？”

“是，是。我最近常想到她。”

“你们两个人实在像得很奇怪，就像双胞胎一样，你们要真是双胞胎，还真不容易分出彼此呢。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莎士比亚在维奥拉和塞巴斯蒂安身上也弄错了。”

“兄弟姐妹通常是相像的。你和帕梅拉看上去就非常相

像。”

“在别的方面呢？你不觉得我们在性格上也很相近？”

“是啊，这确实有趣。你和帕梅拉都有我们祖传的脸。不是奈家族，而是鲍德温一怀特家族的。”

谈到祖先、家系，斯塔福德·奈爵士就只有听她高谈阔论的份了。

“我一向认为你们俩最像亚历克莎。”

“亚历克莎是谁？”

“你们的高祖母。她是一位匈牙利人，大概是匈牙利的一位女伯爵或女侯爵。你们的高祖出任维也纳大使的时候爱上了她。她是位标准的匈牙利人，非常活跃，擅长多种运动。匈牙利人都很爱运动，你知道的。她的骑术非常高明，经常与你们高祖一起出门打猎。”

“她的画像也在画廊里吗？”

“一上楼梯的右边就是。”

“睡觉前我要去看看她。”

“为什么不现在去呢？看完后回来，我们再谈谈她的事。”

“你说可以的话，我就去。”他微笑着对她说。

他跑出房间，上了楼梯。唔，马蒂尔达姑婆人虽老、眼睛可不老。就是这张脸，就是他见过面且深印在脑海里的面庞，不只是极像帕梅拉，也与面前这张画像上的人儿十分相似。这一个是他高祖从外国带回来的潇洒女孩。画像上的她，大约二十岁，像太阳般灿烂。兴高采烈的她来到此地，凭着优异的骑术与曼妙的舞姿，吸引了附近每一个男子。可是

她永远是忠实的，跟着斯塔福德那位据说稳重且严肃的外交家祖先出使国外，然后再回来生了三四个孩子。其中有一位继承了她的脸、她的鼻子和脖子然后传给斯塔福德和帕梅拉。他不禁要怀疑，那位在他的啤酒里下药，借了他的外衣，认为得不到他的协助将会步入死亡陷阱的勇敢女孩，莫非是他这位远祖的旁支？这很有可能，她们也许是同一国籍。不管怎样，她们的外表实在是太像了。他还记得在音乐会里，她那昂然的气势，从后侧方看过去细长、挺秀的鼻梁，还有那萦绕在她身边的气氛，令他迄今难忘。

"找到了吗？"马蒂尔达姑婆舒适地靠在起居室的躺椅上，"很有趣的一张脸，是不是？"

"是的，而且也很俊美。"

"有趣要比俊美好多了。你没去过匈牙利或奥地利吧？在马来西亚你是看不到像她这样的人的，她不可能静静地坐在书桌旁看书或写字的。她那个人，不管从哪一方面看来，都是桀骜不驯的。即使外表文质彬彬，内心还是野气未脱，像终年在蓝天荒野翱翔的野鸟一样，不知危险为何物。"

"你怎么会知道她的那么多的事呢？"

"噢，我跟她当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她逝世多年后我才出生。可是，我对她还是很感兴趣。我觉得她是一个冒险家，她那份永远不变的好奇心使我着了迷。家中流传着很多关于她的故事，许多故事还真神奇得不可思议呢！她就有那个本领把事情弄得高潮迭起。"

"那我的高祖有什么反应呢？"

“我猜他一定担心得要死。”马蒂尔达姑婆微微笑着说，“据说他倒很宠爱她。对了，斯塔菲，你读过《山达的俘虏》吗？”

“《山达的俘虏》？听起来很熟悉。”

“当然会熟悉，它是一本书。”

“我知道是一本书。”

“你就不一定看过了。在我还是女孩子的时候，这大概是我们的第一本浪漫式小说。当时我们还没有流行音乐和披头士[1]，只被允许在下午的时候看点小说，在早上还不行呢！”

“多别致的规矩啊，”斯塔福德说，“早上读小说和下午读有区别吗？”

“应该有吧，通常早晨就是所谓的一日之计的时间，我们需要做一些‘实用’的事。比如去花园照料花木，或擦拭银器，这些是女孩子的家务，当然通常是应该随着家庭教师在书房读书写字的。下午，就可以坐下来看故事书。《山达的俘虏》几乎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得到手的第一本书。”

“我好像记得，是讲一个很纯洁的、值得效法的爱情故事。我可能从我妈妈的书架上拿下来看过。一定不带性色彩的就是了。”

“当然，我们才不看黄色书刊呢。我们只看罗曼蒂克的爱情小说，像这本书就是。一位很可爱的公主爱上了一位英雄鲁道夫·拉森戴尔。”

---

① 即甲壳虫乐队。20世纪50—60年代英国的一支四重奏爵士乐队。——译注。

"我看来也想起了这个名字。有点华丽，是不是?"

"嗯，我认为还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名字。当时我大概才十二岁吧!你上楼去看画像，使我想到了这位浪漫的弗拉维亚公主。"

"姑婆，您看起来既年轻又幼稚，还真动起了感情。"斯塔福德笑着说。

"嗯，当时我也有这种感受。现在的女孩子就不行了，她们的爱都是生吞活剥似的，想不通她们居然会因为看某一个人鬼叫似地弹着吉它，而兴奋地晕倒。她们这种情绪化的表现，绝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感受。我并没有爱上书里的英雄，我看上的是他的孪生兄弟。"

"哦，他有一位孪生兄弟?"

"当然有的，他是一位国王，鲁里坦尼亚的国王。"

"噢，我知道了。这就是'鲁里坦尼亚'[1]这个词的由来，是吧?我还是真的看过呢!鲁道夫原是国王的替身，被扣押在敌方作为人质，想不到反而爱上国王的未婚妻弗拉维亚公主。"

马蒂尔达姑婆深深地叹了几口气。

"是的，鲁道夫就有一头红发是他的一个很远的祖母遗传的。书中有一个地方，就讲到他对这位祖先——阿米莉亚女伯爵的画像深深地鞠躬。当你跑上画廊去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简直就是鲁道夫的化身，回到过去去找一位祖先，因为她令你想起某一个人。也许你也置身于一段罗曼史中?"

---

① 意为"理想的王国"。——译注。

"为什么你会这样说?"

"你知道,人生没有太多的模式。当你进入某种模式时,就会有一种特别的反应与表现。就像一本编织书里有六十五种不同的图样,当你看到某一样特别的图案,即使还未成形,可是你就会知道这就是那一幅。你的情形呀,就我看,是一幅罗曼蒂克的探险图。"她叹息了一声,"不过,我想你大概还不愿证实我的想法。"

"本来就没有什么好证实的。"

"嗯,孩子,你一向是个说谎专家。不过,没什么关系的。有机会你带她来看看我,我只要求这样,而且要赶在那些实验医生用他们所发明的抗生素把我弄死以前。我不是危言耸听,你看我现在吃的那些五颜六色的药丸子,你会晕倒的。"

"为什么你会认为我有一个'她'呢?"

"难道说错了?直觉上,我认为是一个'她',我就说了。因为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她',使你神魂为之颠倒。我想知道的是,你怎么找到她的?应该不会是在马来亚的会议桌旁吧?大使或部长的女儿?或是在大使馆游泳池旁一位漂亮的女秘书?嗯,这些不像。回国的船上?哦,不!你们现在不坐船了。那么,是飞机上认识的?"

"接近一点了。"斯塔福德不得不同意。

"啊哈!"她雀跃地说,"空中小姐?"

他摇摇头。

"哦,你去保守你得意的秘密吧!反正我迟早也会发现的。不瞒你说,这样反而给我更大的乐趣呢!对我个人很感

兴趣的题目，我总有一副好鼻子，嗅得出它真正的含义。当然，我现在是不太过问世事了。不过，我偶尔也和几位密友见面，他们都给我很多的暗示。我知道，现在的一些人颇感忧虑，几乎每个地方的人都摆不脱这种情绪。”

“您是说现代人普遍有一种不满足感，愤世嫉俗?”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一些在高位的人，他们对时事、世事都深感忧虑。我们可敬的政府也忧虑，懒散的外交部也忧虑。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正在进行，有骚动的迹象。”

“你是说学生骚动?”

“学生骚动只是其中之一。骚动的迹象弥漫在每个地方、每个国家，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你知道，我这里有一个好女孩，每天上午来为我念报纸。我自己念得不好，她有一副好嗓子。她还替我处理信件，真是个好姑娘。她知道什么是我喜欢的话题，而不会去读她以为我虽然不喜欢但理应知道的文章。嗯，就我听来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忧虑，而且我的推测还获得一位老朋友的证实。”

“是不是那位很老的、军队出身的密友?”

“他是一位海军少将，假如你想知道的话。不过他早就退休了，可是他还是习惯地分析、了解目前的时事。他们认为‘年轻人’是很多动乱的肇事之源，但是年轻人并不是他们忧虑的对象。每一个人都曾经年轻过，每个国家的年轻人都热血沸腾。他们抗议，他们示威，喊出各种激动人心的口号，那些口号也许连他们自己都不太了解。年轻人本身都具有反叛的气质，他们反叛，他们喜欢把世界改造成他们理想的模样。可是他们是盲目的，年轻人的眼上都蒙着绷带。他

们不知道做出来的事会有什么后果，他们也不去顾虑那设在前面的陷阱。接下来会怎么办？谁是后面的操纵者？这才是我们忧虑的。这种情形就像有个人在驴子的前面吊了一根胡萝卜引诱它前进，同时还有一根鞭子等着它不走就鞭策它。”

“你的想象力好丰富。”

“这可不仅仅是想象的问题，我的孩子。当初讨论希特勒也是这种说法。其实希特勒与他的青年团，是经过长期准备的，那是一场精密策划过的战争。第五纵队的势力，老早就根植在每一个国家，等待‘超人’的登高一呼。这位‘超人’，在当时被认为是德国的希望之花，他们全国人都情绪化地相信他。目前有些人好像也被这种类似的思想操纵着，就像忠心信奉的一种教条一样，但愿他们的信仰是正确的。”

“你指的是谁呢？”

“我并没有指谁，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最近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儿，不懂这些人在计划些什么，还有到底是谁在背后策划。为什么？何时？何地？到底是什么人？这些都是未知数。”

“很有意思。”

“很可怕啊！同样的意念总会重复发生，历史会重演的。年轻的英雄，金光闪闪、众人膜拜的超人。”她停了一下，才说，“同样的意念，你知道的。‘年轻的西格弗里德’。”

第七章　马蒂尔达姑婆的忠告

马蒂尔达姑婆仔细地看着他。她那锐利的老鹰之眼，发射出十足的光芒。斯塔福德以前曾注意到，此时更特别感觉到这一点。

“你那样子是听过这句话是吧？”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你不知道？”她扬起眉毛。

“我发誓，如果说谎的话我会死。”斯塔福德装出一副儿童的嗓音说。

“我们小的时候总爱这样说，你是真的不知道吗？”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曾听说过。”

“是的，有个人对我这样说。”

“某一个很重要的人？”

“可能是，我想可能是。你所谓‘重要的人’是什么意思？”

“你近来出席了政府的各种会议，是吧？你还曾代表我们这个可怜的、困难重重的国家参加各种会议，我相信你一定尽了你最大的努力。不知道你们可曾谈出什么结果来？”

“也许没什么很具体的，”斯塔福德·奈说，“做这种事情的人，毕竟不能过分地乐观。”

“应当尽力而为。”马蒂尔达姑婆纠正他。

“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只可惜，最近的人们经常‘尽力不为’，可是他们反而都有好的报酬，这又是为什么呢？姑婆？”

“我可能不大知道。”

“你不是每件事情都知道的吗？”

“倒也不尽然，我只是东挑西选，然后再想出一个道理来。”

“哦？”

“我还有一些老朋友，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朋友。当然他们不是聋得像石头一样，就是半个瞎子，要不然就是一脚跨到棺材里，至少都已经不是能挺着脊梁走路的老年人。可是，我们的某些部分仍在活动，而且效果更好，例如，这里吧，”她拍拍自己覆盖着小心梳理的白发的头部，“我们发现目前的情形颇值得警惕，而且有些人意气非常消沉，情况比平常严重。这只是我挑出的事例之一。”

“一向不都是如此吗？”

“外表上是大同小异，可他们以主动代替了被动，这是

我们从外围观察得出的结论。而你这个身在其中的人，应该可以知道那种一团糟的情形。最近我们又得到一个结论，好像有某些行动在进行，而且有人在操纵。并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同时在许多国家进行。每个国家都有新的秘密武力，都是一些视赴汤蹈火为常事的年轻人所组成，这就是危险的地方。这些人愿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不幸的是，他们也未经大脑深思就胡乱相信，只想改变他们所不满的现状。他们不但没有创造性，还有很深的破坏性。有创造性的年轻人写诗著书，或者作曲画画，就像他们一直做的那样，他们便不会有问题。可是人们一旦为了破坏而破坏，魔鬼就有机可乘地把他们导向错误的方向。"

"你说的'他们'，指的是什么人？"

"但愿我能知道，我也很希望了解真相啊！"马蒂尔达姑婆说，"我们要有任何具体的结论，我会告诉你的。然后，也许你可以采取什么行动。"

"可惜，我想没有什么人会相信你的话。"

"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让人相信，而且最好还是免开尊口为妙。现在的人都不可信任，尤其是那些当政的人，或与政府有关的，或运气不好就想选个什么来当当的政客。现代的政客，根本没有时间来关心天下的事，他们只着眼在自己的家乡、自己的选区。到目前为止，捐款盘上的东西还够他们花用。他们脚踏实地地做了他们相信对地方有益的事，但当人们不再满意时，他们惊呆了。他不能觉察自己的落伍，反而开始以谎言来欺骗大家，终于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就是：政治家认为他们有说谎的天赋和权力。这种情形的变

化，其实并不久，大约开始于鲍德温先生那次著名的谈话。他提到：'假如我说了实话，我就将失去选票。'连首相都有这种想法！还好，感谢上帝，我们还有几个好人，虽然凤毛麟角。"

"你建议应该怎么改善呢？"

"你要问我的意见？我的没错吗？你知道我今年多大了吗？"

"快九十岁了吧？"她的侄孙提醒说。

"才没有那么老呢！"马蒂尔达姑婆有点不悦地说，"我像九十岁了吗？"

"才不呢，你看起来像个六十六岁的富态老佛爷。"

"这还差不多，虽然不是真话。假如我能从我的那些退役海军上将、陆军将领，甚至是空军元帅那里得到一些内幕消息——他们还有朋友，而且经常聚会——也许我们可以分析出一点端倪来。嗯，'年轻的西格弗里德'，目前我们需要线索来探察这句话的涵义。我不知道这是代表一个人？一句暗号？一个组织的名称？一个新出世的弥赛亚？或者只是一个流行歌手？可是这句话的确掩蔽着某些事。嗯，这幕戏不是也有一段主题音乐吗？我把瓦格纳都请上阁楼去了。"她喑哑的声音哼出一小段几乎无法辨识的旋律，"西格弗里德的号角响彻四方，对不对？你干吗不去弄架录音机来呢？不是那种留声机，而是那种小学生学功课用的录音机。说点往事吧，我们的教区牧师也弄了一架。有趣吧？回溯录音机的历史，早从伊利萨白时期起就有了。有的大，有的小，音调和声响各不相同。非常有趣，听着两种不同的感觉不很

有趣吗？有的则发出一些噪音来。这就是历史啊！哎，我说到哪儿了？"

"我想，你是叫我去拿一件什么乐器来。"

"是啊，去弄架录音机来，然后把西格弗里德的号角一段录进去。你懂音乐的，是不是？我希望你能把这件事弄好。"

"嗯，这在拯救世界的大事里不是太小的一个角色吗，我完全能胜任。"

"要把事情预先准备好，因为你瞧——"她用眼镜盒子敲着旁边的小桌子，"你可以用它歪打正着地触动某个人的心灵，而让你进入他们的组织，你就可以了解多一些了。"

"你的点子的确非常高明。"斯塔福德钦佩地说。

"到我们这种年纪，除了出点子外，还能做点什么？"老姑婆说，"我们既不能到处逛，也不能出门去聊天，连到花园莳花散步都有问题。只能坐在椅子上，想一点什么奇怪的东西。再过四十年，你就知道这种滋味了。"

"你刚刚说的一件事，我很感兴趣。"

"只有一件？"马蒂尔达姑婆说，"比例很少，不是吗？亏我讲了半天。是哪一件？"

"你说我可能歪打正着地给某人一种特别的印象，这可能吗？"

"这可能是一条路，到时候就凭你的判断去认清好人与坏人，然后设法去发觉其中的秘密。你要学着去渗透，然后挖掘，就像蛀木器的甲虫一样。"她谨慎地说。

"这样我晚上就得吱吱地叫了？"

"事情总要这样做。我们的东厢就曾有一只这样的甲虫，把它清除掉还得花掉不少的钱。你想把这个世界弄妥当也要很高的代价。"

"事实上非常昂贵。"斯塔福德·奈说。

"这倒没关系，"马蒂尔达姑婆说，"人们并不在乎金钱花费的多少，只要能使他们真正动心。就像购买东西一样，又好又便宜的东西，反而令他们生疑。这是天下人的通病，并不只是我们。我是说，现在的我们和过去并没有区别。"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是一群能做大事的人，我们能打下一个大帝国，可是我们并不擅长于经营，终于我们能体会大帝国并非绝对的需要，纯粹是给自己找麻烦，罗比使我相信这个道理。"

"'罗比'？有点耳熟。"

"罗伯特·肖汉姆。我一个很老的朋友，左半身已经不能动了，可是还能说话，借着助听器也能听得很清楚。"

"他原来还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是您的一群'密友'之一？"

"我们小时候就认识了，"马蒂尔达姑婆说，"我想，你听说我们是老友，有许多相似之处，并喜欢在一起谈话，会感到吃惊。"

"嗯，我在想——"

"——哪来的那么多话，是吧？当然，我们并不同行，我的数学一向稀里糊涂。还好我们小的时候，女孩并不要高分的数学来参加会考。罗比就是一个数学天才，大概四岁时，他就有很好的表现。今天人们说这是很自然的。他也很爱

说话，因为我很幽默，经常能使他开怀大笑，所以他最喜欢和我在一起。我也是一个好听众，而他的言论也确有许多独到之处。”

“我也这么想。”斯塔福德干巴巴地说。

“别抢先。莫里哀和他的女佣结了婚，在这方面他成功了。如果一个男人的脑袋错乱，那么他就不能再要一个脑袋错乱的女人。这还不会精疲力竭啊！他该喜爱一个能使他发笑的可爱的小傻瓜。我年轻时不算难看。”马蒂尔达姑婆自鸣得意地说，“我自知我没有学问上的名气，但我也不缺智商。而罗伯特却总是说，我和他恰恰在智力上有很多共同的感觉。”

“你的确是一位很可爱的人，所以我很喜欢来看你。你的教导一向都是指引我前进的明灯。有许多事，你还可以给我以指点，可是你明显的没有……”

“时间还没到呢。但我会把你的事放在心上。随时让我知道你进行的程度，你下星期要到美国大使馆去参加一次宴会，是不是？”

“这个你怎么也知道？我是收到了请柬。”

“而且你也答应要去了吧？”

“这是职责所在。”他好奇地望着她，问道：“你的消息怎么这样灵通呢？”

“哦，是米利告诉我的。”

“米利？”

“米利·琼·柯曼，美国大使夫人，很迷人的一位太太，娇小而完美。”

“噢！你说的是米尔德里德·柯曼。”

“是她。我们通了几次电话，我还邀她下乡来玩。我总觉得她就挺符合我们一句俗话说的：袖珍型的维纳斯。”

“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词儿。”斯塔福德说。

第八章　大使馆之宴

当柯曼大使夫人张开双手欢迎他时，斯塔福德想到了马蒂尔达姑婆的那句形容。米利·琼·柯曼年约三十五到四十，五官非常标致，一双蓝中带灰的大眼睛，栗色的头发梳向一边，完美地衬托出那化妆得恰到好处的脸庞。她是伦敦社交界的名人。她的丈夫萨姆·柯曼大使，是一个身材魁梧得稍嫌笨重的大块头。他很为米利的美貌和社交手腕骄傲。而他自己的讲话则常常太慢，显得有一些过分强调或一再重复，使他的听众经常无法把精神集中在他那冗长的谈话里。

"刚从马来亚回来是吗？斯塔福德爵士。那边还挺有趣的吧？虽然我不会选这个时间去那边旅行。不过，我们都很高兴看到你回来。嗯，我看……噢！你一定认识奥尔德巴勒夫人和约翰爵士，还有赫尔·冯·罗肯先生和弗罗·冯·

罗肯先生，以及斯塔金勒姆先生和夫人。”

这些人斯塔福德大多认识，当然交情的深浅程度不一样。只有荷兰新任大使和夫人因为刚到任，是他没见过的。斯塔金勒姆先生是社会安全部的部长，他一直觉得这对夫妻都是话不投机的人。

“这位是雷纳塔·泽科夫斯基女伯爵，她说你们见过面。”

“那该是一年前吧，我上次来伦敦的时候。”女伯爵说。

怎么会是她？法兰克福的过客？看她一副怡然自得、自信自满的样子，身上一袭镶了蓝灰色栗鼠毛的礼服，使她显得光彩照人。她的头发高高地盘在头上（假发？），一条经过名家设计出来的红宝石项链环绕在她白皙的颈上。

“加斯帕洛先生、雷纳伯爵，阿巴思诺特先生和夫人。”

来宾总共大约有二十六位。晚餐桌上，斯塔福德的位子刚巧被排在言语无味的斯塔金勒姆夫人和嘉斯波洛之间。泽科夫斯基女伯爵正在他的对面。

一次大使馆的聚餐，来的大都是大同小异的外交界人士，偶尔夹杂着几个工商业的巨子，那是因为他们的长于谈吐和显要的社会地位而受到邀请的。可是，今天好像有那么一两位略有不同。虽然斯塔福德与嘉斯波洛的谈话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他还是分心去观察在场的每一个人。嘉斯波洛小姐是一个话匣子，稍嫌轻浮。斯塔福德的眼光随着他心思的变换而游动，当然不能做得太明显了。当他扫视每一位表面上是那样兴高采烈的来宾时，有一个问题首先浮了上来。他是受邀而来的，为什么？是有特殊原因的，还是“轮”

到他了？几乎每一位有效率的秘书都有一份名单，依主人的特殊目的而挑选客人，比较不重要的就轮流邀请，不使某人觉得被冷落。偶尔也有被抓来“填空”的，以求平衡席间的男女人数。他是经常被抓来“填空”的。

“噢，有了！”某一位外交家太太会指示秘书说，“就请斯塔福德·奈爵士吧。你把他的座位安排在某某夫人与某某小姐之间。”

他可能就是找来“填空”的，但他又觉得不像。根据经验，他的受邀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他就开始忙碌地研究在场来宾。当然是很机灵的，不让任何人误会他不礼貌地瞪视某个人。

在这些来宾中，就有一个人在某件事上是很重要的。因此，出于某种原因，他或她挑了一批适当的人来参加这个晚宴；或者是他或她认为这个晚宴上的客人符合要求而特来参加的。这个人是用了点心机，而且影响力可能不小。可是这个人是他们中间的哪一个？

柯曼大使当然会知道，米利也可能知道。这个时代的太太们经常出人意外，她们中的一些人比她们的丈夫们更像外交家。有些仅仅依赖她们的魅力，有些则依靠她们的适应能力，时刻准备着取悦人，或者不露声色。又有一些，他想起来就沮丧，对于她们的丈夫而言，简直是一种灾难。那些在结婚时带给外交家名望或财富的女人，也很有可能随时说错话或办错事，从而带来被动尴尬的局面。如果要防范这种情况，那就需要一个或两个、甚至三个客人，来抹抹稀泥。

今晚的宴会纯粹只是一种社交性的聚会吗？他快速而

警觉的眼光已经绕了一圈，大概有两三个人有点可疑。一个是美国商人，看上去很愉快，但似乎并不习惯于这种社交场面。一位是中东来的大学教授。还有一对夫妇，先生是德国人，太太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是个暴发户美国人，神态稍嫌夸张了些，人倒是长得挺漂亮，身段也颇有吸引力。这些人里有什么人是负有特殊任务的吗？好些个字母在脑海里出现：FBI（联邦调查局），CIA（中央情报局）。那个商人很可能是中央情报局的，派出来侦察外国的情况——老大哥看着你，大西洋对岸的表亲看着你，欧洲共同市场看着你。搞外交的困难就在这里，谁也不信任谁，虽然大家表面上是亲兄弟一样。的确，在每一件事的背后似乎都隐藏着另一面的故事。人们应怎样来谈论今日欧洲的事呢？是啊，有个共同市场。它似乎很公平，公平地处理贸易，处理经济，还公平地处理各国之间的关系。

这只是前台的戏，在那后台上，还有等到暗示就要搅它一个天翻地覆的人。这个大世界的前台和后台正有什么勾当在进行呢？

有一些他知道，有一些是猜的，还有一些呢？他自忖，他似乎什么也没弄明白，而且似乎也有人不希望他弄明白。

他趁机打量了坐在对面的佳人，她的下巴微微上昂，嘴边带着淡然而礼貌的微笑。他们的视线遇上了，眼神和笑容，对他都没什么意义。她来这里干什么呢？看她那如鱼得水、适得其所的闲适模样，就像到了家一样。这告诉人们，她熟知这个世界。他不用费劲就看得出她在外交界的地位，但何处是她真正的立身之地呢？

那位在法兰克福突然与他攀谈的女孩，穿着便装，有一张急切的、机智的脸庞。而现在的她，俨然一位经验老到的社交名媛。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她，或者都只是她演出的几种角色之一？他真想探出个究竟来。

或者，他们相遇纯属巧合？米利·琼站起身来，其他女士也跟着站起。突然，一阵喧嚣声轰然而起。喧闹声来自屋外，还有叫喊声，似乎还夹杂有枪声。加斯帕洛小姐抓住斯塔福德·奈的手臂，大声嚷道：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的天，一定又是那些可怕的学生。在我们那里也一样。为什么他们要攻击大使馆呢？他们打架闹事，与警方顽抗，示威游行，喊一些白痴的口号，还躺在大街上抗议。为什么他们永远不快乐，永远不满意呢？这些年轻人，他们到底要什么？"

斯塔福德啜着白兰地，一边与查尔斯·斯塔金勒姆先生聊着。外面的声音小了下来，一场骚乱大概已被警方抑制，喧哗声渐渐淡去。

"我们要加强警方的力量，这是我们目前赶紧要做的。德国、法国也常有这种情形。他们到底要什么，难道是要麻烦？假如依我的方法来办的话——"

斯塔福德·奈的思绪转到另一问题上，但还是奉承地听着斯塔金勒姆先生大谈他的"杀手锏"，其实这都是可以预先想到的。

"还大肆张扬越南等等，其实他们对越南了解多少？他们甚至都没有一个人去过越南，是不是？"

"人们未必会想到这个。"斯塔福德说。

“今晚就有人跟我说起过。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几所大学里还有一大堆麻烦，如果我们的政策更明智一点——”

男人们加入到在客厅里呆着的女士中。斯塔福德悠闲而漫不经心地朝他已经选定的目标走过去，在她身旁的椅子上坐下。这一位金发而饶舌的女士，也是他的旧识。她说出来的话，保证没有一个字称得上智慧，可是由于交游的广阔，使她对于她的同性拥有广泛的资料。斯塔福德先问候了一些其他人的近况，然后才说他听到有人提起泽科夫斯基女伯爵。

“还是很漂亮吧，她最近很少来了。大部分时间都在纽约，不然就在那个很美妙的岛上。你知道哪一个，不是西班牙的米诺卡岛，是地中海的另一个岛。她有个姐姐嫁给瑞典的皂业大王，那个钱哪，像涨潮的水一样涌进来。当然，她还经常住在慕尼黑附近的城堡——一个很有音乐气氛的地方，她本身也是出身音乐世家。她说你们认识？”

“哦，是的，大约在一两年前吧，我想。”

“嗯，那大概是她上次来伦敦的时候。他们说她卷进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或者是波兰的麻烦里？啊，亲爱的，这太难了，我指的是这些难念的名字，读起来太费劲。她很激进，经常搞些联名请愿的活动。不过没什么人注意他们的活动。现代的人除了担心税率的提高外，谁也不会去留心别的事的。海外旅行津贴多少有些帮助，可是人也要有钱才能汇到国外去啊——”

她自鸣得意地看着左手上的两枚戒指，一枚钻石的，一枚绿宝石的，看来是用以证明至少有一大笔钱汇给了她。

晚宴都快结束了，而斯塔福德对于他的那位法兰克福过客并未增加多少认识，认识的仅仅只是一些经过高超技巧雕琢后的伪装。她对音乐很有兴趣，不错，他曾在歌剧院见到过她。她喜欢户外运动，有个富可敌国的亲戚，拥有地中海上的私人岛屿；支持自由作家运动；社会关系良好，活跃于高层社交界，与政治界的牵扯还不算太深，似乎只隐约地属于某个团体。她也是一个经常旅行的人，周旋于富人、天才与文人之间。

她参加的也许是一种间谍活动，这应该是最可能的。可是斯塔福德仍然不满意这个答案。

晚宴继续下去，大概是轮到他来挨女主人的轰炸了，米利·琼走了过来。

“我等着要跟你说话都有几个世纪了，我想听听你来谈马来亚。对于亚洲我实在是无知得可笑，我总是把它们弄混。告诉我，那里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有趣，或者只是无聊得令人厌烦？”

“我肯定你已猜到了答案。”

“我想无聊是免不了的，但是你可没有资格这样说哟！”

“谁说不是呢？还好我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

“你为何要去呢？”

“噢，我喜爱旅游，喜欢参观不同的国家。”

“你的确很能自得其乐，外交人员的生涯其实都不是很有趣。噢，我不该这样说自己，可是你能体会我的意思，不是吗？”

多蓝的一对眼睛！像美丽的蓝宝石。它们张大了一点，

蛾眉因此弯了下来，这使她的脸煞像一只美丽的波斯猫。他实在搞不清楚米利到底是怎样的女人？那细语呢喃的口音，像是南方人；那小巧而完美的头颅，侧面看去，就像铜板上的浮雕。她到底是怎样的人？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必要时可以耍出她的社交手腕或迷人的魅力，避免使自己陷入孤立，而永远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她现在就用那种很热情的眼光看着他，她有所求吗？他想不出来，却听见她说："你认识斯塔金勒姆先生吧？"

"噢，我们刚才还在一起谈天呢，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听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米丽说，"PBF 的首脑，你知道吗？"

"我早该知道，你听，什么 PBF、DCV、LYH。所有的东西都拿字母来代替了。"

"实在很可恶，这些字母，一点人性都没有。我常常这样想，为什么这个世界总是那么可恶呢？我希望它不要这样——"

她真这么想吗？也许是吧！真是有趣得很——

格罗夫纳广场静悄悄的，人行道上还有玻璃碎片、溅了一地的鸡蛋、砸碎了的西红柿和一些闪闪发光的金属碎片。但天上的星星依然宁静地眨着眼。一辆一辆的车子开到大使馆门口，来接宴罢将归的宾客。仍有几位警察在广场的周围，可是已解除警戒了。有一位客人挨到警察身边低低地说着什么，然后回来说："逮捕的人不多，只有八个。听说明天

要转到鲍尔街，真不知他们几时才罢休？”

“你的住处离这儿不远，是吗？”有一个声音在斯塔福德·奈爵士的耳边说，一个浑厚的女低音。“我可以顺路送你回去。”

“不了，我可以走回去，只有十来分钟的路。”

“反正是顺路，不麻烦的。”泽科夫斯基女伯爵说。她还加了一句：“我就住在圣詹姆斯饭店。”

“谢谢你的好意。”

等在面前的是一辆很大、看起来很贵的出租车。司机开着门，斯塔福德跟着雷纳塔坐入车内，她把斯塔福德爵士的地址告诉司机后，车子就开动了。

“你看来真知道我的住处在哪儿？”他说。

“怎么会不知道？”

这句回答让他纳闷半天。

“是啊，怎么会不知道？”他说，“你知道的真不少，是不是？我还没谢谢你把护照寄还给我呢。”

“但愿没给你惹来什么麻烦。假如你把它烧掉的话，会更省事。我想，你一定申请补发了，是吗？”

“是的。”

“你的海盗斗篷，我已经叫人今天晚上放回柜子的下层。我想再买一件新的，你又不会喜欢，而完全一样的又不可能。”

“尤其现在的意义更非比寻常——在经过一次冒险后安全归来——它也贡献了一份力量。”他说。

汽车在夜色中穿行。

泽科夫斯基女伯爵说："所以我才能活到现在……"

斯塔福德没再说什么。他有种感觉，觉得她是在等待他的问题，问她做什么？问她逃过了哪些厄运？她希望他表现出好奇的样子，可是他偏偏不愿如她的意。他听到她轻声地笑着，她总是占了上风！那是一种很愉快也很满足的笑，而不是做作的笑。

"晚上的宴会你还满意吧？"她问。

"很好，米利·琼的宴会一向都办得很好。"

"这么说你们认识很久了？"

"她还没结婚前住在纽约就认识了，一个袖珍型的维纳斯。"

她有些惊讶地望了他一眼。

"这是你对她的赞美？"

"其实不是。这是一位年长的亲戚对我说的。"

"听起来就不像是很现代化的形容词，不过，还是很真切的。只是——"

"只是什么？"

"维纳斯是具有诱惑性的，她也是吗？她也很有野心吗？"

"你认为米利·琼是很有野心的人？"

"嗯，是的，比今晚在场的任何人都要强烈。"

"你认为她做了美国驻英大使的夫人，也还不满足？"

"噢，才不呢，"女伯爵说，"这才刚开始呢！"

他并没有答腔，只望着车窗外。他正想说话，但转身注意到她期待的眼光，就又收住了口，而她也不吭声。一直到

车子爬上一座横跨泰晤士河的桥上时，他才张口。

“你并未打算‘顺路’送我回家，你也不回圣詹姆斯饭店，是不是？我们正在跨越泰晤士河。我们曾在这里见过面。你打算把我带到哪里去？”

“你会生气吗？”

“我想我会的。”

“看起来像真的动了气的样子。”

“我当然知道你走在时代的尖端，绑架是今日的时尚。你绑架了我，为了什么？”

“因为，就像上次一样，我需要你帮忙。”她又加了一句：“其他的人也需要。”

“真的？”

“这个理由还是不能令你满意？”

“我宁愿受到邀请。”

“假如我送上请帖，你会来吗？”

“也许会，也许不会。”

“真可惜。”

“真的？”

车子在静寂的夜幕中默默地前进，并不是朝荒僻的乡下驶去，他们是在一条马路干线上。沿途偶尔有一些招牌和路标，在灯光照射下映在斯塔福德的眼里，所以他能很清楚地知道正在前进的方向。他们经过萨里郡，再经过萨西克斯郡外围的一些住宅区。车子走的方式好像是迂回地绕着外围。他差点想问，这么做是不是怕人从伦敦跟踪而来，但他打算坚持自己的沉默以示抗议。该她说话，由她提供材料。

但他发现,即使加上他可能获得的材料,她也仍像谜一样高深莫测。

他们在伦敦宴罢后竟驱车来到乡下,乘坐一辆相当豪华的出租轿车。这肯定是预先安排好的。这也合乎情理,没什么可怀疑或出乎意料之外的。他猜想,大概马上就会知道他们的目的地了,除非车子一直走下去,到了海边,那就很难预料了。外面已是一片肥沃的原野,茂密的树林,以及式样颇为帅气的住宅。他好似看到一个路标:"戈德尔明"。他们又转了几个弯,车子终于慢下来,目的地到了。经过一道铁门和铁门后的小小白色门房,车子开上一条车道,两侧有刻意修剪的石楠,然后绕过一处圆形的花圃,一栋房子便进入他的视野。"都铎王朝的风格,"斯塔福德自言自语地说,他的女伴转过头来疑惑地看着他。

"只是一种看法,"斯塔福德说,"别在意。我们已经到了你选定的目的地啦?"

"你似乎不太赞赏它的外观?"

"四周的环境保持得很好,"斯塔福德跟着车灯的照射四下探望,"这要花不少钱的,我敢说这是一栋很舒适的住宅。"

"舒适有余而美观则不足,是吗?屋主人大概宁取舒适而不求美观吧!"

"他也许更聪明,"斯塔德福说,"因为从某些角度看来,他很懂得美,某种类型的美。"

他们在明亮如白昼的前廊下停车,斯塔福德爵士先下车,并伸出手扶出他的女伴。司机已经跑上阶梯去按门铃,

当他们拾级而上时，司机以询问的眼光望着他的女主人。

“你今晚不再需要我了吧？小姐。”

“不需要了，明早我们会打电话来。”

“晚安。晚安，先生。”

屋内有脚步声传来，然后门被打开了。斯塔福德·奈爵士原以为会出现一位管家，没想到却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客厅使女。她满头灰色的头发，双唇紧紧地抿着，给人绝对可靠而精明能干的感觉，是近年来少见而可贵的人材。

“我们来迟了一点。”雷纳塔说。

“主人在书房，他请你及这位先生马上去见他。”

第九章 戈德尔明古屋

使女转身走上硬木楼梯，他们两人跟在背后。嗯，的确，是一栋很舒适的房子，斯塔福德想。雅各布时代式的壁纸，角度浑圆得几乎看不出来的橡木旋梯，墙上的画都是一时之选，但未特别偏向哪一家。这是一户有钱人家，而且水准很高，地上还铺着厚厚的、深紫色的手工地毯。

上了楼后，这位使女打开第一道门，然后站到旁边让他们进去，但未向主人通报客人的姓名。雷纳塔首先举步，斯塔福德跟进后，门在他身后无声无息地关上了。

房里共有四个人，一张大桌子放着纸张、文件，还有一两张摊开的地图，似乎正在进行一项牵涉范围很广的讨论。桌后坐着一个胖大的男人，有一张蜡黄的脸。斯塔福德相信自己见过这个人，虽然不知道哪一个名字才真正适合他，而且还是在某些个重要场合见到的，他认识的，他知道的，可

是，怎么想不起那个——名字？

他有点困难地挣扎起身，接住雷纳塔女伯爵伸出的手。

“哦，你们总算到了，”他说，“你好！”

“是的，让我来介绍一下，不过也许你们已经见过了。斯塔福德·奈爵士，鲁宾逊先生。”

对了嘛。斯塔福德的脑子里像照相机的镁光灯一闪，另一个名字同时出现：派克韦。若说斯塔福德“认识”鲁宾逊先生是不真实的，因为他所知道的一切是鲁宾逊愿意让他知道的部分。就以他的名字来说，大家都知道是鲁宾逊先生，而事实上也许是什么古怪的外国名字。从没有人怀疑这些，人们总是以外表来识别彼此的不同。他那高凸的额头，锐利的眼睛，宽大而似乎慷慨无比的嘴，还有那两排白森森的牙齿——假牙吧，可是却令人想起小红帽里的狼外婆说：“把你佐餐吃了最好呀！我的孩子。”

他当然也知道，鲁宾逊先生代表什么，一个字就足以形容了，那就是“钱”，以“钱”这个字为代号。“钱”就是他的专长，国际的金融形势，世界的经济趋向，私人的财产管理，银行的业务，他所代表的金钱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你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有钱人，虽然他的确十分富有，但这并不重要。他是个“理财专家”，出身于一个历史悠久的银行家族。从室内的陈设来看，他的胃口虽然简单，但事实上趋向于某种程度的奢侈。嗯，原来这一切的神秘事件之后，是金钱的力量在操纵着！

“前两天还听人提起你，”鲁宾逊先生握着他的手说，“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派克韦上校。”

这又对了，斯塔福德·奈想，上次见面就是派克韦上校介绍的。霍沙姆也提起过鲁宾逊先生。这么一来，在这次谜一样的事情中，有一个玛丽安（或泽科夫斯基女伯爵?）；一个派克韦上校，坐在他那间烟雾缭绕的屋子里，眼睛半睁半闭忽睡忽醒；又有一个大块头黄脸的鲁宾逊先生；还有金钱之攸关。他又扫了在场的另外三个人一眼，希望能知道是否相识，或猜出他们的身份。

至少有两件事是不用猜的，坐在靠近壁炉的高背椅上的瘦小男人是闻名全英国的人物，那椅背在他上半身形成一个框框，就像他的一幅半身像一样。只可惜他近年来已经很少出现，因为身体上的疾病带给他极大的痛苦和不便。他就是阿尔塔芒爵爷，长着一张瘦削而憔悴的脸，鹰钩鼻更显突出，一头长而厚的灰发服贴地梳向脑后，稍嫌招风的双耳像卡通画家的作品，深陷的双眼像随时都在侦察对方。此刻他盯着斯塔福德，当斯塔福德走上前去时，他伸出了手。

"我站不起来了，"阿尔塔芒爵爷细弱而苍老的声音，像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我的背不方便。从马来亚回来，是不是？斯塔福德。"

"是的。"

"走这一趟值得吗？我想你一定会说不值得，你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们的生活就需要一些这样的累赘，用这些来装饰美丽的外交谎言，使之更生色。我很高兴今晚你能来此，即使是被带来。是玛丽安使的手段吧？我想。"

斯塔福德想，这就是他对她的称呼和想法。霍沙姆也用这个称呼，那么她无疑跟他们是一伙的。而阿尔塔芒爵爷代

表的又是什么?他代表的是英国,直到他埋骨威斯敏斯特教堂[1]或一处乡村陵墓为止。他原来就在英国,也了解英国,而且我相信他对于英国每一位重要内政外交的官员都了如指掌,即使他未和他们说过话。

阿尔塔芒爵爷说:

"这是我们的同事,詹姆斯·克利克爵士。"

斯塔福德并不认识这个人,也不曾听说过。看他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锐利而怀疑的眼睛骨碌碌地转动着,煞像一只伺机而动的猎犬,只待主人使个眼色。

但谁是他的主人呢?阿尔塔芒或鲁宾逊?

斯塔福德的眼光转到第四个人身上,他原坐在门边,现在已站起来。浓密的小胡子、凸出的眉骨、有所保留地采取一种警戒的姿态,隐约地给人一种亲切感。

"原来是你呀!"斯塔福德·奈爵士说,"近来好吗?霍沙姆。"

"很高兴再见到你,斯塔福德爵士。"

颇有代表性的集会,斯塔福德扫视在场的人。

他们为雷纳塔在壁炉和阿尔塔芒爵爷之间摆了张椅子。她伸出一只手,是左手,斯塔福德注意到,老人用双手合住大约一两分钟才放下来。他说:

"累你冒险了,孩子,累你冒了大险。"

她看着他轻柔地说:"这都是你教我的,这是生活与生存的惟一方式。"

---

① 英国国葬名人之处。——译注。

阿尔塔芒爵爷转头看着斯塔福德·奈爵士。

“我并没有教你怎样选择伙伴，而你却是这方面的天才。”他看着斯塔福德说，“我认识你的姑婆，或是曾姑婆？”

“马蒂尔达姑婆。”斯塔福德马上说。

“嗯，对了，就是她，还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式的坚毅，她有九十岁了吧？”

他接着说：

“我不常见到她，也许一年也就一两次。可是每次相见给我的印象都很深刻，她那脆弱的身躯竟蕴藏着如此活跃的生命力，真是不可思议。”

詹姆斯·克利克爵士说：“让我给你倒杯酒好吗？你要点什么？”

“杜松子酒吧。”

雷纳塔微微摇头，表示不要。

詹姆斯·克利克把酒端回来后，放在靠近鲁宾逊的桌上。斯塔福德并不想先开口，鲁宾逊的黑眼睛闪闪发光。

“有什么问题吗？”他问。

“太多了，”斯塔福德接着说，“可是，我认为应该由你们先作解释，然后我再问。”

“你觉得这样比较好？”

“至少可以使事情简化。”

“好吧，我们先从几样比较浅近的事实说起。首先，你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受邀到这儿来的。假如你不是受邀而来，请你不要介意。”

“他说他宁愿受到邀请。”女伯爵说。

"这很自然。"鲁宾逊先生说。

"我是被绑架来的，最新潮的方法。"

他的口气尽量保持几分幽默。

"要是我们邀请你的话，当然会有很多问题。"鲁宾逊说。

"不会有很多，只有三个字：为什么？"

"只有这样。为什么？您的用字倒颇为经济。我们这是一个非官方的委员会，旨在研究世界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听上去很有意思。"斯塔福德·奈爵士说。

"不只是很有意思，而且是深入锐利的，并且很有效率。今晚，在这个房间里，就有四种生活背景的人代表四种不同的研究方式。"阿尔塔芒爵爷说，"我们代表不同的分会。我虽然已从实际的参政工作退休下来，可是还保留着顾问的职位。我之所以在此，也是应这个委员会之请而对这些问题提出比较客观的见解。今年的确是特别的一年，有一些奇怪的事即将要发生，我们正在研究，想要寻出防患于未然的办法。詹姆斯，你过来。他担负着特殊的使命。他原是我的左膀右臂，也是本会的发言人。詹姆斯，你是否将大致的情形对斯塔福德解释一下。"

斯塔福德看那只"警犬"浑身哆嗦地抖动了一下，很得意终于轮到他说话了，他的上身稍微前倾过来。

"假如这世界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们必须去寻找其原因。表面的迹象很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其实并不然。主席先生，"他对阿尔塔芒爵爷恭敬地点一点头，"以及鲁宾逊先

生和霍沙姆先生，都不会为表象所迷惑。其内部的原由是奥妙而复杂的。拿自然界的动力来说，一处地势险峻的瀑布可用作水力发电的动力。由铀矿中可以提炼出铀，而产生人类未曾梦想过的巨大核能。当你发现了煤矿，它也可以给你提供巨大的能量。这些能源总是能给你提供某些东西。但是，在所有这些东西的背后，都有某些人在控制。掌握这些能量就能在实际的政治舞台上掌握优势，在欧洲、亚洲，甚至非洲都一样。我们必须能深入事实的核心，而找出它的原始的动机与操纵的方式。其中一个很重要也很简单的，就是'金钱'。"

他对鲁宾逊先生点点头。

"而鲁宾逊先生是世界上无人出其右的'金钱专家'。"

"其实这很简单，"鲁宾逊先生说，"每一件重大事实的背后必定有'金钱'。我们只需找出钱的来源如何？谁在操纵？谁给钱？谁收钱？为什么？我确实像詹姆斯说的，对'金钱'了解甚多，可是别人知道的，不会比我少。"

"这就有一个你们称做潮流的问题，潮流与循环，这是两个关系颇为密切的字眼。暴乱是一种潮流，也是一种循环。回溯过去的历史，每个人都会发现：暴动不断地出现，几乎形成一种周期性的循环。想要暴动的欲望、感觉、方式与形式，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是陌生的。某一国家有暴动，另外一个国家也会发生，即使程度与方式不一样。这就是你的结论是不是？"詹姆斯转身请教阿尔塔芒爵爷，"或至少我这样认为？"

"是的，你把我的观点说明得很清楚，詹姆斯。"

"这是一种模式，一种看来是必然发生的模式。当你深入调查后即可认识到这属于某一模式。就像从前那疯狂地蔓延于全欧的十字军运动，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朝圣地涌去，这看来是个人的决心问题，可能也是一股暴动。他们因何而去？这就是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你可以找出这种欲望与行为模式形成的原因。这不会单是物质上的追求。任何事情都能引起暴动，也许是争取自由的欲望，争取言论的、宗教信仰的或其他生活方式的自由。这种欲望使人向海外移民，或建立新的宗教体系。这一切，表面互异，其实都可归于某种模式。从某种角度看，它就像传染病一样，病菌可能到处传染，越过高山和大海传遍全世界。虽然看不见，可是如果细心观察，便可知道它正在活动。这些传染病应有其原始的病因，事情也有它发生的原因。再进一步还有'人'的因素，一个人、十个人、数百个人，可以把一个原因付诸行动。我们不能被这过程的最后一个人和结果蒙骗，我们要查出最初的那一个人。这个人也许有足够的宗教热诚，或有追求自由的欲望。但这些表现之后，是幻想和梦想。所以，先知乔尔曾说：'你们老年人将梦到梦想，而你们年轻人将见到幻想。'幻想与梦想哪一个比较有力呢？梦想至少不是毁灭性的，而幻想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也可能毁灭现有的世界……"

詹姆斯·克利克突然对阿尔塔芒爵爷说："上次你告诉我的那个在柏林大使馆的女人，会不会有什么关联？"

"噢，哪个？嗯，我当时很感兴趣，也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有关。有一位我们派在德国的外交工作人员的妻子，

是一个很聪明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士。这个事情大约发生在一九三九年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前夕。这位女士很好奇为什么人们都像疯了一样地着迷于希特勒，就去听他的演说。回来时，她说：'那真不可思议，要不是我亲自去了，我绝对不会相信。德文我当然懂得不多，但我仍然受到感染，跟着他的演讲走了。我现在明白人们为什么会那样了，他的思想实在太精彩了，让你觉得事情非那样不行，也只有跟随他才能缔造新的世界。噢，我实在解释得不得要领，我要尽可能把我记得的都写下来。你看后，就会比听我说将更明白一些。'"

"我说，这真是一个好主意。第二天，她又来找我，她说：'不知道你会不会相信我的话，我想把听到的、希特勒说过的话记下来。可是我这才惊讶地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写的。我也记不起任何一句当时使我那样兴奋和大受刺激的话语。我写了几句话，是他说的，可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我实在不懂。'"

"这就显示了一个人们虽不曾觉察，但却客观存在的巨大危险：这世界上是有某些人，可以煽动起人们的狂热激情，驱使他们看到某种不真实的幻想。他们并不一定用言语，也不一定是宣扬他们的理想与信念，而是用另外的某一种东西。也许是一种磁性能力，这是极少一部分人拥有的唤起幻觉的能力。他们或是巧妙地运用音调，甚或只是用身体的肌肉发散出来的一种磁波。这我不敢确定，但这种东西一定是存在的。"

"这种人具有某些'力量'。伟大的传教士们就拥有这种

力量,可以使在场的几万人如痴如醉,声泪俱下。信仰可以激发某些行为,为创造一个新天地,人们可以付出劳力、武力,甚或是生命。"

他降低声调说:"南非的政治家简·斯马茨将军说:'领导能力除了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力量以外,也能是凶残的。'"

斯塔福德·奈深为所动。

"我了解你的意思。你说得非常有意思,我可以感觉到你的话可能是真的。"

"你认为我们是杞人忧天,过分夸张?"

"我不知道,"斯塔福德说,"很多听起来是夸张的事,其实都是真的,只因为你从未见过或从未仔细想过而已。这样,当你遇到它们时,你是那么陌生,除了接受你别无选择。不过,我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他怎样驱使那些群众的?"

"如果你不再怀疑这类事情,那么你就能找出原由。"阿尔塔芒爵爷说,"张伯伦一句最有名的话是:'前进,然后发现。'试着去发现金钱的来源、意图的来源,我们自然就可以发现'力量'的来源,还有到底是谁在操纵这个'力量'。这一定是有一帮人在主使的,我们目前就在设法想找出这一切,所以需要你来帮助我们。"

这是斯塔福德·奈爵士有生以来很少有的情形,他吃了一惊。此前无论他遇到什么,他总能不动声色。但这次就困难了,他扫视在场的每一个人,鲁宾逊先生那毫无表情而蜡黄的脸,露着一口白牙。詹姆斯·克利克爵士是一副傲慢无礼的样子,真是一条狗,斯塔福德心想。而瘦削的阿尔塔芒爵爷,在室内那不太亮的灯光下,活像某个教堂的圣徒,

像十四世纪的苦行僧，一位伟大的人物。他也的确曾是伟大人物之一，斯塔福德从不怀疑这一点，但他现在毕竟老了。因此，斯塔福德猜想，他只好信赖詹姆斯·克利克爵士。而那位谜一般冷静的雷纳塔·泽科夫斯基女伯爵，或玛丽安，或达夫妮·西奥多法诺小姐，她那张俊俏的脸上不露半点秘密的痕迹，她甚至都没看他一眼。他的眼光最后落在安全人员霍沙姆的身上。

使他略感惊奇，霍沙姆也正嘲讽地笑着看他。

"可你瞧，"斯塔福德想要做一篇正式的演说，可是说出来却像一个十八岁的学生的话，"我来干什么？我又知道什么事情呢？坦白地说，我自己的工作表现并不突出，你们也知道。他们外交部的人对我的评价并不高，从来都不高。"

"我们知道。"阿尔塔芒爵爷说。

这回该詹姆斯·克利克嘲讽地咧了咧嘴，而他的嘲讽是真的。

"我还是不要插手比较好吧，"他歉意地对皱着眉头的阿尔塔芒爵爷说，"对不起，爵爷。"

"这只是一个调查委员会，"鲁宾逊先生说，"这和你过去的成绩并没有关系，与别人对你的看法更无瓜葛。我们只想集合一些人来调查一些事，目前我们的人并不多。我们要求你加入，是因为我们认为你的某些特质对调查工作有些帮助。"

斯塔福德掉头对安全人员说："你的意见呢，霍沙姆？我不相信你会同意这个傻主意。"

"为什么不同意？"亨利·霍沙姆说。

“真的？我到底有哪些‘特质’是你们看中的？坦白讲，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

“你不迷信权威，”霍沙姆说，“这就是最主要的。你常能看穿谎言和欺骗，你并不以世俗的价值来评判他人的言语，而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

有一句法文：“这不是一个认真的男孩。”突然浮现在斯塔福德的脑海里。这倒是选择一个人来担当重任的奇妙方法。

“我得先提出警告，”他说，“我出名的大毛病已经使我丢了不少所谓重要职务。我先声明，对于这样的重任，我的做事方法也许无法像你们要求的那样一板一眼。”

“信不信由你，”霍沙姆说，“这还是我们挑上你的原因之一呢！我的话不错吧，爵爷？”他看着阿尔塔芒爵爷。

“其实我告诉你，”阿尔塔芒爵爷说，“担任公职的最大坏处就是把它变成一种太死板的工作。我相信你不会的，至少玛丽安也这么想。”

斯塔福德转过头，哦！她又变成玛丽安了，不再是女伯爵？

“你别介意，我能问一问你是谁吗？你真的是一位女伯爵？”

“绝对是的。我父亲是一位贵族，一位很棒的运动家和猎人，他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有一处很罗曼蒂克但却破旧不堪的城堡，现在也还在。就因为这样，我与欧洲的某些人有些联系，他们是比较重视出身的。一个穷困过时的女伯爵，就像银行里有大把存款的美国暴发户一样受人欢迎。”

“那么达夫妮·西奥多法诺呢，她又是谁？”

“我护照上用的一个名字，我母亲是希腊人。”

“那玛丽安呢？”

斯塔福德第一次在她脸上看到了笑容。她看看阿尔塔芒爵爷，又看看鲁宾逊先生。

“也许是因为我干惯了下人的差事，所以便有了这种女佣的称呼，我总是被差遣去找东西、送东西，由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担任所有的杂事，清除所有的垃圾。”她又对阿尔塔芒爵爷撒娇地说：“我说的对吗，亲爱的叔叔？”

“很对，亲爱的。你永远是我们可爱的玛丽安。”

“上次你就是负责转运一些什么东西，我的意思是说，一些从某国带到另一国的重要资料？”

“是的，大家都知道我带些什么。假如不是刚巧碰上你，假如你没喝那放了迷药的啤酒和借给我斗篷伪装，那就可能发生意外，我就不会再到达这里。”

“你带些什么呢？——或许我不该问，我也永远不可能知道？”

“有很多事情是你永远不会知道的，也有很多事情是你不该问的。你这个问题我应该是可以回答的，不过我必须先得到允许。”

她问询式地看看阿尔塔芒爵爷。

“我相信你的判断，”阿尔塔芒爵爷说，“告诉他吧！”

“给他内情。”那个无礼的詹姆斯·克利克也说。

霍沙姆则说：“我还以为你知道呢。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是安全人员。玛丽安，你说吧。”

"只有一句话：我是带着某人的一张出生证明。只有这些，我不会再讲，因为知道太多对你并没有好处。"

斯塔福德环顾室内全体人员。

"好吧，我加入，我也很荣幸得到你们的邀请。现在，我要开始做什么事？"

"你和我，"雷纳塔说，"明天到欧洲去。你也许在报上看到过或听说过，在巴伐利亚有个音乐节。这是一种近两年才形成的新风尚。这次音乐节用的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德国名字，意为'青年歌唱家同仁'，由几个不同国家的政府支持举办。不同于在拜罗伊特市[1]举办的传统音乐节，都是演奏古典的作品，而是更多的现代作品——有许多青年作曲家到此地来演出他们的新作。与此同时，一些人对此期望很高，而另一些人则激烈地否定，对它嗤之以鼻。"

"我曾读到过这个消息，我们要去参加？"

"已经定了两个座位。"

"这个音乐节对我们的调查工作有特别的意义吗？"

"不，"雷纳塔说，"这只是一种借道而过的掩护。表面上我们是参加音乐节，实际上我们要到另一个地方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他望望四周。"我的工作指示呢？有没有行动命令或简要指示？"

"没有你所想的那些玩意儿，这是一趟探险的航程，事

[1] 德国南部城市，建于一一九四年，以制造乐器著称于世，每年七、八月在此举办音乐节。——译注。

情的真相要你们一步步去发掘。你们的工作完全独立，所有的资料就是你们现在所知道的。你的身份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在官场上有些失意而又梦想有一席之地。至于其他的，你不知道反而更安全。”

“这些是最活跃的地方吗：德国、巴伐利亚、奥地利、蒂罗尔？”

“这只是几个中心之一。”

“还不只一个？”

“当然，它们甚至不是主要的。全球还有好几个点，各有其重要性和令人感兴趣的地方。至于每一个有多重要，那正是我们要去探查的。”

“我不了解，或者说未被告知，这些什么中心的任何事。”

“也只有粗略的东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中心，它的指挥部好像是设在南美洲。而在美国有两个指挥部：一个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在巴尔的摩。另外还有一个在瑞典，一个在意大利。最近六个月的事态特别活跃，葡萄牙和西班牙也成了小的中心，巴黎自然也是。你也许会说，又有一些点‘相继加入制造混乱的生产线’，只不过尚未全面开花。”

“你的意思是指马来亚，或越南？”

“不，不，它们都是过去的事了。而这可是暴力、愤怒的学生及其他许多事情的重新集结。”

“你必须懂得，各个地方的青年组织如雨后春笋一样萌发出现，反对他们的政府，反抗传统的习俗，也反抗培养他们长大的父母和宗教。如果姑息纵容，他们诉诸暴力的倾向

就愈加强烈。他们并非用暴力来争取财富，而是为暴力而暴力。这一点要格外强调，因为它涉及到最重要的东西，可以说是最富有意义的东西。”

“姑息纵容真有那么严重？”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滥用。”

“毒品跟这些有关吗？”

“对毒品的迷恋，也被蓄意助长和煽动起来。大笔的金钱曾被用在毒品上，但我们认为毒品并不能完全激活金钱的运作。”

鲁宾逊先生微摇着头，使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到他的身上。

“不对，”他说，“这只是表面上如此，有人就因此被逮捕和送交法庭，而毒品贩子仍前仆后继。但毒品买卖还有更多的东西。毒品买卖是一种来钱的路子，一种恶劣的方式，可是这背后还有别的。”

“但谁去——”斯塔福德说。

“斯塔福德爵士，何人、何时、何为和何地，就是你这次任务要弄清的。”鲁宾逊说，“就是要你和玛丽安找出来，这很不容易，但记住，保守秘密是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

斯塔福德·奈饶有兴致地看着鲁宾逊那张胖胖的黄脸，他神秘的金融世界也是这种似是而非的“秘密”？而他的奥秘处，只因为他能保住“秘密”？鲁宾逊咧嘴一笑，白牙闪闪发光。

“假如你知道某一件事，”他说，“那你面临的最大诱惑就是让大家都知道。换句话说，就是谈论它。并非你喜欢提

供某些资料，也不是受到贿赂，而是你喜欢显示自己的重要性。事实上就那么简单。世界上的事本来很单纯，而人们偏不相信，也无法了解。”

女伯爵站起身，斯塔福德紧随其后。

“希望你睡个好觉，”鲁宾逊先生说，“我这栋房子，我想是相当舒服的。”

斯塔福德呢喃道：他完全相信这一点。当他的头一碰到枕头时，他马上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部

西格弗里德之旅



第十章 施洛斯的女王

他们走出青年音乐节剧院，重新呼吸着夜晚清爽的空气。他们下方的一片坡地上，有一处灯火通明的餐厅，山坡的另一侧还有一处小点的餐厅。两个餐厅的价钱略有不同，但都不贵。雷纳塔穿着全黑的天鹅绒晚礼服，斯塔福德则是白领结配上全套的礼服。

"一群与众不同的听众，"斯塔福德·奈小声对他的女伴说，"要那么多钱，又全是年轻人，你想他们怎么负担得起?"

"可能有奖学金之类的补助。"

他们向山坡一侧的餐厅走去。

"他们给你一个小时的用餐时间，是吧?"

"是的，实际上是一小时又十五分钟。"

"这些听众，"斯塔福德·奈爵士说，"几乎全都是真正

爱好音乐的年轻人。"

"是大部分，这很重要，你该知道。"

"你的所谓'重要'是什么意思？"

"对音乐的热衷应该是真诚的，就像天枰的两端。"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那些实行和组织暴力的人，一定是热衷暴力、需要暴力、渴望暴力的。在砸碎东西、伤害人畜和毁灭事物的每时每刻里，他们获得至高的狂喜。音乐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欣赏音乐也要能无时无刻地享受到和谐和美，这是假装不了的。"

"你怀疑那些演出的人？你竟能把暴力和对音乐或艺术的爱好联结在一起！"

"这并不总是容易的，但确有许多人能这么做。如果他们不这么联结的话，也许就真的天下太平了。"

"你是希望他们保持单纯，像我们的胖朋友鲁宾逊先生说的那样：让喜爱音乐的继续喜爱音乐，喜爱暴力的人玩弄他们的暴力，是这意思吗？"

"是啊。"

"我们呆在这儿的两天真是舒畅。这两晚的音乐我也很欣赏，当然我并不欣赏所有的音乐，也许我的欣赏趣味还不够现代吧。不过我发觉他们的衣着倒是挺有趣的。"

"你是指舞台的服装设计？"

"不，我是说听众。你和我是老古板的一对儿，你这位女伯爵，穿着你的社交礼服；我呢，还穿着燕尾服、系着白领结，实在太不便了。其他的人呢，丝绸啦、天鹅绒啦，男人的

衬衫还是皱巴巴的，我还几次注意到有几位女士穿的是透孔的织品。还有毛绒裤、怪发型，非常'先锋'的奢华，你或许会说是伊利萨白时代或梵代克的画中景象。"

"是的，你说得对。"

"除了观察到这一点，我好像什么都没学到，更别说发现什么秘密了。"

"你千万不要不耐烦，这是一个来头不小的演出。固然是应青年音乐家的要求而举办的，但可能也有人在幕后大力支持——"

"会是谁呢？"

"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就会发现的。"

"多亏你那么有信心。"

他们进人餐厅用餐，食物非常好，但并不奢侈也少了很多不必要的装饰。席间，有一两次他们和熟人或朋友寒暄几句，有两个人很惊讶地看到斯塔福德·奈爵士而过来招呼一声，认识雷纳塔的就更多了。她认识不少外国人，这次碰到了一些衣着讲究的女士，一两个男子，大部分是德国人或奥地利人，斯塔福德自忖，还有一两个是美国人，都是几句应酬话，无非是批评或欣赏音乐节目的。由于幕间休息的时间不长，大家都言简意赅地致意为礼。

他们回到座位上去听最后的两段创作演出：一首是年轻作曲家索洛科诺夫的交响诗，曲名为《喜乐的分解》；另一首是庄严的《音乐协会进行曲》。

音乐会结束后他们再次走进夜色里。大轿车把来宾分别接回音乐村中拥挤窄小但设备完善的旅馆。斯塔福德道

晚安时，雷纳塔低声对他说：

“凌晨四点，准备行动。”

然后她就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他也怏怏回房。

次日凌晨四点差三分，她准时敲开斯塔福德的房门。他打开门，正等候着呢。

“车子已经准备好了，走吧。”

他们在山间一家小客栈吃午饭。天气晴好，山色怡人。偶尔，斯塔福德会自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来这里担当这不着边儿的任务。他几乎不了解他身旁的女伴，她很少开腔。他看着她的侧面，纳闷她将把他带到何处去，她真正的理由是什么？最后，当太阳都将西沉时，他才张口问道：

“我们要到哪里去呢？我能问吗？”

“你当然能问。”

“可你不会回答的，是不是？”

“我可以回答，也可以告诉你具体的事情，但有什么意义呢？我原是希望你能到我们即将到达的地方，自行去发现某些答案；不要因为我的解释而给了你错误的导向，那样的话，你对一些事的最初印象会更深刻，也更觉得有意义。”

他若有所思地再度打量她。她穿着国外订制的旅行用套装，愈看愈神秘。

“玛丽安。”他温和地叫道，略显得懦怯。

“不，”她说，“不要在此刻叫。”

“啊，你还是泽科夫斯基女伯爵。”

“此刻我的身份确实是女伯爵。”

“这儿算是你的地盘吗？”

“不全是，小的时候我在这里长大。每年的秋天是这里最美的时节，我们常由此到不远的施洛斯去。”

他笑了，字斟句酌地说：“多好听的一个词儿！施洛斯，发音那么和谐。”

“施洛斯人现在就没那么和谐了，他们大部分都已分崩离析。”

“这是希特勒的领地，是吗？我们离贝希特斯加登[1]不远吧？”

“它在东北部不远。”

“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他们接受希特勒、相信希特勒吗？也许我不该问这类问题？”

“他们厌恶他和他代表的一切，但他们得说‘嗨，希特勒！’他们默认了他们国家所发生的一切，否则他们能怎样，在那些日子谁又能怎样？”

“我们正朝那里走去，是不是？”

“到那里去是那么重要吗？”

“这是一趟探险的航程，不是吗？”

“不错，可是并非地理上的，我们是要去找一个人。”

“你的话使我觉得——”斯塔福德抬头看那耸入云端的高山，“——我们好像要去拜访山大王一样。”

“你是指某些狂热派教徒的领袖，是吗？他们用药物把

---

① 德国城市，位于三面被奥地利领土环绕的深谷中。高于此城五百米的上萨尔茨堡，曾是希特勒和纳粹首领们的别墅。——译注。

追随者迷住，使其甘心为他们而死，这样他们便可随意杀戮，也深知自己也可能被杀，但他们却确信他们因此马上就能升入天堂——充满了美女、麻醉品和性爱的梦幻——既完满美好，又有无尽的欢乐。”

她停了一下，然后说：

“这是用符咒妖言惑众的人，我想他们存在已好几个世纪了。他们令你信仰他，这样你就随时准备为他而死。岂止是那些狂热派教徒，基督徒不也如此吗？”

“神圣的教徒？阿尔塔芒爵爷？”

“你怎么说到他去了？”

“那天晚上我见到他时突然有这种感觉，他就像一个刻在十三世纪教堂里的石像圣徒。”

“我们中的一个、甚至更多，也许都不得不殉难。”

她截住斯塔福德想说的话，继续说：

“我有时常想另一件事。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对他的追随者说：‘你们是我的伙伴和朋友，可是你们当中有一个是叛徒。’很可能我们之中也有一个叛徒。”

“可能吗？”

“几乎是肯定的，这个人是我们熟悉而且深深信任的；可是他的梦想里，没有暴动也没有殉教，而是碎小闪亮的金币，甚至醒来时，还感到它在手上的余温。”

“贪财？”

“说是野心更恰当。可是我们要怎样才能认出一个叛徒呢？他总会脱离群众而出，他也有激动的时候，在紧要关头变成一种记号，而他也会想去抓权，这就是他的标记。”

她沉思片刻，然后又说：

"我在外交服务处有一个朋友，她告诉我她怎样劝说一个被音乐演出感动的德国妇女，结果德国妇女尖酸地说：'你不懂！我们德国人不需要耶稣基督，我们有阿道夫·希特勒与我们同在。他比任何耶稣之类的圣人更伟大。'她其实是一个相当恬静的普通妇女，而她竟然也这样想！大众都曾这样想！希特勒就是这样一个妖言惑众的人。他说他们听，然后心悦诚服地接受施虐狂、毒气室和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

她耸耸肩，回复到正常的语调："真奇怪你竟会提到山大王的事。"

"难道真有一个？"

"不，大王是没有，女王倒是有一个，一个很老的女人。"

"山中女王！她长得什么样子？"

"今晚你就能见到她。"

"我们今晚做什么？"

"进入他们的老巢。"雷纳塔说。

"看来你成为玛丽安已经很长时间了。"

"你还是等到我们再次乘飞机旅行时才这样叫我吧。"

"我想一个人住在高山上，对他的道德修养是很不好的。"斯塔福德沉思道。

"你指的是社会效果？"

"不，就从地理上看，如果你住在山顶的城堡里，俯瞰脚底下的世界，久而久之就会鄙视你的普通大众，自以为是最崇高、最伟大的人。这就是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山上感

到的，也是很多人喜欢爬山而睥睨山谷中的其他人时所体会到的。”

“晚上你说话可要小心，”雷纳塔告诫说，“不然会激怒人的。”

“有什么工作指示吗？”

“你要假装是一个心境不愉快的人，不满于现实，而且有意从事一项秘密的暴动。你做得到吗？”

“尽力而为吧。”

四周的景物愈来愈荒凉，大车子歪歪扭扭地沿路上去，经过了几个山间的村落。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山坡上老远的几点灯光凄凉地亮着，隐隐约约还有教堂似的尖塔。

“我们到底要到哪里去，玛丽安？”

“去一只老鹰的窝。”

山路又转了个大弯，他们穿入一片森林，在鹿群或其他野生动物的注视下挣扎向前。偶尔，会看到一两个身着皮衣、手中持枪的男人。大概是警卫吧，他想。终于，他们看到了一座雄伟的城堡，矗立在峭岩上。城堡的某些部分可能曾毁于战火，如今大部分看来已经修复了。这座城堡占地广阔而壮观，古意盎然的设计体现出它自身的悠久历史。它代表那过去的力量，那年代久远而且已经消逝的力量。

“这里最初是利希特斯托茨大公爵的领地，施洛斯城堡则是路德维希大公爵在 1790 年所建。”雷纳塔说。

“现在是谁住在这儿，现在的大公爵？”

“不，他们早已灰飞烟灭，消失不见了。”

“那么是谁？”

"某个有现代权势的人。"雷纳塔说。

"有钱的人?"

"是的,而且非常有钱。"

"是不是鲁宾逊先生乘飞机先我们而到了?"

"在这儿你绝不可能见到他,这一点我敢保证。"

"可惜,"斯塔福德说,"我还挺喜欢他呢!他的确是一个人物。不过,他到底是哪国人?"

"我想大概没人知道,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有人说他是土耳其人,也有人说他是美国人或荷兰人,有的则说他母亲是俄国的贵族,父亲是印度的王公。没有人知道哪一种说法对。有一个人告诉我他的母亲是来自苏格兰的麦克莱伦女士,我想这可能还像那么回事儿。"

他们被领着穿过一处巨大的门廊,两个身穿制服的男仆急匆匆地奔下台阶,朝他们夸张地鞠躬,帮他们取出大堆的行李。斯塔福德启程之初,很纳闷为什么要他带那么多行李,原来是来此地摆派头用的。

晚餐前,他们被一声回肠荡气的锣声召唤到大厅来,他在楼梯口挽着盛装的她步下阶梯。她穿着深红色的天鹅绒晚礼服,颈上是红宝石,头上也是成套的红宝石后冠。一位男仆向前一步躬身替他们开了门,并高声宣布:"泽科夫斯基女伯爵,斯塔福德·奈爵士。"

"我上场了!但愿我们的演出成功!"斯塔福德在心里对自己说。

他满意地低头看看衬衫上蓝宝石和钻石的装饰。但几分钟后,当他步人房间时,所见到的景物却让他惊讶得屏住

了呼吸。这完全不像他想象的样子，这是一间很大的厅堂，以洛可可风格[1]布置起来，椅子沙发都是最好的织锦和天鹅绒，还有穗子。墙上有一些画，一时虽认不出来，但仔细一瞧，却令他咋舌地发现都是塞尚、马蒂斯、雷诺阿[2]等名家价值连城的名作。

在一张硕大无朋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庞大的女人，像鲸鱼一样，这是斯塔福德惟一想得起来也惟一适合的形容词。那整个人像一大块吹涨了皮的乳酪，白胖白胖的。那三四层的下巴，顶在一大片桔红色、亮闪闪的缎质衣服上面。头上是珠宝缀成的后冠，扶在椅臂上粗大而肥胖的手，有着粗大而肥胖的手指，而每个手指上赫然都有一只戒指，镶着十种不同的宝石，有的简直闻所未闻，看得斯塔福德眼睛都花了。这个女人实在胖得惨不忍睹，那张脸像发透了的白面包，两个黑眼睛像两粒葡萄干被气愤的厨师随意摔在一团面团上似的。然而她却是狡猾的，掂斤掂两似地看着他，却没看雷纳塔，他想。雷纳塔是旧识，他是经过推荐而订下约会时间的。可是为什么带他来，斯塔福德不太懂，但他确信她正盯着他看，她在评估他、算计他。她能从他这里得到什么？他当然要尽量符合她的要求，但他是主顾订的货吗？

但愿我真能知道她到底要我干什么？然后我要尽力而

---

① 欧洲十八世纪建筑、艺术等的一种风格，其特点是纤巧、浮华、繁琐。——译注。

② 塞尚（1839—1906），法国画家，是后期印象派代表人物。马蒂斯（1869—1954），法国画家，野兽派代表人物。雷诺阿（1841—1919），法国画家，印象派代表人物。——译注。

为，否则……斯塔福德想象着，她可能胖手一拍，召来一个孔武有力的恶奴，命令说："来人呀！把他带走，丢到竞技场里！"这种想法实在太可笑了，这是什么时代了？问题是，斯塔福德实在没有把握，他不知道自己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你们很准时，孩子。"

这个沙哑而干涩的声音，原来应该是有力的女低音，斯塔福德想，应该是迷人的女低音，当然现在是不行了。雷纳塔走上前去，微微弯身行了一个礼，抬起那只胖手，礼貌地吻了一下。

"让我来为你引见斯塔福德·奈爵士。请晋见夏洛特·冯·沃尔德索森女公爵。"

胖手向他伸过来，他用一种外国方式在上面吻了一下。她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吓了他一跳。

"我认识你的姑婆。"她说。

他那呆若木鸡的表情一定很可笑。因为她看到了预期的反应，因此得意地笑了，那笑声沙哑得有点刺耳，绝不迷人。

"也许我该说，我从前认识她。我们也有好几十年没见面了，当年我们一起在瑞士念书，她叫马蒂尔达是吧？马蒂尔达·鲍德温·怀特。"

"多好的一个消息啊，我一定带回去告诉她。"

"她比我大一点。她近来身体还好吗？"

"以她的年纪来说是很不错，她目前住在乡下，有一些风湿痛和关节炎的老毛病。"

"啊，这都是老年人的毛病，她应该让医生给她注射一

些普鲁卡因,效果不错。她知道你来见我吗?”

“我想她一点都想象不到,”斯塔福德说,“她只知道我来参加青年音乐节。”

“我希望你对这次的演出感到满意。”

“哦,很不错,音乐厅尤其好。”

“是世界上最好的几座之一,使得旧的拜罗伊特音乐厅像全日制的小学一样。你知道建那一座音乐厅要花多少钱吗?”

她讲出一大串以百万计的数字,听得斯塔福德目瞪口呆,只是他并没必要隐藏他的惊讶,因为她很得意看到自己制造出来的效果。

“只要有钱,”她说,“知道怎么用,而且办得也还识货,这世界就没有金钱办不到的事,而且总是最好的。”

她说最后三个字时,带着志得意满的神情,两块嘴唇用力地拍打着。这令人十分厌恶,同时也感到她的凶狠。

“我看得出来。”他说着,看看四周。

“你也喜欢艺术吗?嗯,应该的,我看得出来。那边,东墙上,是今日世界上最好的一幅塞尚的作品。有人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一张塞尚的作品更好,那是他们孤陋寡闻。马蒂斯、塞尚最好的作品,所有大师最好的作品都在这里,在我的私人画廊里了。”

“的确都很棒。”斯塔福德爵士说。

饮料送了上来,这位山中女王什么都不喝,斯塔福德注意到,大概是怕血压受刺激而升高吧,她又那么胖。

“你在哪儿认识这个男孩子的?”山中女王问。

这是个陷阱吗？他不知道，但他马上定下神来。

“参加伦敦美国大使馆的宴会。”

“哦，对了，我听说了。嗯——我忘了她叫什么来着？噢，是的，米利·琼，一位南方佳丽，很迷人的，是不是？”

“很可爱，在伦敦的社交界很受欢迎。”

“那个美国的大使萨姆·柯曼，一定很可怜吧？”

“还好，他是一个很称职的外交官。”斯塔福德礼貌地说。

她笑出了声音。

“啊哈，你倒是挺厚道的！他应该干得不错，毕竟在伦敦当大使是件愉快的事。而且米利也能替他分担许多工作，只要她愿意，就可以买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大使头衔给她的先生。像她那么有钱的人这是易如反掌的，不是吗？她的父亲拥有大半个德州的油矿，还有金矿和无数的土地。这老头粗鲁而又奇丑，她呢，长得怎么样？听说很有优雅的贵族作派，而且不会因有钱而骄傲，这倒是很聪明的社交方法。是不是？”

“真正有钱就不难办到。”斯塔福德说。

“你呢？难道你没有钱？”

“但愿我有。”

“外交部的薪水不再吸引人了吗？”

“倒也不是，我们可以到很多地方去，见到很多有趣的人，参与国家的大事，知道世界上正在进行的一些事情。”

“只有一些，但不是每件事。”

“那将是很困难的。”

"你是否曾经想了解——我怎么说呢？——生命背后的真相？"

"每个人多少都想过。"他故意装出模棱两可的腔调。

"我听说你的想法很不同于流俗和传统，看样子是有几分真的。"

"很长时间以来我被认为是家族中的败家子。"斯塔福德笑着说。

老夏洛特也愉快地笑着。

"你倒不在意承认事实，是吧？"

"何必做假呢？人们总是能知道你到底隐藏了什么。"

她看着他。

"年轻人，你想从生命中获取什么呢？"

他只耸耸肩，这儿该是他洗耳恭听的时候。

"什么都不想。"他说。

"噢，算了吧，你要我相信这种话？"

"怎么不能相信？我看起来像是很有野心的人吗？"

"不像。"

"我只希望从生命中获得快乐，生活舒适，吃喝有某种水准，还要有一些轻松活泼的朋友。"

老女人上身前倾，眼睛眨了三四下，发出一种口哨似的声音。

"你能恨吗？你有憎恨的能力吗？"

"憎恨只是浪费时间。"

"嗯，我看得出来，你脸上的确没有丝毫不满足的线条，可是，我还是有一种感觉，觉得你像是已经选择了一条道

路，它会领你到某一个地方。不过无论如何，只要你找到正确的导师和赞助人，你终会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地，当然，假如你也会'想要'什么的话。"

"这倒是每个人都会的，"他轻轻地摇着头，"你看得实在太多了，"他说，"太多了。"

仆人进来宣布：

"晚餐已备妥，请入席。"

所有程序都很正规，向他们显示出皇家的派头。房间另一端的几扇大门，轻巧地朝两边分开，亮出一间灯火辉煌的餐厅，天花板上有壁画和浮雕，还有三组巨大的水晶吊灯。两个中年妇女分别站到女公爵的两侧。她们穿着晚礼服，灰色的头发细心地盘在头上，各戴一副钻石胸针。在斯塔福德看来，倒可能是训练有素的护士，专门服侍女公爵的健康、起居等一些贴身事情的。她们首先对女公爵恭敬地一鞠躬，然后伸手扶住女主人的肩下和手肘弯，二人一用力，将女主人变换成颇有威严的立姿。

"我们现在用餐去吧！"夏洛特夫人说。

在两个女仆的协助下，她领头进入餐厅。站着的她更像一堆颤动不止的果酱，却又带着令人敬畏的威严。你不可能只当她是一个普通的胖女人，她气度不凡，她很清楚这一点，并刻意制造出这一点。斯塔福德和雷纳塔跟在三人的后面。

当他们穿过餐厅的门廊时，他感觉它更像一个宴会厅。廊柱的后面有一队警卫，都是英俊而挺拔的年轻人，穿着统一的制服。当夏洛特走过，"哨"的一声，他们一齐拔出了长

剑,在他们的头上交叉成一道拱门。夏洛特停住步,推开护士的扶助,独力走过那道拱门,在长桌尽头一张镶金织锦的大圆椅上落坐。这个仪式颇像海军或陆军式的结婚典礼,尤其像陆军的,斯塔福德想,只可惜缺了一位新郎。

那几个年轻人都有很健美的体格,他觉得他们都不到三十岁,长得都很俊美,但都不苟言笑。他们真是很虔诚地奉献自己。也许这更像宗教仪式而不太像陆军的婚礼。仆从们出现了,一些老式的仆从,属于施洛斯城过去的仆从,二战前的仆从。这颇像演出一幕精心制作的历史剧。有一个像女王一样的又胖又丑的老女人,高踞在王座之类的椅子上,君临着下面的一切。她到底是谁?在这儿干吗?为什么呢?

为什么戴上这些伪装的假面具?为什么弄来这一队保镖似的警卫?其他的食客也陆续入座,他们照例先向高踞在上的女王恭敬地行礼,然后坐下。衣着是普通的晚礼服,彼此间也不做介绍。

斯塔福德·奈开始运用他多年来的阅历来评估他们。他看出这些人有好几种不同的身份。有几位是律师,有两三位是会计师或经管财政的人员,还有一两位是穿便服的军官。他们大概都是这个府邸里所雇佣的高级职员,对女王还保留着封建时代门客对领主的恭敬和礼仪。

食物端上来了。一头用欧薄荷浸泡过的乳猪,新鲜的柠檬开胃菜,数不清种类的野兽肉类拼盘。还有堆叠起来的一些令人垂涎三尺的精致糕点。

胖女人尽情地、贪婪地、几乎是狼吞虎咽地吃着。突然,

外面响起一个声音,一种强有力的跑车引擎声,一道白光掠过窗口。室内的卫士高叫道:"嗨!嗨!嗨!弗朗兹!"

这些年轻人以一种优雅的步伐,换防似地移动他们的位置,食客们都站了起来,只有女王还坐在她的高位上,昂着头。斯塔福德因此想,餐厅里又有新的好戏看了。

别的食客,就是那些职员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像原先藏身壁间的精灵,一个个回到他们的缝穴中。金发卫士们组成一个新的队列,拔剑出鞘,向女主人致敬。她会意地点点头,他们就回剑入鞘,以行进的步伐退出了房间。夏洛特看着他们走后,才看看雷纳塔,再把眼光移向斯塔福德。

"你看他们怎么样?"她说,"我的孩子,我年轻的勇士,是的,他们真是我的孩子。你能用几个字形容他们吗?"

"我想,"斯塔福德说,"他们可以称得上英姿焕发,夫人。"他用一种对皇族的口吻说。

"啊!"她同意地点点头,微微一笑,那一脸的皱纹挤到一块儿,像一只又老又丑的鳄鱼。

他想,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女人,一个可怕而不可能真实存在的女人。他几乎不能相信这都是真实地发生在他的眼前的事。这可能是另一出精心制作的舞台剧吗?

门又开了,年轻的卫士们又迈着同样的步伐行进而来。这次他们不挥剑了,而是唱着歌,歌声清纯而美得不可思议。

听了多年的那些嘈杂的流行音乐后,斯塔福德·奈听到这歌声,感到不可言喻的舒畅。这些声音不是粗哑的喊叫,而是受过行家训练的,没有矫饰也绝不走调。他们也许

是新世界中新式的英雄，可是他们的音乐节奏是古典的，而且是他听过的瓦格纳歌剧中的一些主题曲。

“精锐卫队”又排成两行，这次不是欢迎他们的女主人，而好像是在等什么人。

终于，“他”出现了，音乐也随之改变，是令斯塔福德·奈铭记在心的那一段：西格弗里德的主题。号角响彻云霄，年轻的西格弗里德仗着他的年轻和成就，君临于他所征服的世界。

穿过门廊和列队欢迎的卫队而来的，是斯塔福德·奈一生中所见过的最俊美的男人。金黄的头发，蔚蓝的眼睛，匀称得完美无缺的身材，像是经过魔法师的神棒点出来的，也像是来自神话中复活的英雄。他是那样完美，那样有力，那样自命不凡地狂傲。

他又大踏步越过卫队的行列，来到小山似的女人面前，单膝着地，恭敬地抬起女王的手亲吻着。然后站起来、斜举着手臂，喊出斯塔福德刚刚才听过的口号：“嗨！”他的德文说得不太清楚，斯塔福德想，他似乎是喊着：“伟大的母亲万岁！”

然后那年轻俊美的英雄把眼光转向在座的客人，看到雷纳塔时似乎没什么变化，与斯塔福德的目光接触时则带着很浓厚的兴趣。小心！斯塔福德告诫自己，要小心！现在该是自己来演出了，演出那个被指派的角色。可是，老天！那是个什么角色，他来此干吗，他和雷纳塔要在此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来？

小英雄开口了。

“哦！我们有贵宾呢！”他带着一脸自认为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杰出的傲慢笑道。“欢迎我们的贵宾，欢迎两位到来！”

此时从施洛斯深谷的某处传来一阵钟声，并非丧钟，但那肃穆的感觉，极像修道院里作课的呼唤。

“我们该休息了，”老夏洛特说，“休息去吧，我们明天十一点钟见。”

她看着雷纳塔和斯塔福德说：

“将有人带你们去房间，愿你们一夜安眠！”

皇家的斥退令也不过如此。

斯塔福德惊讶地看见雷纳塔举起手臂行了个法西斯式的礼，不是对女主人，而是对金发小英雄，而且听到她说：“嗨，弗朗兹·约瑟夫！”他也以同样的姿势说道：“嗨！”

夏洛特对他们俩说：

“明天一大早喜欢去树林中骑马吗？”

“我很愿意。”斯塔福德说。

“你呢，孩子？”

“当然也愿意。”

“很好，我会叫人安排的，两位晚安。我很高兴两位来此。弗朗兹，来！把手给我，我们还要好好讨论一些事，你明天一早就该去办了。”

仆人们领着他们二人回到各自的套房。奈迟疑地在走廊上站了一下，他们可以私下讲两句吗？终于他否定了这个念头，每个房间中都可能装有窃听器。

迟早，他会有机会问的。某些事情在他脑海里唤起了一

些新的不祥的忧虑。有一股力量正把他推向一个不可预见的深渊。那会是什么？谁让这么做的？

卧室美观舒适，但却使人压抑。到处都是绸缎和天鹅绒，几件古董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他怀疑雷纳塔以前可能是这里的常客。

第十一章 青年和美女

次日早晨，在楼下小餐厅用过早餐后，他看见雷纳塔正在等他。马已备好。

两人都带了骑马装，看来任何事他们都需要明智地领先一步。

他们并驾出城堡。雷纳塔说起马夫："他问我们是否需要他陪伴，我说不用了，附近的路我都熟得很。"

"哦，你以前来过？"

"近来已经不常来了。小的时候，这里就像我的家一样。"

斯塔福德看着她，她没回头。在他身旁，她那侧面还是如此傲然。他看得出，她骑得不错。

今早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涌动在心头，他不知是什么原由……

他回想起法兰克福机场的一幕，这女人来了，站在他身旁……那一幕若没发生，他就不会来冒险了。可为什么过去这么久了，现在却仍然令他不安呢？

他们静静地穿过树林。这是一片美丽的庄园，他不时可看到远处带角的动物出现。这应该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的天堂，或是老年人度过余生的天堂。这天堂里应该有——什么？蛇？——伊甸园里就有蛇。他一拉缰绳，让马儿慢下来。他们现在自由了——没有窃听之类的，应该可以问话了。

"她是谁？"他急切地问，"她到底是谁？"

"很好回答，但很难让人相信。"

"说来试试。"他说。

"她就是油矿、铜矿、南美洲的金矿、瑞典的兵工厂，还有北方的铀矿。她主持机械研究核武器，发展钴元素的新用途。她就是这些。"

"可是，为什么我没听说过她的名字，我甚至不知道——"

"她不要外人知道。"

"这种事怎么可能保得住密？"

"很容易，有钱是一种广告，有钱也能成为一种隐身术。"

"但她到底是谁？"

"她的祖父是一个美国人，原来大约是铁路大王，更早可能是芝加哥的火车司机。这都是历史了。他娶了一个德国女人，你可能听说过，叫贝林达。她拥有兵工厂和造船厂，控制了大半个欧洲的重要工业。她是她父亲的继承人。"

“这两个世界上第一富有的人，传给她巨额钱财和超人的权力，你说的是这意思？”

“是的，她不只继承了财富，还继承了经营头脑，以钱滚钱的方式赚了大半个世界，每一种事业都已扩张了数倍。她听取各方的建议，听取别人的判断，最后自己拍板，而且总能一举成功，从而增加她的财富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金钱创造金钱。”

“我懂了，财富过剩就得增值。但——既然她有那么多钱，她还想要什么呢？”

“你自己刚刚说过的：权力。”

“住在这老远的山上，怎能——”

“她也去美国和瑞典，去一些地方，不过走得少罢了。这里是她最喜欢的地方，就像一个蜘蛛网的中心，她可以遥控一切，金融啊，别的啊。”

“你说，还有别的？”

“如艺术、音乐、美术、写作。还有人的生命，尤其是年轻人的生命。”

“是啊，谁都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些画作，是多好的收藏啊！”

“施洛斯楼上的画廊里还有许多，伦勃朗、乔托、拉斐尔[1]，还有成箱精心打造的珠宝，其中一些是世界上最珍贵

①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乔托(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画家、建筑师，与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并称文艺复兴“三杰”。——译注。

的珠宝。”

“这些都属于这个丑陋的老女人，她还不满足？”

“不，可是有一个方法即可使她满足了。”

“她要去哪儿？她想要什么？”

“她喜欢年轻人，操纵他们使她获得无上的快感。现在世界各地都充满着不满而造反的年轻人，他们都受到资助。她还提倡现代哲学、现代思潮，还有作家和其他人，她既资助又控制。”

“可她怎样去——？”

“这我无法告诉你，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网络，她隐藏在幕后。有时经由慈善机构捐款，有时设立基金会，还有各种名目的奖学金。”

“你说这网络还不——？”

“还不全。它计划成为大动乱。也许是为了实现一个数千年来的信念：‘伟大的领袖应该保证，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天地。’宗教领袖这么许诺过，追随弥赛亚的那些人这么许诺过，取经回来的和尚也这么许诺过，政治家们更经常这么许诺。这块天然净土很容易达到，某些秘密组织就相信这一点，于是他们的首领便许诺他们的追随者，使他们勇往直前。”

“她也经营毒品吗？”

“是的，当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这只是她控制手下的方式之一，也是毁灭他人的手段之一，特别是对那些她认为不可靠的人。壮得像牛一样的她，绝对不服用任何药物，可是对于某些不再有利用价值的人，用药是最自然、最便当

的。”

“武力呢？他们动用兵器吗？总不可能只靠宣传吧？”

“宣传只是第一步，随之而来的就是成排的武器，布满原来没有能力负担的国家，坦克、机枪、核武器源源不断地输入到非洲和南美洲。南美洲还成立了许多训练营，年轻的男人和女人成为训练有素的军人。大量武器的廉价倾销，竟然是用化工机械的名义进口——”

“简直是一场噩梦！你怎么知道这一切的，雷纳塔？”

“一部分是我听来的，或从某些资料上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本人是这个机构的一枚棋子。”

“你？你和她？”

“所有伟大的或庞大的计划里，总有弱点和缺陷。”她突然笑起来，“从前某段时间，她爱上了我的祖父，一件听起来很傻的事。我祖父原来就住在离此地不远的一座城堡中。”

“他是一位很杰出的男士吧？”

“根本不是，他只是一个体格很棒的运动家，英俊潇洒的世家子弟，可能很能吸引女人。因为这一层关系，所以她一直以我的保护人自居，而我也是她的众多奴隶之一。我为她工作，为她物色人员，为她携带各种资料到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去。”

“你？”

“什么意思？”

“我怀疑你的话。”斯塔福德说。

他的确不得不怀疑，看着雷纳塔，他又想起机场的一幕。他被雷纳塔利用了。是她带他来施洛斯城堡的，是盘踞

在蜘蛛网中的老夏洛特要她带他来的？是否因为他在外交圈被公认是不太满意现实的人物，而被夏洛特认为有利用价值？可是这种利用价值实在有限，想想就让人感到羞耻。突然，他又想起一个大问题：雷纳塔，她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我曾和她一起在法兰克福机场冒险，当然我做对了。这事也已过去，我没受什么影响。但是，她到底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也无法确定。现在的世界上谁也无法确定什么事，或信任什么人。她也许只是服从命令把我弄到手，把我弄入陷阱，而法兰克福的事件根本就是事先安排好的。她摸清了我喜欢冒险的脾气，而且经过这次事件，会使我信任她。

“让马儿再开始慢跑吧，”她说，“它们走得太久了。”

“我还没问你，你在这一切事情里的身份是什么？”

“我只是受命而来。”

“受谁的命令？”

“反对派。每一种行动都有反对的一派。有些人开始怀疑某些事不对劲儿，他们也怀疑这个世界将被改造成什么样子，不管是运用金钱、财富、武器、理想或权势，他们认为不该让这种事发生。”

“你和他们同道？”

“我说过了。”

“这是什么意思，雷纳塔？”

她再次说：“我已说过了。”

“那——昨晚的那个年轻人呢？”

“弗朗兹·约瑟夫？”

“这是他的名字？”

“这是他为人所知的一个称呼。”

“他应该还有另一个名字，是不是？”

“你这样想？”

“他，应该就是——年轻的西格弗里德！”

“你看他像吗？你知道他是谁？他代表什么呢？”

“也许知道。他代表年轻，英雄式的年轻人，雅利安血统[1]的年轻人。对了，一定是雅利安血统。有一种观念认为他们是优秀种族，是超人。所以一定是雅利安血统。”

“是啊，自从希特勒倡导这种说法后，就有人一直这样认为。南美就是一个据点，南非亦然。”

“这位年轻的西格弗里德担负着什么样的重任呢？除了摆摆他那张英俊的脸庞和亲吻女主人的手以外，他还做些什么？”

“哦，他是一位很杰出的演说家。只要他一开口，他的信徒就会为他赴汤蹈火。”

“这是真的吗？”

“他这样相信。”

“你呢？”

“也许相信，”她跟着说，“杰出的演说效果是吓人的，激越的声调和煽动性的言词能激起骇人的波澜。虽然这些言词不一定具有说服力，但是演说的方法，却具有惊人的效果。他的声音像洪亮的钟声，那些女人又哭又叫，还有昏倒的——其实你自己就能看到。

---

[1] 雅利安血统，曾被希特勒认为是优等种族。——译注。

"昨晚你看到了夏洛特的卫队，他们都穿着盛装——现在的人都爱盛装。你可以看出他们是从世界各地挑来的，有的带着他们的长发和络腮胡子，而姑娘们穿着白色的睡衣，谈论着和平啊、美啊什么的。美妙的世界是年轻人的世界，当他们毁掉了旧世界，这世界就属于他们的了。年轻人的最初国度是在爱尔兰的西部，是不是？一个很简朴的地方，一个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规划的年轻人的国度——那里沙子闪着银光，阳光普照大地，人们在波浪之间歌唱……

"而现在要的是无政府主义，是破坏和毁灭旧有的世界。乍听之下似乎颇为惊世骇俗，可是暴力所带来的痛苦和磨难，某些人似乎甘之如饴。"

"这就是你眼中的今日世界？"

"有时是这样。"

"那我接下来做什么？"

"跟着你的引路天使，就像但丁跟着维吉尔，我也将带你下地狱一趟[①]。让你看看有些情节是他们从老党卫军那里抄袭来的虐待性的电影，让你听到残酷、痛苦的哀号和暴力的低吟，当然还有和平与美丽的天堂之梦。你将分不清地狱和天堂的界限，也不会相信二者同时在人间出现。可是你要下定决心，不要犹疑。"

"我能信任你吗，雷纳塔？"

"那要你自己选择，你可以离开，也可以跟着我去看看那新世界。新的世界正在建设中。"

---

① 参见但丁《神曲》。——译注。

“纸糊的罢了。”斯塔福德粗暴地说。

她以问询的目光看着他。

“就像埃利斯的梦境一样，都是纸糊的。这些国王、王后和武士都是假的，是一种海市蜃楼。”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这么说。”

“这些人都带上面具，在舞台上演戏。我的话对不对？”

“也对，也不对——”

“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我，所以我要问问你。是老夏洛特要你带我来的，这是什么原因？她了解我多少？她认为我能派得上什么用场？”

“我也不完全清楚，也许是一种幕后的工作。这可能非常适合你。”

“可是她对我一无所知啊！”

“噢，你担心这个？”她笑起来，“你又白操心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雷纳塔。”

“噢——这太简单了。要是鲁宾逊先生，马上就能猜到。”

“好心的小姐，请你解释一下好吗？”

“还不是老一套：‘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你认识的某一个人。’你的姑婆和老夏洛特是小时候一起念书的同学。”

“你的意思是——”

“她们是无话不谈的女伴啊！”

他盯着她，继而仰天大笑起来。

第十二章　朝廷弄臣

他们在中午时分离开施洛斯城堡，告别女主人。开着车子驶下蜿蜒的山道，施洛斯城堡留在他们身后的山上。几小时后，他们来到多勒密特山区一座依山势而筑成的圆形剧场，这里原来是许多青年团体举办音乐会、演讲的活动场所。

雷纳塔这位引路天使把他带到这里来。在光秃秃的岩石上，他看到、也听到那正在进行的集会，使他对她早晨的谈话有了更深的理解。那人山人海的热烈气氛、像纽约麦迪逊广场上宗教领袖所召开的布道大会，像观看世界杯足球大赛那样如痴如狂，也像大学里的狂热分子攻击大使馆和警察，以及许多类似的集会。

她是带他来体会"年轻的西格弗里德"这一句话的涵义的。

弗朗兹·约瑟夫(假如这真是他的姓名)正在对群众发

表演说。他的声音忽高忽低，带着一股奇异的煽动性，配上情绪化的表情，像浪潮似的一波波袭来，下面的青年男女跟着哀叹和呻吟。他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蕴藏着极大的意义，像交响乐团的指挥，掌握着整首乐曲的生命，听众像乐团一样在他的魔音下任意摆布。可是，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年轻的西格弗里德带来哪些救民的福音？斯塔福德不记得任何一个完整的字句，可是在当时他的确受了感动，相信了青年英雄的呼唤，甚至热血沸腾。可是听完后，也就消失了。群众还拥挤在讲台的周围，哭泣着、喊叫着，有些女孩子还激动地尖叫，有的甚至昏倒了。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啦？情感应该是长时间全心全意培育出来的产物。规矩？限制？都不值得一顾了，一切都那么情绪化了，只要有"感觉"就可以了。

这样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呢？斯塔福德想，这种人会创造出怎样的世界呢？

他的引路天使拍拍他的手臂，从人潮中挤出来。车子再度把他们载到一个山中小镇旅店。沿着山坡上的一条石板路他们走到一个小亭子里，两人静静地坐了许久，还是斯塔福德先开口："纸板糊的。"

雷纳塔也静静地看着山谷好一会儿，才开口问他："感觉如何？"

"哪一方面的？"

"你怎么看刚才的那场演讲。"

"我并没有被说服。"斯塔福德·奈说。

她深深地、未曾预料地叹了口气。

"我就希望你这样说。"

“那都不是真的，是不是？这只是一场超级大表演，是一组制作人员的杰作。那个胖女人是幕后的大导演。我们没看到导演，但我们今天看到了他的领衔演出。”

“你对他的印象如何？”

“他也不是真实存在的，”斯塔福德说，“只是一个演员，第一流的演员，而且是被精心指导过的。”

雷纳塔突然大笑起来，使他大为惊讶。她站起来，似乎非常兴奋快活，但又带着几分嘲讽。

“我就知道，”她说，“我就知道你总有一天会下来看看这个现实世界的。事实上，对这些事情你一直都知道的，你能洞察那些骗人的把戏，也能知道每件事、每个人背后的真相。

“用不着去看莎士比亚的戏剧，你也能知道自己的角色——每个国王或大人物都必须有个弄臣——只有弄臣才会告诉国王真话，还要说些常识故事，顺便把那些道貌岸然的朝臣取笑一番。”

“这就是我吗？朝廷上的弄臣？”

“你自己难道感觉不出来？这也是我们想要和需要的。你说纸糊的幻境，精心制作的表演，你说得多好啊！可是很多人就相信这些谎言，他们无形中被灌输了许多错误的是非观念，却不能觉察这所有的只是人家设计好的圈套。”

“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来揭穿这些圈套？”

“初看似乎不可能，但只要人们能知道某些事的不真实，是被人牵着线的傀儡戏——”

“你打算宣讲真实的普通感受？”

"当然不,"雷纳塔说,"没人会听,是不是?"

"至少目前不是时候。"

"所以,我们要能给他们提供证据、事实和真相。"

"我们有这些吗?"

"有的——就是我经过法兰克福时随身带的,还是你帮着我安全送达英国的。"

"这我就不懂——"

"时间还没到——以后你会知道的。目前我们还有戏要演,我们已经准备好,而且满心情愿地渴望接受他的思想训练。我们崇拜青春,我们是'年轻的西格弗里德'的信徒。"

"你的演出无疑会成功,我对我自己则不太有把握。我从来无法勉强自己去崇拜什么东西。国王的弄臣也不会当,他是揭露真相的人,只是现代人已经不能欣赏这一类的幽默了,是不是?"

"当然,有谁能忍受别人来揭自己的短呢?但是,你最好不要把玩世不恭的这一面表现得太多,除非你是指政治、外交等等可以开一点小玩笑。你应当是怨怒的、恶毒的、机智的,稍微还要有些残忍。"

"我还是不明白在这支新世界的'十字军'中,我是什么角色?"

"很古典的卖主求荣。由于过去你并不得意,而西格弗里德和他所应允的新世界为你带来新的希望,所以你供给他英国最高当局的内幕消息,以换取将来新政府的高位。"

"你是在暗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活动?"

"不是暗示,是铁的事实。就像有名有姓的台风小姐,来

无影去无踪，可是所到之处都造成灾害。在欧洲、亚洲、美洲，也许还有非洲，当然不一定有那么高的热情，但同样更新了权力。是的，这是一场世界性运动，由青年、那些充满活力的青年所发起和推动。他们没有多少知识和经验，但他们有幻想和活力，背后还有钱撑腰，钱就像潮水般涌来。实利主义在泛滥，所以我们需要别的，我们也得到了。但当它植根于恨，它就什么也得不到，它就会寸步难行。毕竟，只有同一个人类存在。你现在可以设想或创造出一个第三种世界，但第三种世界还得要把第一二种或者你愿意叫成什么种的世界的人纳入其中。当然，让同一人类陷入困境时，实际上也把自己陷进去了。你只要看看历史就能明白。”

“现在还有人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吗？”

“比起憧憬那不可预知的未来的人少得多了，科学成为一切问题的答案。弗洛依德的学说认为，被压抑的性欲是人类悲惨生活的根源，假如人能够得到发泄，就不再有精神上的困扰。倘若当初的人可以看到现代人把压抑在内心的情感都咆哮出来的后果，只是使精神病院人满为患的话，他们就不会相信他了。”

斯塔福德突然打断她：

“很想知道一件事。”

“什么？”

“我们的下一步去哪里？”

“南美洲，也许经过巴基斯坦或印度。当然还要去美国，那边的情况非常有意思，尤其加州——”

“加州的那些大学？”斯塔福德叹口气，“大学的课程真

是令人厌烦，重复而又没有意义。”

他们又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天渐渐地暗了下来，只有远处的山峰上镶着柔和的红色。

斯塔福德用一种怀旧的音调低声说道：

“假如我们现在能来一段音乐的话，你想我会点什么？”

“不会是瓦格纳吧？或者你早已挣脱瓦格纳的束缚？”

“不，要的就是瓦格纳。我会让汉斯·萨克斯坐在他的古树下，告诫世人：‘疯了，疯了，你们都疯了——’”

“是的，这一出剧倒很合用，音乐也很棒。可是我们不疯，我们是神智清醒的。”

“超然的清醒，”斯塔福德说，“这将会越来越难保持。我还想知道一件事。”

“嗯？”

“也许你不会告诉我，但我很想知道。我们将以身试法的这次大冒险，会有什么乐趣吗？”

“当然有啦！怎么可能没有呢？”

“疯了，疯了，都疯了——可是我们还自得其乐。我们的生命会有危险吗，玛丽安？”

“也许。”雷纳塔说。

“可是，只要精神长存，只要有你在一起，我的同志、我的引路天使，这一切就值得了。在我们的努力下，我们会获得一个好一些的世界吗？”

“我不能肯定，但至少会更和睦些。而此刻这世界充满了太多的不和睦。”

“好极了，”斯塔福德·奈说，“让我们前进吧！”



第 三 部

国内和国外



第十三章　巴黎会议

巴黎的一个房间里，坐着五个人。这个房间曾举行过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在很多方面虽有所不同，但也是富有历史性的。

格罗斯让先生正在主持会议。他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想要以一贯的圆熟作风避重就轻，可似乎不太顺利。维特利先生一小时前从意大利乘飞机赶到此地，他手势夸张，心情大约还未平静下来。

“这太超出想象了，”他说，“超出你们所能想象的任何事。”

“又是学生暴动，”格罗斯让先生说，“哪一国不都深受其害？”

“这已经超出学生暴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怎么说呢？就像一窝马蜂，像百年不遇的天灾一样，实在出人意外。他

们的武器配备齐全，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了飞机，计划占领意大利整个北部，这岂不是疯了吗？他们还是一些毛头小孩子，竟然玩起了枪械和炸弹。光是米兰一个城市，他们的人数就超过了警察。我问你，我们能怎么办？动用武力吗？这简直是造反！他们说服从是年轻人的天职，他们认为只有无政府主义才能改善世界，还谈论着他们说的第三种世界。这种事情怎么能发生呢？”

格罗斯让先生叹了口气，说道：“这是现代年轻人的通病，他们都信仰无政府主义。自从阿尔及利亚事件吃过苦头之后，我们就学乖了。我们能怎么办？动用武力？军队最后反而都去支持学生了。”

“学生，唉，又是学生。”普瓦索涅先生唉声叹气道。

他是法国政府的官员，“学生”这两个字眼从他嘴里讲出，就像诅咒一样。有人问他的话，他宁愿要A型感冒或黑死病，也不要这些讨厌的学生运动。他常梦想，一个世界若没有这些血气方刚的学生，该有多好？这倒是美梦，可惜这些美梦不常实现。

“至于法官，”格罗斯让先生说，“也不知怎么啦？警察倒还是都很忠心，可是法官却从不判罪，即使这些破坏了政府的和私人的以及所有的财产的年轻人被抓到他们面前也不判罪。为什么不判罪呢？人们都很想知道，所以我就作了一些调查。县长建议我做些事情，要增加薪水，是根据法官的生活水平增加，特别是按省级法官的生活水平增加。”

“嘿！嘿！”普瓦索涅先生说，“你可要小心你的建议啊！”

“我的天，为什么要小心？这些事早就应该公开了。我

们曾经受骗，而且被骗得很惨。现在是金钱在底下大量流通，而我们竟然不知道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县长对我说——我相信他的话——他们已经多少了解到了钱的去向。我们还能沉默吗？我们难道能听任这些外来的资助被用来颠覆我们的政府？"

"意大利的情形也一样，"维特利先生说，"啊，我能告诉你们一些意大利的事。是的，告诉你们我们所怀疑的事。可是，是谁，谁要颠覆这个世界？是一群工业巨子，一群大亨！事情就是这样。"

"这种事一定要加以制止，"格罗斯让先生说，"应该采取某些行动，采用武力，调空军来镇压。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叛乱分子，来自每个阶层，应该统统消灭。"

"以前用催泪弹一直很有效。"普瓦索涅先生犹疑地说。

"现在不行了，"格罗斯让先生说，"其结果就和让学生们削洋葱一样，流点眼泪而已。我们需要更强硬的手段。"

普瓦索涅先生震惊地问：

"你该不是建议用核武器吧！"

"核武器？怎么会呢？如果我们用核武器，法国的天地那还不毁了？我们倒是能用它摧毁苏联，可苏联也能用它摧毁我们。"

"你不是认为这些游行示威的学生真能颠覆政府吧？"

"这正好就是我的看法。我们收集到的情报显示他们有这种实力，他们囤积武器和作战用的化学设备及其他物资。有几位杰出的科学家向我报告，某些专为作战设计的秘密武器失窃。往下会是什么？我问你，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

出乎格罗斯让先生的意料，这个问题马上就有了答案。有人轻敲房门，他的机要秘书神情紧张地走近他。格罗斯让先生不悦地看着他：

“我不是说了，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我吗？”

“是的，总统先生。可是这件事很紧急——”他俯到上司的耳旁说：“元帅来了，他坚持要进来。”

“元帅？你是指——”

秘书连点几下头，普瓦索涅先生不解地看着总统。

“他坚持要进来，不听任何解释。”

屋里的另两人先看看格罗斯让，然后再看看焦躁不安的意大利客人。

“如果这样就不——”内政部长科因先生说。

话没说完，有一个人早已夺门而人。这个人声名显赫，在他昔日专政的时期，他的话不仅是法律，而且远比法律还要强硬，在场的人实在不愿意此刻见到他。

“噢，欢迎诸位，亲爱的同伴。”元帅说，“我来帮帮诸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危险中，一定要赶快采取行动，现在就行动。我来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且出了任何事都自己负责。这当然是危险的，我知道。可是军人的荣誉至上，法国的安危至上。那些人已经起来了，大群的学生，才出狱的犯人，一些还是犯过杀人罪的。他们喊着口号，唱着歌，高声呼喊他们老师的名字、他们的哲学家和引导他们走上暴动之路的领导人的名字。除非马上采取行动，否则法国的末日就到了。你们还在这里纸上谈兵，这是不够的。我已经要求派来两个兵团，并要空军保持警戒，而且拍出密码电报到德

国。在这场暴乱里，我们是同病相怜的。

“这种暴动一定要及早镇压。抗议！暴乱！威胁着所有的人和财产。我应该身先士卒来平息暴乱，以父亲的身份来劝导他们。这些学生，即使是罪犯，也还是我们的孩子，是法国的未来。我去跟他们讲清这一点，他们会听我的。政府可以改组，学生课程也可以重排，他们的愿望可以满足，他们的生命将不再为追求完美而丧失。这些我都可以答应他们，我以我自己的名义起誓。当然我会以你们的名义、政府的名义说话。你们都已经尽力了。可是局势显然需要更杰出的人来领导，需要我的领导。我现在就出发，还有几份密电要拍发。核威慑力量在人迹罕至的地点也可适度运用，以震慑那些乌合之众。而我们自己知道，这并不会有真正的危险。每一个步骤我都想好了，肯定行得通。来吧！我忠实的朋友们，和我一起走上最前线！”

“元帅，我们不能让——你不能冒生命危险。我们必须——”

“我不要听任何说辞，我会掌握自己的命运。”

元帅朝门口急急地走去。

“我的手下在外面等着，几个精选的保镖。我现在就去找那些小叛徒，这些年轻美丽而又令人恐怖的毒花，我要去点醒他们的职责所在。”

他以一种超级巨星演完他最得意角色的姿态，立刻就消失在门后去了。

“我的天，他是说真的！”普瓦索涅先生惊呼。

“他会有生命危险的，”赛诺·维特利先生说，“谁知道

呢?这是一个勇敢的行为。他真是一位勇士,精神很是可佩。但他会怎样呢?在群众真正激昂的当头,他们会把他撕碎的。"

普瓦索涅先生暗喜地叹了口气,这真是可能的呢!他想,很可能那样。

"是啊,他们可能宰了他。"他说。

"可我们不能听任这种事情发生。"格罗斯让先生谨慎地说。

格罗斯让先生心底下也这样期望,但是天生的悲观使他下意识地感到:愈是期待,愈不实现。因为他真正担心那些血气方刚的学生,一旦反过来拥护元帅,坚持要他复位,那危害反而更大。这是很可能的,在元帅的政治生涯中也曾有过那么一两次。他拥有许多政治家求之不得的煽动力。

"我们一定要制止他。"他心焦地喊着。

"是啊,是啊,"赛诺·维特利说,"否则他就会从世界上消失了。"

"我们不得不担心,"普瓦索涅先生说,"他在德国有太多的朋友、太广的联系,而你知道德国军队的行动向来就以快速出名。他们可能趁机干涉我们的内政。"

"我的天,我的天,"格罗斯让先生焦急地摸着额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能怎么办?那是什么声音?我好像听到枪声,是不是?"

"不是的,不是的,"普瓦索涅安慰他,"那是你用汤匙敲盘子的声音。"

"有一句话,"格罗斯让先生最爱引用名剧的台词,"我

怎么想不起来，莎士比亚说的，他说：‘为什么没有人替我把那个——’”

“‘把那个疯教士解决掉？’”普瓦索涅接着说，“出自《贝克特》。”

“像元帅这样一个疯子比教士还麻烦，教士至少不会害人。尽管罗马教皇昨天接见了那些学生代表团，祝福他们，称他们‘我的孩子’。”

“这只是基督的一种姿态。”科因先生将信将疑地说。

“可就是用这种基督教姿态，人们也会出格。”格罗斯让先生说。

第十四章　伦敦会议

在唐宁街十号，英国首相塞德里克·拉曾比先生正毫无笑容地主持一个内阁会议。他的表情忧郁，但这倒使他有一种松弛的感觉。因为他觉得只有在小型的内阁会议上，他才能自由地摆出不快乐的脸谱，放弃那副在公共场所必须表现的睿智和乐观的表情，这副表情在多年的政治生涯里常给他带来好运。

他环顾在座的诸人，首先是蹙眉沉思的戈登，切特温德，乔治·帕克汉姆爵士一惯是忧心忡忡的表情，芒罗上校则沉着镇静，空军元帅肯伍德紧抿着双唇，毫不掩饰内心对政客的不信任。还有一位大胖子海军上将布伦特，不耐烦地用手指敲打着桌面，等着轮到自己发言。

"局势很不妙，"空军元帅说，"我们应该承认，上星期就有四架飞机被劫持到米兰，放下人质后就不知去向。也许是

非洲，因为上来的飞行员都是黑人。"

"黑色政权？"芒罗上校谨慎地问。

"或者红色政权？"拉曾比首相说，"我觉得许多麻烦是苏联替我们找来的，如果能与他们接触——我的意思是最高当局的私人访问——"

"算了吧，首相先生。"布伦特上将说，"老虎屁股摸不得。他们也不会理睬，他们眼里是盯住中国会有什么举动。"

"我只是想到施展个人的影响——"

"你打住吧，管好自己的国家就行了。"布伦特上将硬邦邦地说，真是名副其实[1]。

"我们还是来听听最近情况的报告吧？"切特温德看着芒罗上校说。

"要情况？好，全都令人不快。我想，诸位不单要国内的情况，而且也想知道世界上一般的状况，是不是？"

"是的。"

"在法国，著名的元帅还躺在医院里，手臂中弹两颗。全国许多地区被一支叫做'青年威力军'的由年轻人所组成的队伍接管。"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是都有武器？"切特温德目瞪口呆地说。

"而且全副武装，"上校说，"不知道他们从哪儿获得的。对此有许多说法，但大批的托运是从瑞典送往西非。"

---

① 布伦特(Blunt)，在英文中意思是"生硬、率直(的言行)"。故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这里幽默了一下。——译注。

"那我们何必要插手呢?"拉曾比首相说,"让他们去西非互相打好了。"

"可是,根据我们某些智囊团的报告、还有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这里是一份送往西非的军械武器清单。有趣的是它们送到那儿,马上又接着被送出。当收到它们后,货款就两清了,当然也可能未清。但五天前它们又被送出了西非,送往全世界。"

"这是什么意思?"

"这表示,"芒罗说,"他们的目标并不在西非,也许是在西非付款,再转运到中东、波斯湾、希腊和土耳其。也有人订购飞机,货交到埃及后再转运到印度和苏联。"

"我还以为是苏联运出的呢。"

"是啊,从苏联又运到布拉格。整个局面都疯狂了。"

"我不懂,"乔治爵士说,"这怎么可能?"

"某些情况显示,看来有一个控制中心在主持这些物资的运输和供应。飞机、军械、炸弹,还有化学战的各种设备。他们经由各种错综复杂的路线,到达出事地点的那些兵团手中,就是所谓'青年威力军'的手中,大部分为这些青年游击运动的领袖、立誓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所用。人们当然可以怀疑他们是否付款。其中一些还是最新式的品种。"

"你是说我们面临的是一种类似战争的情况?"首相先生大惊失色地说。

一个温和的亚洲人坐在桌旁一直未开口,此时抬起头来,人们可以看见他一脸的蒙古式笑容,听见他说:"局势逼迫我们这样相信,我们的观察家认为——"

拉曾比首相打断他的话：

"你们别再观察了，联合国应该立即组织军队来消灭这些乱军。"

那人脸色平和，毫不为其所动。

"这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他说。

芒罗上校提高声调，提出了结论：

"现在每个地方都有战斗发生。东南亚要求独立已久，南美则出现了四五支不同的政治势力，古巴、秘鲁、危地马拉也一样。美国就更乱了，华盛顿闹翻了天，西部几乎已是青年威力军的天下，芝加哥也已被他们控制。你们知道萨姆·柯曼吧，昨晚他被射杀在美国驻英大使馆的台阶上。"

"他原是要来参加今天的会议的，"拉曾比首相说，"他还打算告诉我们他对形势的看法。"

"我看也帮不了什么大忙，"芒罗上校说，"他很尽职，但消息并不灵通。"

"会是谁在幕后操纵呢？"首相烦恼地说，"会是苏联吗？"他一直幻想自己洋洋得意地飞往莫斯科。

芒罗上校又摇头："不可能。你知道，在德国有大批新纳粹复活。"

"你不会真认为德国可能……"

"我没认为是德国人在幕后操纵，但你不是说可能性吗？是的，我想他们最有可能。他们以前不是没做过。也许多年前就策划布置，只待一声令下。高明的策划者，非常高明，手下想必也都是一时之选，我不得不佩服。"

"可是德国看起来很平静，一点事儿都没有！"

“问题就在这里，你知道吗？南美洲几乎被德国的新纳粹占领了，他们在那里组建了一个青年联盟，自称是超级雅利安人。用的都是过去的仪式，像敬礼什么的。他们的领袖叫‘年轻的西格弗里德’之类的名字。全是雅利安式的胡闹。”

敲门声响，秘书走进来说：

“埃克斯坦教授来了，首相先生。”

“请他进来吧，”拉曾比先生说，“只有他能告诉我们武器的最新发展，我们因此也可以知道尽快消灭这场荒唐战争的办法。”除了扮演周旋世界和平的职业和事佬外，拉曾比先生还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好大喜功者。

“我们可用新式秘密武器大显身手。”空军元帅也跃跃欲试。

埃克斯坦教授，很多人认为他是英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但从外表上绝对看不出来：瘦小的体形，留着老式的山羊胡子，加上连声的猛烈咳嗽，然后又非常愧疚地连声道歉。在座的大部分人他都认识，他向他们点头示意。他坐下后木然地看了看四周，就把手放在嘴边啃他的指甲。

“政府的几位要员都来了。”帕克汉姆爵士温和地对他说，“我们急着想听你的高见。”

“噢，”教授说，“高见？对了，高见。”

一阵沉默。

“最近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传遍了世界。”乔治爵士点醒他。

“是吗？至少我只在报纸上读到，但我不信。真的，又是记者们编造出来的。他们的话根本就不足为凭。”

“我想你近来又有一些新的重要发现，是吗教授？”拉曾比想提起他的兴致。

“噢，是的，我们有一些，我们有一些。”教授略振作一点，“我们有很多非常有害的化学武器准备好了，就看诸位想要什么。有细菌武器、生物污染、通过家用煤气系统的毒气，空气污染也行，或在自来水中下毒也行……看你们要哪一种，我可以负责替你们在三天内使英国的人口减少一半。”他搓搓手问道：“你们要的是这些吗？”

“不，不，不是的，亲爱的教授，我们当然不是要这些。”拉曾比先生慌乱地说。

“是啊，那也正是我的意思，你知道，我们并不缺乏致命的武器，我们的麻烦在于太多了。每一种都太‘致命’。困难在于让每个人，让我们自己都活下去，嗯？尤其是身居高位的人，比如说我们。”他喘了一口气，暗自欢快地窃笑了一下。

“那并不是我们想要的。”首相坚持道。

“不是你们想不想、要不要的问题。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都已经太致命，假如你想要把世界上所有三十岁以下的人都清除掉，我料想你可以办到，当然要很多老的陪葬。困难的是把他们隔离开来，你知道。就个人而言，我是反对的。这些年轻人也许血气方刚了一些，可也有很多聪明可爱的。”

“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毛病？”肯伍德元帅突然说。

“要点就在这里，”教授说，“我们也不知道。尽管我们在探索这个、那个和其他事物，我们却不能确定我们自己的方位。我们今天对月球有了一些了解，对生物学了解得多一些，能够移植心脏和肝脏，有一天甚至能移植脑。但我们却完全不了解是谁在操纵今天的局面，肯定有个人。需要有关于拥有至高权力的人的背景材料。啊，是的，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得。各位知道，有犯罪圈、毒品圈，以及这一类的东西。拥有至高权力的地方，总是由少数精明的头脑在幕后指导着。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有时也能在整个欧洲看见这一点。但它现在在地球的另一边——南半球更明显一些。我想，在我们制止它以前它已蔓延到南极圈了。”他看来很得意他的“诊断”。

“怀有邪恶愿望的人——”

“嗯，你可以这么看。邪恶的愿望就是出于邪恶的愿望本身，还是出于对金钱或权力的贪婪，要弄清是很困难的。可怜的走狗们自己也不自知，只是感到喜欢暴力，想要动粗。他们不喜欢这个世界，不喜欢我们的实用主义态度，不喜欢我们赚钱的方法，不喜欢我们常有的尔虞我诈。他们不喜欢看见财富，他们要一个更好的世界。嗯，你也许可以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如果你就这个问题思考了许久。但问题是，你要去掉某些东西，一定要有其他的来代替，就像心脏移植一样。去掉旧的，总该找个新的来，这是自然界的法则。可是这个新的至少要是个能用的，所以我总是主张不要去动那些旧的。我想没人会听我的，这也不是我的研究课题。”

“那些气体呢?”芒罗上校建议道。

埃克斯坦教授精神焕发起来:

“噢,我们存有各种气体,有许多对人类并没有害处。它们是一种温和的抑制性物质,各式各样的。”他像一个得意洋洋的五金推销员似地微笑道。

“核武器呢?”首相又建议道。

“你别把它们瞎扯到一起。你不会要一个满是放射性尘埃的英国,还有满是放射性尘埃的欧洲大陆吧?”

“那你看来是帮不上我们喽?”芒罗上校说。

“除非你们多给我一些资料。”教授说,“我很抱歉。不过我要提醒诸位的是,目前我们所处的情况非常危险。”他又强调说:“真的很危险。”

他像一个紧张的叔叔,不知所措地看着一群孩子在玩一盒火柴,深恐他们把房子烧掉。

“还是谢谢你,埃克斯坦教授。”首相说着,虽然他的声音实在没有诚意。

老教授确定自己被“释放”了以后,就放心地对众人笑笑,一溜烟地走出了屋子。

拉曾比先生等不及房门关上,就开始大发感慨。

“这些科学家都是一个模子造的,从来不会发明一点实用的东西,连一个实际一点的念头都没有。他们只会把原子分裂,然后告诉我们:不要瞎弄!”

“就像我们从未那样做过似的——”布伦特上将又一次率直地说,“我们所要的是某种像精选的除草剂一样家用的东西——”他突然停了一下,“现在该死的——”

“上将?”首相殷勤地问道。

“没事——我只是忽然想到某些事,你还记得——”

首相叹了一口气。

“还有什么科学家要等着受训斥吗?”切特温德不耐烦地看看表。

“派克韦上校在这里,”拉曾比说,“有一张图画什么的,要大家看一看。”

“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看上去像些泡泡。”拉曾比先生木然地说。

“泡泡? 怎么是泡泡?”

“我也不明白,嗯,”他叹口气,“我们还是来看看吧。”

“霍沙姆也来了——”

“他可能带给我们一些新消息。”切特温德说。

派克韦上校地动山摇般地走了进来,还随身携带了一卷东西,在霍沙姆的协助下,高挂到简报架上,以便坐着的人可以看清。

“画得并不精确,只能给各位一点粗略的概念。”派克韦上校说。

“那是什么意思?”

“一些泡泡,不会又是什么毒气吧?”乔治爵士喃喃地说道。

“你开始报告吧,霍沙姆。”派克韦上校说,“你都了解。”

“我其实只知道你告诉我的。这是一个新世界局势控制略图。”

“谁来控制?”

“一群有能力控制能源的人。”

“那这些字是代表——”

“代表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的密码，这些圆圈则涵盖这个地球。

“‘A’代表武器军械，某个人或团体控制着大量的武器、弹药、枪械。世界上所有的武器都由他们计划生产，并送交有些未开发国家和落后国家、或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可是这些表面上是援助的武器，但并未久留，而是马上就转运到其他地方，到南美洲的游击队，也在美国的暴动事件里出现，还有黑色政权的兵站以及欧洲各国。

“‘D’表示毒品。有一个经常提供毒品的供应网，将毒品以各种方式由产地运销到杀人者手中，其总部看来设在利凡特[1]，通过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和中亚扩散出去。”

“他们是想赚钱？”

“除了赚取巨额的钞票外，他们还逐渐走上了一条更邪恶的道路，把毒品变成铲除异己的工具，可以说是把那些年轻人变成真正的奴隶，让他们没有毒品就活不下去。”

肯伍德元帅吹了一声口哨。

“他们真狠毒，我们难道就找不到这些毒枭吗？”

“当然找到了一些，可都是一些外围的。毒品总部，依我们的判断，是在中亚和利凡特。他们从那里把毒品放在轮胎里、水泥里和混凝土里，各式各样的机械和工业产品中，像一般国际贸易一样出口到世界各地。”

---

① 又译“黎凡特”，指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译注。

"'F'就是'钱',大量的金钱!所有这些东西都然后在一个钱字上。这方面,鲁宾逊先生是专家,你们可请教他。根据资料,大量金钱的来源是美国和巴伐利亚,然后集中到南非,换成黄金和钻石储藏着。还有大部分金钱运往南美。最大的控制者之一,是一个很有权势和才能的女人,她现在老了,也许快死了,但她依然活跃,这位女士名叫夏洛特·克拉普。她的父亲拥有德国大部分的商船,她本身也是一个金融天才,操纵华尔街的生死,同时控制着许多航运、工业,她本人则住在巴伐利亚山区的一座古堡中,从那里遥控一切,并将大量的金钱输往各地。"

"'S'代表科学——化学和生物学方面的新发明,是由一群青年科学家研究的,我们认为在美国有他们的一个中心,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宣誓要献身于无政府主义的事业。"

"为无政府主义面战?这岂不矛盾?怎么会有这种事?"

"假如你还年轻的话,你也会相信无政府主义。你会想要一个新世界,而且想用你自己的双手来建造一个。因此你就必须先推倒这个旧的,才能建立一个新的来代替。但如果你不知道你将如何做,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将被诱向何方,或者甚至是推向何方,那么,新世界会是个什么东西,那些信徒们即使获得了它又将如何?在他们中间,有的本身就有奴性,有的因恨而变得盲目,有的喜欢暴力和虐待带来的快感,还有的——愿上帝拯救他们——是'理想家',他们仍然像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群众一样,相信革命可以为他们带来财富、和平与欢乐,使民众皆大欢喜。"

"我们该采取什么行动?你们的建议呢?"布伦特上将问道。

"采取什么行动? 尽各位所能吧,我相信这也正是各位正在做的。我们在各地都有情报人员,会把最新的消息带回来——"

"最重要的是,"派克韦上校说,"我们先要弄清他们是谁,分清敌我,然后商量对策。"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各个圈子的头目,有些名字也许是化名或者暂时存疑。"

F(金钱)夏洛特　——巴伐利亚

A(武器)埃里克·奥拉夫森　——瑞典,工业家、武器专家

D(毒品)迪米特里厄斯(化名)　——士麦那[1],毒枭

S(科技)萨罗伦斯基博士　——美国科罗拉多州,生化学家(存疑)

J　——一女子,化名胡妮塔。颇具危险。真名不详。

---

① 古城名,今称"伊兹密尔",是小亚细亚西部港口。今属土耳其。——译注。

第十五章　马蒂尔达姑娘的疗程

1

"一种疗法吧，我想是。"马蒂尔达夫人随口道。

"疗法?"唐纳森医生不解地问，一时找不到他的医学感觉了。马蒂尔达夫人因已习惯于多年相处的老医生，本能地不太信任这位年轻些的大夫。

"我们过去一直这么说，"马蒂尔达夫人解释道，"我年轻时，身体如有不适就会被送到一些疗养院里，就像现在的马里昂巴德、卡尔斯巴德、巴登——巴登等的疗养院。某天我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新地名，相当新，简直是最新的。也就是说全是那样的新观念和新事物。不是我推销新观念，而是说我不害怕它们。我的意思是，它们可能全都是一回事。用泡温泉、节食、散步来治疗，上午一段时间弄得很不舒服。我希望他们提供一些信息或东西，可他们就给你海藻。不过，我这次要去的疗养

院是在山里，像巴伐利亚、奥地利之类的地方。我猜不会有海藻了，只好吃那些什么蘑菇，喝矿泉水喽。会有一些壮丽的建筑，但伤脑筋的是他们从不在任何时髦的现代建筑上加上栏杆。大理石阶梯盘旋而上，可就是无法挂任何东西。”

“我想我知道你指的地方，”医生说，“报纸上做过很多广告。”

“你知道，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会喜欢尝试新的东西，至少是有趣的。你也承认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唐纳森医生？”

唐纳森医生看着她。他其实并非她认为的那样年轻，将近四十岁的他很愿意协助病人获得她认为最好的治疗，只要不是很危险或绝对的不合适就行。

“我肯定这不会对你有什么不良影响，”他说，“没准真是个好主意。当然旅行有点烦人，尽管现在乘飞机又快速又轻松。”

“快是真的，可并不轻松。”马蒂尔达夫人说，“先是巴士、活动梯、飞机，到另一个机场后又是重复着这一套，还好，我可以用轮椅。”

“当然你可以，这真是一个绝好的主意。只要你用轮椅不逞强地到处走……”

“我知道，我知道，”他的病人打断他，“你也明白，你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好人。一个人有一个人自豪的地方，你知道。当你拄着拐棍或稍加扶持就可缓步行走时，你绝对不想再见到卧病不起的老母羊。如果我是男人这就容易些了，”她沉思道，“我的意思是，人能用那些大绷带绑住自己的腿，就是痛风了也能缓步而行。我的意思是，痛风对男性没有什么，没人

认为他们有什么毛病。他们只是认为他们葡萄酒喝得太多了，这其实是一种过时的观念，我就不信这是真的。葡萄酒并不会让你痛风。是啊，一把轮椅，我因此可以飞到慕尼黑这些地方去。别人在那一边会给安排一辆车什么的。”

“你当然会带着莱瑟兰小姐同行吧？”

“艾米？当然啦，我离不开她。你认为，我的这趟旅行不会有任何危险性吧？”

“我想可能还有很多好处。”

“你真是一个好人。”

马蒂尔达夫人对他眨一下眼，开始承认他这个医生。

“你想我是因为要出门去新的地方、看新面孔而高兴吗？你当然是对的。但我也是真心把它当做一种治疗的方法，尽管对我来说没什么可治疗的。我的意思是，我除了年纪一大把之外，没有什么需要治疗的，偏偏年龄又不是天下任何药物可以治愈的。”

“重要的是你要真喜欢这趟旅行，我想你是的。顺便说一下，如果你感到疲倦，就马上停止手中的事。”

“我还要多喝几杯水，即使那水闻起来有臭鸡蛋的味道。不是因为我喜欢喝它或它对我有什么益处，而是它唤起一种苦行般的感觉，就像我们乡下的老妇人一直感觉的那样。他们总是要一些好药、劲大的药，不是黑颜色就是紫色或深红色，带着很重的薄荷味。他们觉得，这比起那些小药丸或装满了无颜无色的水的药瓶来要好得多。”

“你真了解人的本性。”唐纳森医生由衷地说。

“你待我很好，”马蒂尔达夫人说，“我心中有数。艾米！”

“来了。”

“给我一本地图，我忘了巴伐利亚的路和周围是些什么国家了。

“让我想想，一本地图，藏书室应该有一本。一定是一本很老的地图册了，我想可能是二十年代左右出的。

“我怀疑我们是否有现代一点的东西。”

“地图……”艾米沉吟道。

“如果没有，你就买一本，明早带来。所有的地名都不同了，国家也不同了，我都不知我在何处，这不太困难了吗？有本地图就好了，再找一把大一点的放大镜。我忘了是哪天在床上用它阅读过，恐怕它掉到床和墙之间了。”

她的要求虽然过了一会儿才满足，但地图册、放大镜以及用来对照的老地图册，最后都弄妥当了。马蒂尔达夫人想，艾米真是一个好女子，对自己极有帮助。

“是的，就是这里。它看来还叫蒙布若基或类似的名字，还在蒂罗尔或巴伐利亚。看来很多地方都已改了，连名也不同了——”

2

马蒂尔达夫人环顾她的卧室，它装潢得不错，当然也很昂贵。它既舒适又简朴，可引导主人苦苦修行、节食甚至忍受痛苦的磨炼。家具陈设都很有意思，且有情调。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歌德手迹。她的德文已不如她年少时好了，但用来探讨重返青春的珍贵而心醉的观念还足够。并不只有年轻人手

中掌握未来，老年人也可以感受到第二次金色的年华。

这里有温柔的援助，以帮助人们探索关于人生道路的学说，而这在生活中吸引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假定他们会有足够的钱支付这种探索。）当马蒂尔达夫人旅行到美国时，常能在床头找到一本圣经。她赞许地拿起来，随便翻开一页，用手指着某一句，边读边点头，并在纸笺上作一些简短的笔记，那些纸笺就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她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常如此——它是她即刻获得神谕的一种方式。

"我曾年轻，而现在老了。但我从未被正义抛弃。"

她在房间里继续搜寻。在床边桌子底下的抽屉里竟放着一本有关哥特族[1]的著作。这是一本极有价值的书，特别是对于那些想要熟悉几百年间社会高层的变化的人，和至今仍在观察分析它们的贵族后裔的学者来说，尤其重要。它简直是唾手而得的，她想，我要好好读读。

书桌旁仿古瓷器电炉边，是一些现代思想家阐述其信条的平装书。他们的著作被那些扎着头发、披着奇装异服、满腔热情的青年奉为经典，并加以认真研究。他们是马尔库塞、格瓦拉、列维一斯特劳斯和法农[2]。

---

① 古代日耳曼族的一支，在三至五世纪曾入侵罗马帝国。——译注。

② 马尔库塞(1898—1979)，美国哲学家、美学家，是一九六八年西方"校园革命"公认的理论家。格瓦拉(1928—1967)，古巴革命家，出生于阿根廷，以游击战闻名于世。列维一斯特劳斯(1908—　)，法国人类学家、哲学家。法农，不详。——译注。

如果她要和那个金发青年谈话的话，那她最好也读一点他们的著作。

此时有轻轻的敲门声，门开了一条缝，艾米那张忠诚的脸露了出来。马蒂尔达夫人忽然想，当艾米十岁时她特别像一只绵羊，一只美丽的、忠诚的、温顺的绵羊。此刻，马蒂尔达夫人仍高兴地想着，她看起来还像一只令人愉悦的羊羔，有着美丽的鬈发、沉思而温和的眼神，时常发出悦耳的声音而不是哀鸣。

"希望你睡个好觉。"

"我会的，亲爱的。你找到那东西了吗?"

艾米总是能领会她的意思，她把东西递上来。

"啊，我的食谱，我来看看。"马蒂尔达夫人仔细读着，然后说："毫无吸引力，太不可思议了！这种水哪像人喝的?"

"它闻起来是不大好。"

"不，我没想它好不好闻。半小时后回来，我有封信要你寄。"

她把早餐盘移到一边，走到书桌旁。她想了一会儿，然后写起了她的信。"应该能达到预期效果。"她喃喃地说。

"对不起，夫人。你说什么呀?"

"只是写了一封给老友的信，我曾跟你提到过她。"

"就是那位五十年或六十年不见的老朋友?"

马蒂尔达夫人点点头。

"我真希望——"艾米抱歉地说，"我是说——都那么久了，现在的人记性都不太好，我真希望她还能记得起你和那些事情。"

"她会的，"马蒂尔达·克莱克希顿夫人说，"你在十至二十岁的年轻时代所认识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你甚至记得他们所戴帽子的款式，他们开怀大笑的样子，记得他们的好，他们的坏，以及许许多多的事。事实上，有些十年、二十年前才认识的人，我反而无法记住他们。噢，会的，她会记得我的，还有许多在学校的事。你把信寄了吧。我再做点'家庭作业'。"

她拿起那本哥特族的书，回到床上。她总是在床上对那些有用的项目进行认真地研究。一些家族的关系和各种有用的亲属关系，谁和谁结了婚，谁住在哪里，谁被不幸侵袭。她在书中找到了她脑中浮现的那个女人——她生活在世界的一隅，故意住在原属高贵祖先所有的施洛斯，吸引着当地人的尊敬和奉承。出生良好，免除了贫困，她别无所求。马蒂尔达夫人深知这一点，她一直不断地赚钱，像海一样的钱，无以计数的钱。

马蒂尔达夫人对自己的自信并无动摇，作为一位公爵的女儿，将受到某些庆典的邀请。咖啡至少有一杯，也许还有香甜的奶油蛋糕。

3

马蒂尔达·克莱克希顿夫人昂然步入施洛斯城堡豪华壮观的一间接待室，他们是开车走了十五里路来的。她曾费了一番心血打扮自己，虽然艾米并不赞成她这一身穿着。艾米并不常提出自己的意见，可是只要她有意见，总是很固执

地坚持。

“你不觉得这红衣服多少有些嫌旧了吗?我说的是臂膀下面,对,有两三处修补过了——”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这件衣服是旧了些,但它是名设计家配顿的款式,它老式一点,但它是当年最贵的货色。我不是故意装得有钱、或有什么虚荣心,但我也是不折不扣的贵族后裔。当然,五十岁以下的人是不屑谈这一套的。可是,我们的女主人,曾经活在重门第的时代。家庭传统不是很容易失去的。人乡要随俗。顺便说一下,在我的皮箱里,你去找一条带毛料的披肩来。”

“你要披上那披肩?”

“是的,我要。那条鸵鸟毛的。”

“噢,亲爱的,那披肩怕有好多年头了!”

“不错,可是我收藏得很仔细,你等着瞧好了,夏洛特一定可以看出它真正的价值。她会认为,我这个出身英国最高贵家族的后代,已经没落到要穿仔细收藏多年的旧衣服了。还有那件海豹皮大衣,它是旧了些,可是当年那是一件很棒的大衣呢!”

这样打扮一番后,她上路了。艾米作为一个文静的女仆与她同行,她倒是盛装,显得很时髦。

马蒂尔达·克莱克希顿夫人对于她即将见到的景象,也在心里作了一番温习。一条鲸鱼,这是斯塔福德告诉她的。一条硕大无朋、肥胖肿胀的鲸鱼,坐在一间满是名画的大房间里,从宝座上颤颤巍巍地抬起手来,令人想起中古世纪。

“马蒂尔达！”

“夏洛特！”

“啊！那么多年了，我们都变了不少。”

她们神情愉快地相互寒暄，英语中兼杂着德语。马蒂尔达夫人的德语略有错谬，而夏洛特的两种语言都极为流畅，还带有不少美国俚语，只是带有较重的喉音。她实在不能算是隐居的人呢！马蒂尔达想。她的思绪一度回到了当年在学校里的许多往事中。马蒂尔达想起，那时候夏洛特是一个惹人厌烦的女孩，没有同学喜欢她。不过，夏洛特可能会喜欢自己？不知道。但她忽然记起，夏洛特确实——当年怎么说来着？——奉承，对，奉承过我。她可能曾给人以住在英国公爵城堡里的幻象。马蒂尔达的父亲，尽管有着令人艳羡的血统门第，但却是英国最潦倒的大公之一。他的社会地位还是因他富裕的妻子而得到保持，他因此也极其殷勤，并到处夸口自己无所不能。马蒂尔达幸运地成为他第二次婚姻的女儿。她的亲生母亲令人愉快，是一个很成功的演员，能够扮演比真的公爵夫人更像公爵夫人。

她们谈着过去的生活，和其他同学的一些美满和不美满的婚姻，马蒂尔达注意到其中一些联姻的家庭已收录进那本书里。“对埃尔莎来说，那当然是一桩可怕的婚姻。是啊，是啊，大家都明白会走向哪里。真是太不幸了！”

咖啡端上来了，香气撩人的咖啡，还有精美的馅饼和奶油蛋糕。

“这些东西都不是我能碰的，”马蒂尔达夫人叫着说，“真的不行，我的医生是全英国最严厉的，他曾告诉我要严

格遵守疗养院的节食菜单才准我来的。可今天真可以说是我们的节日，我们又回到过去年轻的时代，这太令我兴奋了！我的侄孙前不久才来拜访你，我忘了是谁带他来的，一位女伯爵吧，噢，我又忘了她的名字。”

“雷纳塔·泽科夫斯基女伯爵——”

“噢，对了，就是她。我想，该是一位很迷人的小姐吧？就是她带他来拜访你的。她真是一个可人，我的侄孙对此地的印象十分深刻，尤其是你在此地的珍藏，一直是他津津乐道的。还有，你的生活方式，年轻漂亮的卫队环侍在你周围，崇拜着你。你的日子想必过得十分过瘾，我就只能乖乖地坐在家里，风湿病使我动弹不得。此外，经济上困难，维持家业需要不少钱。而英国的情形你是知道的，主要是一些税务方面的困难。”

“我还记得你的那位侄孙，是的。他是一个很善解人意的年轻人，让人感到愉快。他是在英国的外交部工作，是吧？”

“噢，是的。但是——你知道的。我的看法是，他的才干并没有受到适当的赏识。他并不说什么，也不抱怨，可是我们知道他把不满藏在心里。毕竟，所有权力都在当政者手里，我们又能怎么样？更过分的是，他们还怀疑他的忠诚，认为他有谋反和参加革命的倾向。事实上，哪个人不应该朝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努力呢？”

“你的意思是，他并不是站在同情政府的一方喽？”

“嘘，嘘，这种话不能讲的，至少我是不能讲的。”马蒂尔达夫人说。

“我对你的话很感兴趣。”夏洛特说。

马蒂尔达夫人叹了一口气。

“所以，他只有来找我这个老太婆倾诉心中的郁闷了。斯塔福德一直是我最疼爱的孩子。他既聪明又迷人，而且也很有抱负。他计划中的未来，是一个与现在大不相同的未来，毕竟，英国这个老化的国家里有许多积弊是非改不可了。斯塔福德对你的话以及你给他看的，似乎颇为心动。你对于音乐的提倡也是不遗余力的，不是吗？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我觉得就应该是由‘优秀种族’来领导世界。”

“这种想法是合理的，希特勒的方向是对的，”夏洛特说，“他的出身并不高贵，可是他的性格里却具有艺术家的素质，无疑也很有领导才干。”

“噢，对了，领导才干也正是我们现在需要的。”

“你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结错了同盟，如果我们两个国家能够联合起来，并肩作战，有相同的理想，你想想看，两个雅利安族的国家联手，早就称霸这个世界了。不过，在当时是行得通的，但现在局势又复杂了。我们要搞的是‘世界领导者’的大团结！这些年轻人有好的家世和血统，还有精心训练出来的领导才干。我们不能在已经缺乏应变能力的中年人里找同志，他们像一张磨损的唱片，只会一味地重复同样沙哑的曲调。我们必须在学生群中寻找年轻热血的勇士，他们有理想，勇往直前，愿意杀人也愿意被杀。他们不会为此而感到良心不安，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动力，没有攻击，没有积极的破坏，是不可能获得胜利的。来，我一定要让你看一件东西——”

她努力地挣扎了一下才勉强站起身来，马蒂尔达夫人行动也稍有困难地跟在她后面，实际上有一部分是装出来的。

"一九四〇年五月，"夏洛特说，"希特勒青年团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希姆莱获准建立秘密警察来消灭次等民族，以便留出生存空间来给雅利安优秀种族时，秘密警察这个部门因而建立。"她的声音低了下来，好似一种宗教的祷词。

马蒂尔达夫人差点误解了她的意思。

"万人坟。"夏洛特低沉地说。

她痛苦且行动不便地抬手指着一幅画，一幅镶着镀金画框，画面阴沉而骷髅满地的画——万人坟。

"你看，这是我最喜欢的，我把它挂在墙上，我的警卫队每次进来都向它行礼致敬。这虽然有点残酷，但人要足够坚强，才能担当重任。纽伦堡审判上说瓦斯间、地牢等处罚是恶毒的，其实这只是伟大传统的一部分，痛苦才能产生力量。我的这些孩子们一向训练有素，他们绝不会因一时的软弱而胆怯回头，甚或受良心的谴责。我们必须排除软弱的心志，排除太合乎人性的一些宗教信仰。也曾有一种强有力的宗教信仰，你知道，像从前维京人[①]的宗教就是。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领袖，虽然还年轻，但他的力量每天都在增长。我们有些伟人是怎么说的？他们说：给我工具，我就能把工作做好。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们的领袖已经有了工具，而且还将有

① (Vikung)，八至十世纪时劫掠欧洲海岸的北欧海盗，后也用此词指海盗。——译注。

更多，他还会有飞机、炸弹，以及其他化学武器。他也将有军队、交通工具，船和油都没有问题。他就像拥有神灯的阿拉丁一样，把灯一擦，神就出来了。一切全在你手中掌握。”

她眉头一皱，剧烈地咳了起来。

“让我来扶你一把。”

马蒂尔达夫人挽着她回到椅子上，夏洛特喘着气。

“年老体衰真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但我要坚持下去，坚持到看见新世界的创建成功。这也是你要你的侄孙得到的，不是吗？我会留心的，他要的是事成后，在英国政府有点权力是吗？你已经准备好要替我们打前锋了吗？”

“我一度是很有影响力的，”马蒂尔达夫人悲哀地摇着头，“可是，那些都过去了。”

“还会回来的，亲爱的朋友。你来找我是对的，我倒还有一些影响力。”

“这是一个很美的远景。”马蒂尔达夫人叹口气，喃喃地说，“年青的西格弗里德。”

“我相信，你见到了老朋友，想必非常愉快吧？”艾米在回来的路上说。

“假如你听到我的那些胡言乱语，你就不会这样说了。”马蒂尔达·克莱克希顿夫人说。

第十六章 派克韦的说法

“从法国传来的消息很不妙，”派克韦上校拍着外套上的一大堆雪茄灰说，“我还记得邱吉尔在上次大战时也说过同样的话。他是讲话最言简意赅的人。这句话使人难忘，并已足够说明我们应该要知道的。时间虽然过了很久，但是，今天我想再说一遍，从法国传来的消息很不妙。”

他皱着眉头咳了一下，又弹掉更多的烟灰。

“意大利的消息也不佳，”他说，“假如苏联的情形公开得多一些的话，想必也不会太好。他们那里也有麻烦了。到处都有暴动发生，示威学生砸窗户，攻击各国的大使馆！埃及、耶路撒冷、叙利亚，那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但阿根廷的消息就有些非比寻常了。阿根廷、巴西、古巴等地的学生已经联合在一起，自称为‘金色青年联邦’什么的，他们还有军队、服装、武器，制度都很齐全，也有飞机、炸弹，天知道还有

些什么致命的东西。最糟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还知道怎样使用这些武器。他们一路唱着歌，有流行歌曲、民谣和过去的军歌，就像救世军一样——我不是亵渎他们，也不是挑剔他们。他们总干些兴高采烈的事，诱骗那些漂亮的姑娘。”

他接着说：

“我还接到消息说，一系列的行动将在我们这些文明国家里展开。第一个就是英国，我们还可以称得上文明国家吧？我还记得前几天有个政治家说：‘我们真是一个绝顶奇妙的国家，主要的理由是太过于纵容了，所以可以示威，砸毁东西。假如我们无聊得没事干，就抓一个人来揍他一顿。我们以暴力的行为，来表示高昂的斗志。以脱光衣服的裸奔，来表示纯洁。’我不知道他想讲些什么——政治家难得这样，但他们看来常能切中时弊，所以他们才成为政治家。”

他停了一下，看着正在听他高谈阔论的人。

“真是多灾多难啊，令人沮丧的悲伤。”乔治·帕克汉姆爵士说，“简直难以置信——让人忧虑，使人——你得到的消息就是这些？”他面无表情地问。

“这些还不够？你真是贪心啊！无政府主义正蔓延于全世界，他们就快得势了——确实很快了。”

“不是正采取行动阻止他们吗？”

“当然，但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催泪弹只能阻挡他们一时，给警察先生们一个喘息和重整阵容的机会。我们自然也拥有不少细菌武器、原子弹和一大堆危险的东西。但是，你想想看，只要我们一用，情况会有多可怕？示威的男孩女孩，在商业区购物的主妇们，在家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

还有那些正表扬我们从未做得这么好的夸夸其谈的政治家，并且还要加上你和我——啊哈！这不等于一场大屠杀吗？”

派克韦上校继续说道：“你知道的消息决不仅于此，我知道你来此以前刚接到一封电报，是德国首相赫尔·海因里希·斯皮斯亲自拍来的。”

“我的天，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这应该是严格保密的——”

“这儿的每件事我们都知道，”派克韦又用他最得意的那句短语：“我们就是干这行的。”

“而且他们还要派一些沉闷的科学家来，是不是？”派克韦又说。

“是的，一位理查德博士，是他们最好的科学家，我想是——”

“不是，是医生，疯人院——”

“哦，我的天，是——心理学家？”

“可能是，经营疯人院的多数是心理学家，不是吗？但愿他能替我们看一看这些年轻朋友，是哪一点出了毛病，整个脑袋装满了德国哲学、黑人人权哲学、已故法国作家的哲学，就是没有我们自己国家的。而且，他们也许让他替那些法官看看病，不要整天说那些话，要我们小心谨慎地处理，不可伤害那些年轻人的自尊心，说他们将来还要到社会上来工作的。我倒宁可请他们回房里，专心读他们的哲学吧。我的思想是落伍了，我自己知道，你们无需提醒我。”

“一个人应该学着接受新思想，”乔治爵士说，“我感觉，

我希望——哎，这很难说——”

“你一定很难过，不能把心里的话恰当地表达出来。”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派克韦上校接了以后，把话筒拿给乔治爵士。

“是的，我是，”乔治爵士说，“喂，是的，我同意。可以，可以，哦——不，不能在办公室，这是私人性的聚会。当然，我们可以——”乔治爵士谨慎地打量室内。

“我这儿还不太挤。”派克韦上校意有所指地说。

“密码蓝色多瑙河，”乔治爵士嘘着声音说，“是的，是的，我会和派克韦上校一起来——哦，当然，当然，一定请到他，就说我们专程请他，不过要记住我们的会议一定要保持绝对的秘密。”

“不能坐我的车吧？太引人注目了。”派克韦说。

“亨利·霍沙姆会开他的车来接我们。”

“很好，”派克韦上校说，“很有意思吧，这一切？”

“你不会——”乔治爵士迟疑地说。

“我不会什么？”

“我的意思是——嗯，我——你不介意我建议你用一下衣服刷子吧。”

“哦，这个，”派克韦上校拍拍自己的肩膀，引出一小片烟灰的云雾，乔治爵士又咳了好几下。

“南尼——”派克韦上校按了桌上的一个铃。

一个中年妇女手持衣刷，像神灯里的仙人一样及时赶到。“请你暂时闭一下气，乔治爵士，”她说，“会很呛人的。”

她为他打开门，他出去后她便为派克韦上校掸烟灰，而

且边咳嗽边抱怨。

“这些有洁癖的人，咳，咳，每次都非得让我像理发师那样干净。”

“我可不敢说，你有人家一半干净，上校。你应该让我每天清理一次，你知道你们内政部有不少人患了气喘病。”

“嗯——那是他们自己的错，为什么不改善伦敦街道上的严重的空气污染呢？走吧，乔治爵士，让我们去听远道而来的德国和尚是否会念比较精彩的经，好像还是挺紧急的事。”

第十七章 德国首相 赫尔·海因里希·斯皮斯

赫尔·海因里希·斯皮斯先生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而他也不想去掩饰。因为，他们五个人聚在一起要讨论的事，的确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但同时，他也不曾忘记随身带一副很自信的面具，这是近来他处理德国的各种政治危机最有力的凭借。他是一个个性坚毅、思虑周到的人，总有办法为他所参加的大小会议带来平易近人且轻松愉快的气氛。他并不故意要显示自己是一个聪颖过人的政治家。因为许多国家的混乱，三分之二以上都是那些自作聪明的人搞出来的；而另外的三分之一，就是那些不懂得适时地掩饰自己不甚高明的判断能力的人的'成绩'，尽管他们是民主政府正式推选出来的。

"这绝对不含任何官方访问的色彩，我想你们能了解吗？"首相说。

"当然，当然。"

"不久前我得到一些消息，觉得有必要告诉诸位。这件事给最近困扰我们而且使我们沮丧不已的世界局势，带来了一线曙光。容我向大家介绍，这位是赖卡特博士。"

赖卡特博士是一位高大而可亲的绅士，他说："噢，是的。"

"赖卡特博士是德国西部卡尔斯鲁厄市[1]附近一所大机构的主持人，看护的是一批精神病人。我想我可以较准确地说，你看护的在五百到六百人之间，我说得对吧？"

"噢，是的。"赖卡特博士说。

"你那里各种精神病例都有吧？"

"噢，是的。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患者，但我的兴趣集中在一种特殊的精神病类型上。"他大概是转用德语比较顺口，斯皮斯先生赶忙机智而体贴地为在场的英国朋友翻译：

"赖卡特博士是说，他主要的研究成就是医治一种妄想自大狂这个词组，这是我这外行的说法。也就是一种妄想，以为自己比实际要伟大，想象自己受到迫害——"

"噢，不是的。"赖卡特博士说，"我不医治迫害性妄想症，我的诊所里也不收容这一类病人，我对他们不感兴趣。我的病人正相反，他们都是因为追求快乐，才牢牢地抓住幻觉不放。但是，我要是把他们治好了，他们反而不快乐了。所以，我必须去找出一个妙方，能使他们神志清醒，却又能保有那份快乐。我们称这种特殊的心理状况为——"

---

① 位于莱茵河东岸，黑林山麓，一七一五年始建。——译注。

他吐出一个冗长而恶声恶气的德文词，至少有八个音节。

“为了我们的英国朋友，我还是用妄想自大狂这个词组吧，虽然不是很贴切。”斯皮斯先生急忙说，“赖卡特博士，就像我以上说的，你的诊所里有六百位这样的病人？”

“其实更准确的数目是八百人。”

“八百人！”

“很有意思——真有意思。”

“你把这些人——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全能的上帝，”赖卡特博士说，“你懂吗？”

拉曾比先生的表情有些困惑不解。

“噢，噢，是的，是的，真有意思，我相信。”

“我们那里会有一两个年轻人，自认为是耶稣基督，而坚决以为是上帝的人更为普遍，还有很多更有意思的角色。有一个时期，我的病人里有二十四个希特勒，你还会以为希特勒仍在世呢。是的，二十四或二十五个希特勒。”——他从口袋里翻出一个小记事本，“我都有记录的，是的，就在这里，十五个拿破仑——拿破仑是很受欢迎的角色。十个墨索里尼，五个凯撒大帝再世，还有五花八门的个案，都很奇怪，也都很有趣。但这不是我今天要报告的重点，至少不是从医学治疗的角度，而是与这些个案有必要关联且是各位所关心的事。”

赖卡特博士时讲时停，让斯皮斯先生适时地翻译。

“有一天，一个政府官员到他的疗养院。对不起，我该提醒各位一声，那时还是战争时期。我们暂时称这个人为马

丁，你们明白我所指的是谁。他还带着他的上司，也就是当时的元首。”

“噢，是的。”赖卡特博士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他会亲自来视察。”博士继续说，“他的风度优雅极了，他告诉我，他听到了关于我的研究成果的报告，印象很深。他说：近来有些来自军队的麻烦。总有那么几个人相信自己是拿破仑，或是拿破仑手下的某一个元帅。然后，不知不觉地他们就以幻想中的身份、来下达军事上的命令，造成不少军方指挥上的困难。其实，在当场，我就很愿意贡献给他一些专门的知识，对他一定是有用的。可是，那位马丁先生说不需要，我们的伟大元首，”赖卡特博士颇感不安地看着斯皮斯先生，继续说：“他说，我们伟大的元首，不喜欢为技术上的详情所烦。他只是来向一个对妄想自大狂的研究已相当有心得的医生征求一些意见。他想要做的是，噢，到处看一看，而他也确实很有兴趣的样子。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噢，你们知道的，这种明显的病症是很好认的，生命的压力开始在元首的身上一丝一丝地渗透出来。”

“我想那是他开始自以为是全能的上帝的开始。”派克韦上校突然插嘴，还有一连串抑制不住的嘲弄性的咳嗽。

赖卡特医生很惊讶地看着他。

“他要我让他了解一些事情。他说，马丁告诉他，我的不少病人中，居然有一些人自以为他们是希特勒，这不是很奇怪吗？我说这是件很平常的事情，是因为他们崇拜领袖的结果，让他们一心向领袖学习，学习的目的本来就是由‘相似’

到‘认同’，所以最后的结果常使这些人由‘像’领袖而‘变成为’领袖。当时，我有些担心这些毛病是触怒他而使他来此的原因。可是，在看到他满意的表情后，我也就放心了。有人愿意向他学习，向他看齐，而变成为他.我相信他认为这是一种恭维，一种荣耀。他的下一个要求是，希望能见见有这种感情困扰、而且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人。我私下和马丁先生商议，他原先好像是有些担心，后来却向我保证，元首的确是希望感受一下这种体验，而他担心的只是怕我的这些病人是否具有危险性。我向他保证不用担心，并建议由我召集这些人，让元首集体检视。可是，马丁先生说，元首的意思是，他要单独地会见他们，不希望我在场，怕因为我是主治医生而影响了病人自然的表现。但是必须要找不会动粗的病人。我再度向他保证，不会有暴力行为发生的。当然，要是马丁先生能在场作陪，更不会有问题。于是，我就安排了几个最具代表性的病人在一间会议室里。

“他们进去后，我就退了出来，关上门，在门外与两位侍从武官谈天。我说，元首的神情似乎十分焦急，是否有什么不对劲？那时，他的确碰到不少麻烦事，那是战争快结束以前，许多事都每况愈下。侍从们告诉我，元首本人对于局势也十分沮丧。但是他们坚决相信，只要他所提出的政策能被手下的将领接受，而且积极去进行，战争很快地就会胜利结束。”

“你们这位元首，我猜呀，”乔治·帕克汉姆爵士说，“当时，他无疑是处在一种——”

“我们没有必要讨论他的心理状况，”斯皮斯先生说.

"他也许已经无法控制自己，这些在当局的档案里都有详尽的记载。我们今天的目的，只是让各位了解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

"人们该记得在纽伦堡大审时——"

"不要再去翻这些陈年老账，"拉曾比先生斩钉截铁地说，"这些都是过去老远的事了。我们应该寄希望于未来。我们希望和你的、格罗斯让先生的政府及欧洲伙伴们，在共同市场里携手合作，共创美好未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你的话很对，"斯皮斯先生说，"但我们现在不得不再说到过去。马丁和希特勒在会议室里呆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大约七分钟就出来。马丁对赖卡特博士表示非常满意。但由于他们另有一个紧急约会，车正在等他和希特勒，于是他们急急地就离去了。"

一阵沉默。

"然后呢？"派克韦上校问，"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走后，"赖卡特博士说，"其中一位病人的言行有些异乎寻常。这个人，原来是所有病人中长得最像希特勒的，他对于自己的形象有很强的信心。而现在，他更是固执地认为自己就是元首，声称他必须马上到柏林去。去召集手下将领开会。事实上，他的病情并没有丝毫改善，只是他的这种急剧变化，使我百思不得其解。还好，两天以后，我就松了口气，因为病人的家属前来要求带他回家，以便让他的家庭医生作进一步的治疗。"

"你也让他走了？"斯皮斯先生问。

"我自然得让他走。他们有一位很可靠的医生同行，面

且，他是一位自愿入院的病人，不是经法院判定的精神病患者，他有自行来去的权利。所以，他就走了。”

“我不懂——”乔治·帕克汉姆爵士正要开口。

“斯皮斯先生有一套理论——”

“不是理论，”斯皮斯先生说，“我要告诉诸位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俄国人曾隐瞒这个消息，我国政府也秘而不宣，但是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支持我的说法：希特勒，在访问疗养院那天，自愿留在疗养院里，与马丁·B一起离开的则是病人中最像希特勒的那个人。后来自杀死在地下室的也是这个人。我也用不着拐弯抹角地说话，或以更多不必要的细节来烦扰各位。”

“但我们必须知道事情的真相。”拉曾比说。

“真正的元首，被人经由事先安排好的路线偷偷转送到阿根廷，在那里生活了好些年。他在当地与一位美丽而且家世良好的雅利安少女生下了一个儿子，有人说那少女是个英国女子。但希特勒的精神状况愈来愈恶化，一直相信他仍在原野上指挥他的大军，终因疯狂而死。由于经由疗养院是惟一逃离即将面临灭顶之灾的德国的机会，所以他接受了别人的安排。”

“为什么这些年来都没有露出破绽？没有人知道？”

“只有一些谣言，谣言本来就是少不了的。假如你还记得的话，还有人说过沙皇的一个女儿曾经逃过红军的搜捕，如今还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可那是——”乔治爵士停了一下，“假的，全是假的。”

“所谓假的，是因为某一批你以为会说真话的人说那是

假的，也会有另一批人说是真的，而双方都是认识她的。那个阿纳斯塔西娅是真的，还是另一个？俄国女大公，反而是农民的女儿？哪个是真的？都是谣言！传得愈久相信他们的人就愈少，只有原本喜爱胡思乱想的人会继续相信。很久以来，就有谣言盛传希特勒并没有死。没有一个人敢肯定地说，他检查过那具尸体，证明那就是希特勒。只因为首先攻入地下室的俄国人这样说，大家就这样相信了。事实上，俄国人也没有提出过任何证据。”

“你这些话是真的吗？赖卡特博士，你支持他的这种怪论？”

“噢，”赖卡特博士说，“你问我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与我有关的部分了。我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来到疗养院的是马丁·B先生，是他带元首来的。也是他把那人当元首对待，并像人们对元首的遵从态度那样遵从他、和他说话。而我自己，每天生活在成百上千的‘希特勒’、‘拿破仑’及以‘凯撒’大帝之间，看我院里那些个希特勒，甚至在他们没来以前就可能是了。因为，除非本来就基本上相似，要么他们不可能会在感情上认为自己就是希特勒，再配上化妆、服饰、不断地练习使自己符合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对我来说，他们比希特勒更‘希特勒’。我本人此前未曾与希特勒见过面，我们都只是在报纸上看到他的照片，对我们的伟大天才也都只有概括性的认识，我们都只看到他希望我们看到、认识他肯让我们认识到的某一面。这样，他来了，同行的马丁·B先生是最有发言权的，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元首。我毫不怀疑，而且听从命令。希特勒想在房间里会见他的一些——我怎么

说？他的一些复制品。他进去了，然后出来，这期间他们交换衣服毫不困难。到底走出房间的是他本人，还是一个自以为是他的复制品？无法确实。他们急匆匆地走了，也许留在房间里的那个人原来只是想换件衣服玩玩，而他们怕他追出来；也许他知道这是他逃离这个随时都可能投降的国家的惟一办法，而心甘情愿地呆在那里面。他本来心神不定，又由于他那些原来言听计从的部属如今不再理会他那些异想天开的命令，因而更加生气。暴怒的结果，使他的心理状态受了严重的影响。他可以感觉到，他已经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领导权。可是他还有几个死党，他们为他安排了一条出路，把他弄出了德国，弄出了欧洲，到另外一洲，在那儿这些年轻人可以重新结党，重新围绕在他们衷心崇拜的领袖四周，纳粹党的卐字旗可以重新飘扬。对于一个理智已经崩溃的人，我们实在无法教导他区分真假和是非。他也许很得意他扮演的希特勒比别的人扮得更像，他很投入他的角色，无疑他也为此感到高兴。他偶尔自己傻笑，我的医护人员可能会看出细微的差别。一个病人也许看上去会有一些精神困扰，这并没什么，因为这种事常有。那些个拿破仑啊，凯撒啊，等等，都这样。某一天，人们会说，他们比平常更疯狂。这就是我能向各位提供的，还是请斯皮斯先生继续说吧。”

“真是太离奇了！”乔治爵士说。

“是很离奇，”斯皮斯先生说，“但离奇的事也可能发生。在历史上，在日常生活里，更匪夷所思的事都有。”

“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人怀疑，没有人知道？”

“这是一个经过仔细设计的计划，每一细节都考虑得很

周全。逃亡的路线已经有了，详情虽然不很清楚，但可以重点地猜测到。在我们追究这件事而回头去调查时，却发现有些绝对可能涉嫌的人，在当时虽然隐性埋名或乔装打扮，并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但我们发现他们最后仍然不得善终。”

“是有人担心走漏风声，还是他们太多话？”

“秘密警察采取了行动。他们要利用人时，一定是许以丰厚的酬劳、很高的荣誉，甚至是将来新政府的高官厚爵。然后呢？死亡！这是最简单的答案。而且秘密警察干这些事真是得心应手，他们有一套湮灭尸体的妙法。——噢，我要说的是，我们这种调查已经进行了很久，所有的文件和资料都一点一滴地收集到手，拼凑的结果真相就出来了。希特勒的确是逃到了南美洲，据说他们也曾举行婚礼——孩子已经出生。这个孩子在襁褓中，就被他们在脚上烙上了卐字的记号。我有几位可靠的特派员，他们在南美曾亲眼见到这脚上有记号的人。孩子一天天长大，被小心地呵护着，准备有一天大展宏图。在盲目狂热的青年背后，是一个比他们的初衷更宏大的构想。这已经不单单是追求新纳粹党的复兴，也不只是德国新的优等种族的再生，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青年，几乎是全欧洲每个国家的优等种族联合了起来，成为一种特殊的无政府主义阶级，目标在于摧毁旧的世界、过分物质化的世界。他们结合成为以残害、谋杀及暴力为标志的新党派，以毁灭破坏手段争取权力。而更糟的是，他们现在有了领袖，他有纯正的血统。虽然他不太像他死去的父亲，而是继承了他母亲的金发碧眼，像一个

典型的北欧男孩。这是一个金童，一个全世界都会接受他领导的年轻人。日耳曼人和奥地利人首先就会聚集在他的脚下，因为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音乐，还有那年轻的西格弗里德。这位年轻人就是作为年轻的西格弗里德培养成长的，他天生就是要领导他们走向理想王国的领袖。那不是他们憎恨的犹太人的理想王国，不是摩西[1]带领希伯来人去的地方。犹太人都葬在地底下，或屠杀在煤气室里了。这将是他们自己的理想王国，是经过他们努力奋头获得的。欧洲各国将与南美洲联合行动。他们已有自己的先锋部队、无政府主义理论家、预言家、他们的格瓦拉和游击队。他们的信徒都已接受了长时间残酷而磨人的训练，训练他们经由暴力和死亡走向光荣和自由的生活，成为新世界的统治者、命定的征服者。"

"荒唐又可笑，"拉曾比先生说，"一旦这些得不到制止——那岂不会全面崩溃。这太荒谬了！他们能怎么样呢？"拉曾比颇难置信。

斯皮斯先生沉重地摇了摇他那智慧的头。

"你可以这样问，我也能告诉你答案。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不知道将来的目的和方向。"

"你说他们不是真正的大头目？"

"他们只是些年轻的游行示威英雄，凭借着使用暴力、制造痛苦和引发仇恨，不顾一切地去猎取荣耀。现在他们的

---

[1] 《圣经》中传说带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奴役的领袖，犹太教的教义和法典许多由他所创。——译注。

行列不止在南美和欧洲流转，这个核心已经朝北方移动。在美国，也有大批的青年追随在西格弗里德的大旗下。他们接受他严格改造思想的训练，依希姆莱的规则去杀戮，去感受痛苦。他们接受训练，并被秘密灌输新的世界的思想。他们自己也许不知道这些训练的最终目的，但我们知道，至少我们几个人知道。你们呢?"他问。

"我们四五个人可能知道。"派克韦上校说。

"俄国人已经知道，美国也已开始有所觉察。他们了解到那些人是青年英雄西格弗里德的信徒，在北欧的传说里是一个天命注定的领袖。这已经成了他们新的宗教信仰，北欧诸神在他身上复活了。"

"当然，"斯皮斯先生降低他的声调说，"这一切动乱，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单纯，在这一切之后有更强有力的人操纵着。这引进邪恶的人，拥有第一流的头脑，第一流的经济能力，有些人还能控制着各种矿产、油田和大量的铀及各种不同的能源，他们利用那些青年进行杀戮，利用毒品制造忠心不二的奴仆。每个国家的奴仆，都是一步一步由吸毒而陷入嗜毒的，变得完全屈从和依赖那些甚至都不认识却已秘密掌握他们身心的人。他们对于某种特别的毒品的渴望，使他们成为奴仆。不用多久，这些奴仆就表现出他们的劣行来。由于他们依赖毒品，他们除了木然坐着做美梦外别无所能。这样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他们将不能成为他们所信仰的理想王国的继承人。一些奇异的宗教便被故意介绍给他们，其实那不过是一些被伪装了的昔日的神灵。"

"我猜想，性也会在其中起作用?"

"性能毁灭自身。古罗马时代,那些沉溺于淫乱、滥交、纵欲的人,会厌烦和疲倦于性,有时甚至逃离它,躲避到沙漠里去,成为隐士。性也将耗尽自身。它虽然一直起作用,但它不会像毒品那样控制你。毒品,以及虐待、贪权和仇恨,都是因为其自身的缘故而带来痛苦。承受这些也有快乐,他们就教自己一些邪恶的快乐。一旦有一天这种快乐攫住了你,你就不可救药了。"

"亲爱的首相——我实在无法相信你——我的意思是,嗯,如果有这些倾向出现,他们会被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压倒的。我的意思是,一个人要迎合这类事,必然会有很坚定的理由,很坚定的理由。"

"噢,少说几句吧,乔治。"拉曾比首相拿出他的烟斗,看了一下又放回口袋中。"最好的计划,我想——"他再度肯定地说,"就是我到苏联去一趟,因为我觉得——他们对这些事已了如指掌。"

"他们当然十分了解,"斯皮斯先生说,"至于他们会承认了解多少,"他耸耸肩,"这就很难讲了。要苏联这个国家公开承认某些事情,比什么都要困难。"

"我想我还是去担负这项特殊使命吧。"

"我要是你的话,我会留在国内。"

阿尔塔芒爵爷平静的声音从角落传来,虚弱的他正斜靠在一张长椅上。"国内正需要你,"他说着,声音里带着一丝无法抗拒的权威,"你是政府的首脑,国家不可一日无主。我们有一些受过良好训练的密探,可以去执行国外的任务。"

“密探?”乔治·帕克汉姆爵士怀疑地问道,“密探能派得上什么用场?我们应该找安全部门——啊,霍沙姆,你也在这里,我刚刚怎么没看到你呢?来,你来告诉我们——我们有什么密探?他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的确有许多很好的工作人员,”亨利·霍沙姆平静地说,“这些工作人员为我们带来各种消息和资料。斯皮斯先生今天告诉我们许多消息,而这些消息也都是他手下为他弄来的。惟一的问题就在于——一直就在于有关当局不肯相信这些工作人员的资料,只要看看两次大战就知道了。”

“当然——聪明的——”

“没有人愿意相信密探也可能是聪明的人。事实上,他们都很聪明。他们都受过各种严格的训练,而且他们的报告十有九次都是正确的。但是,结果怎么样?高级的决策官根本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更别说进一步采取行动了。”

“真的,亲爱的霍沙姆,我不能——”

霍沙姆转身对德国首相说:

“即使在贵国,也有同样的困难吧?用生命换来的真相报告送了上来,却没人愿意采取行动。他们把事实当成令人不快的毒药,不愿去碰它。”

“我不得不承认,这种事情可能发生,而且也曾经发生,但是不会太多,我可以保证——但有时也难说——”

拉曾比首相又烦躁地玩弄起烟斗来。

“我们且先不要争论情报方面的问题。目前的危机并非只在某一个国家发生,而是国际性的危机,各种决议应由最

高当局议定后再执行。芒罗上校，首先请你派军队支援各地的警察，至少要先计划如何部署，随时候调。斯皮斯先生，贵国一直是一个军事国家，你当然能了解暴动一定要在不可收拾以前，以军队来镇压。我相信你会同意我所采取的政策——"

"政策是没有错，只是目前他们已经'不可收拾'，他们有工具、机枪、弹药、手榴弹、化学药品和各种有害气体——"

"我们还有核武器——只是用核武器来恐吓而已——"

"他们并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在这批青年军的后面，还有科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等等，也准备发动全欧洲的核战争。"斯皮斯先生摇着头。"逼得我们不得不在某些地区的自来水源地下毒。"

"这种事太不可思议了——"拉曾比抱着希望看看四周，"切特温德——芒罗——布伦特？"

大出他的意外，只有海军司令布伦特上将答应。

"我不知道海军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想给你一点儿忠告，塞德里克，假如你是真心为自己做最好的打算，那么请带着你的烟斗和足够的烟草，远离核战的范围，最好到南极露营去，或者到要无线电找很长时间才能找到你的地方去。埃克斯坦教授告诫过我们，你知道的，他深知他说的是什么。"

第十八章 派克韦的附言

会议至此中断，何时开再另作安排。

两国首相和乔治·帕克汉姆爵士、戈登·切特温德及赖卡特博士前往唐宁街共进午餐。

布伦特上将、芒罗上校、派克韦上校和亨利·霍沙姆留了下来，继续他们的讨论。因为没有大人物在场，他们的谈话随便自由多了。

可第一句话竟是和主题不沾边的。

“谢天谢地他们把乔治·帕克汉姆带去了，”派克韦上校说，“忧虑、烦躁、犹疑、臆测——真让我扫兴。”

“你该和他们一起去的，上将。”芒罗上校说，“不知戈登·切特温德或乔治·帕克汉姆能否阻止我们的首相要出访苏联、中国、埃塞俄比亚、阿根廷等等国家举行首脑会谈的怪念头。”

“我还有别的事要做，”上将粗哑的嗓门嚷道，“我要去乡下看我的一个老友。”他好奇地看着派克韦上校。

“派克韦，这个什么希特勒的事件真的让你吃惊了？”

派克韦上校摇摇头。

“那倒不。我们早已知道关于希特勒在南美和卐字旗在那里飘扬的谣传，其中的真假一半对一半。无论这个家伙是疯子、骗子，还是真有其事，他也马上要经过检验。在这件事上有太多令人作呕的故事了——一旦原形毕露，他就会被支持者所抛弃。”

“地下室里的尸体究竟是谁的？这还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布伦特说，“从来没有确定的指认，苏联人也许清楚。”

他站了起来，向在座的人点头为礼后，朝门口走去。

芒罗若有所思地说：“我相信赖卡特博士一定知道，他只是在装蒜。”

“他们的首相是怎样的人？”霍沙姆问。

“还算是很理智的人，”布伦特上将在门廊里回头说，“年轻人们玩得不亦乐乎，却要他来收拾残局，多么可惜！”他紧盯着芒罗上校问：

“关于那位金发男孩的奇闻，希特勒的儿子，你们又知道多少？”

“这一点不用担心。”派克韦上校突然插嘴道。

布伦特上将于是放开门把，回来坐下。

“不论是我看，或是那位马丁先生来看，”派克韦上校说，“希特勒从未有过儿子。”

"你有把握?"

"我们有绝对的把握——弗朗兹·约瑟夫,这位年轻的西格弗里德,偶像化了的领袖,只是一个职业骗子。他的父亲是一个阿根廷木匠,母亲是一个德国歌剧小明星。他的外表遗传自他的父亲,那副好嗓子则遗传自他的母亲。他是他们精挑细选出来扮演这个角色的,他原来就是一个很棒的演员,他们还在他的脚上作了卐字的记号,再配上一个天衣无缝的浪漫故事,于是将他变成了天命注定的领袖。"

"你能证实这一点吗?"

"全套的文件证明,"派克韦上校嘲讽地笑了笑,"是我最好的一个工作人员弄到手的。证明文件、照片、亲笔签署的声明,其中还有一张是他母亲签的,甚至还有医院为他开刀的日期、出生证明的影印件——他原名叫卡尔·艾格勒罗斯,还有后来改名叫弗朗兹·约瑟夫的证明。这是一整套的诡计,我们都及时弄明白了。我的工作人员差点被他们追回去,幸亏她在法兰克福走运,否则就麻烦了。"

"那些文件现在何处呢?"

"在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适当时机抛出来揭穿这第一流骗子的把戏。"

"政府知道吗?——首相呢?"

"我从不把我知道的通通告诉那些个政治家,除非我别无选择,或者我能确定他们会采取有效的措施。"

"你真是一个老谋深算的魔鬼。"芒罗上校说。

"总要有人来背这个黑锅。"派克韦上校悲哀地说。

第十九章　斯塔福德·奈爵士的客人

斯塔福德·奈爵士正在招待他的来客。这些客人他都不认识，只有其中一位他似乎有些面熟。这几个年轻人都是英姿勃发，做事一丝不苟，看起来也都机智过人。他们的发型时髦而服贴，衣着也都是名家剪裁的极品。看着他们，连斯塔福德·奈都不得不承认，自己无法不喜欢他们。同时，他也不断地测度他们为何来见他。他觉得面熟的那位，应该是一个石油大王的儿子；另外一个，是大学毕业后就投身政界的青年，他叔叔拥有一大串连锁餐馆；第三个青年生就一对卧蚕眉，紧皱着的眉头，似乎显示出他的第二天性就是不断地怀疑。

"谢谢你让我们来拜访你，斯塔福德爵士。"金发青年似乎是他们之中的老大。

他的声音十分悦耳，他的名字叫克利福德·本特。

"这位是罗德里克·凯特利，这位是吉姆·布鲁斯特。我们对未来都很焦虑。这样说对吗？"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斯塔福德·奈说。

"我们都不喜欢目前的状况，"克利福德·本特说，"暴动、无政府主义，这一切的一切，大概只有专门发明怪名词的哲学家受得了。不过，我相信我们都是能撑持过这个局面，而终会抵达另一个大时代的人。我们希望能经由温和的手段达到示威的目的，而不愿动武，我们要的是一种聪明而理智的示威活动。说得更明确更坦白点，我们的目的是要组织一个新的政党。吉姆长时间以来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而且对整个局势已有了新的了解和计划。有人想要射杀他，让他闭嘴。可是他不会放弃的，是不是，吉姆？"

"他们都是一些笨头笨脑的老家伙。"吉姆·布鲁斯特不屑地说。

"我们想要的是一套理性而认真的政策，以青年人为主体，一套经济的经营政府的方法；对于教育的形式和目标要有不同的观念，不哗众取宠，也不无的放矢。而且，只要我们能赢得席位，或者终于能组阁主持政府，就要把这些理想付诸实施。我们这次运动里有很多的同道，我们代表年轻的一辈，代表现代化，代表一个有理性的政府。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物色目前正在政坛上的人才，并不以他们的成就为依据，而纯粹着眼于他是否是一个合乎我们要求的理性的人。我们来此的目的是想探知你对我们的目标是否感兴趣，我们需要在最近的将来有懂得政治的人，能制定适当而且成功

的外交政策。我们并不希望像别的地方那样，把英国弄回石器时代，因此我们要延揽适当的人才。我们需要大量的青年俊才，既不是激烈的革命派，也不是消极的无政府主义者。愿意一试再试，以求有效地经营一个国家。我们也需要一些稍微年长的指导员，不是六十以上，而是四五十岁像你一样的人。我们打听过，知道你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

"你们这样做聪明吗？"斯塔福德爵士说。

"我们认为没有什么不聪明的地方。"

第二个年轻人微微地笑着。

"我们希望你能赞同我们的主张。"

"我可不敢确定我会、你们在这屋里讲这些不嫌大胆了些？"

"这是你的起居室呀。"

"不错，这是我家，我的起居室。可是你们说的，或者你们将要说的，可能会不太明智，对我们双方来说都可能这样。"

"噢，我懂你的意思了。"

"你们的提议，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事业，而且鼓动我去破坏某些状况，甚至鼓动我背叛。"

"我们并没有要你通敌，如果你指的是这个意思。"

"当然不是叛国去投奔苏联之类的事。但是你们的行动与某些外国有关联。我刚从国外旅行回来，是一趟很有意思的旅行。最后在南美洲的三个星期，有些事我愿意跟你们说说。我意识到在我归国途中，一直有人跟踪我。"

"跟踪？是你自己想象的吧？"

“不，不会的。我的职业使我对这种事特别地敏感，我们必须随时保持警觉。你们选上我，是很光荣的事。但是我们若能在其他地方碰面，可能更安全些。”

他站起来，打开浴室的门，打开水龙头。

“很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从中我知道假如你担心室内装有窃听器而想加以干扰的话，就打开水龙头。我还是比较守旧，现代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处理这类事。现在我们可以比较放心地说话了，当然我们还是应当尽量小心些。南美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地方。有个南美各国联盟，现在由古巴、阿根廷、巴西、秘鲁等国组成，可能还有一两个国家尚未确定，但也正在动作。这很有意思吧？”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疑心病重的吉姆怀疑地问，“你究竟想说什么？”

“我要继续小心。如果我深思熟虑后再说，你们也就可以更信得过我。但我想先把浴室的水关了。”

“吉姆，去关了。”克利福德·本特说。

吉姆咧了一下嘴，但还是照办了。

斯塔福德又打开抽屉，拿出一架录音机：“对不起，不是很好听。”

吉姆很不耐烦地问：“干吗？我们开什么鬼音乐会？”

“闭嘴，”克利福德·本特说，“笨蛋，你懂什么音乐？”

斯塔福德·奈微微一笑。

“很高兴能和你们共享瓦格纳的杰作，”斯塔福德说，“今年的青年音乐节我也去了，非常令人陶醉。”

他再次哼出那个调子，

“这调子我一点也听不出是什么，”吉姆说，“也许是天佑吾皇，或扬基歌，或是星条旗进行曲，到底是什么鬼玩意儿？”

“这是一出歌剧的主题，”凯特利说，“闭上你的嘴，我们已经知道了想要知道的。”

“这是一位年轻英雄的号角召唤声。”斯塔福德说。

他举起手，做了一个手势，这手势的原意是：“嗨，希特勒！”他低沉而温和地说：

“一位新的西格弗里德。”

三个人同时站了起来。

“你的话的确很对，”克利福德·本特说，“我们也都应该小心从事。”

他们互相握手。

“我们很高兴了解到你将和我们一道。我们国家在即将来临的未来，就是需要像你这样一位一流的外交部长。”

他们鱼贯地走出房间，斯塔福德看着他们进了电梯，下去了。

他奇怪地笑了笑，关了门，抬头一瞥墙上的钟后，在安乐椅上坐下来，等着——

他回想起一个星期以前，他和玛丽安分别抵达肯尼迪机场，却无言地站着，终于还是斯塔福德打破了僵局。

“我们会再见面吗？我怀疑——”

“有什么理由不能再见吗？”

“每个理由都有可能。”

她看着他，然后很快地移开视线。

"短暂的分离是无法避免的，这是——工作的一部分。"

"工作！你就只知道工作，是不是？"

"必须这样。"

"你是这一行的专家，我只是业余的。你是——"他变得无法控制自己，"你是谁？你到底在干什么？我还没资格知道一切真相，是不是？"

"是的。"

他看着眼前的她，只觉得那张原本坚毅的脸上含有一股无言的悲哀，甚至称得上是深深的痛苦。

"所以，我不得不——怀疑……你想我应该是相信你的吧。"

"不，我没有这个意思。多年的经验，我只学到一件事，绝不要完全相信任何一个人。记住我的话——永远地记住。"

"这就是你的世界？充满猜疑、恐惧和危险。"

"若要活着，只有这样，而我还活着。"

"我知道。"

"我也希望你能活着。"

"可是，我还是信任过你，在法兰克福——"

"你可冒了一次险。"

"但是值得，你心里和我一样明白。"

"你是说——"

"我是说这样才使我们在一起。而现在——我的飞机要起飞了。难道我们的关系在一个机场开始，也要在另一个机场结束？你要到哪里去？去做什么？"

“去做我必须做的事。要去的地方有巴尔的摩、华盛顿、德克萨斯，去做人家交待我去做的许多事情。”

“那我呢？却没有人交待我要做些什么。我回伦敦——然后呢？”

“等。”

“等什么？”

“等待有人为你安排好下一步。”

“到时候我该做什么？”

她突然绽开一个欢快的微笑，斯塔福德太熟悉这笑容了。

“到时候你就仔细地倾听，除了听你别无办法。这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因此就能知道他们是谁。”

“我一定得走了。再见，玛丽安。”

“再见。”她用德语说。

在伦敦的公寓里，电话铃响了，把他从甜美而哀伤的回忆里拉出来。他低低地用德语说了一声“再见”，便一边拿起听筒一边无奈地自言自语道：“顺其自然吧！”

一个喘着气而绝不可能弄错的声音，由话筒里传来。

“斯塔福德·奈？”

他用指定的暗语说：“无火不生烟。”

“医生还要我戒烟呢，可怜的家伙。”派克韦上校说，“他还是死了心吧。有消息吗？”

“噢，有呢，三十个银角子，就像你说的。”

“好家伙！”

“嗯，嗯，别激动。”

"你怎么对他们说?"

"我放了一段音乐给他们听,西格弗里德的号角主题曲,这是我老姑婆的主意,效果好极了。"

"真是不可思议!"

"你知道有一首歌叫《胡妮塔》吗?我也得去学一下,也许有一天用得着。"

"你知道胡妮塔是谁吗?"

"我是猜测的。"

"嗯,我也只是怀疑——上次从巴尔的摩来的消息。"

"你的希腊女孩好吗?那位达夫妮·西奥多法诺小姐,她现在在哪里呢?"

"也许坐在欧洲的某个飞机场,等待你。"派克韦上校说。

"欧洲大部分的机场都关闭了,它们不是被炸毁就是受到严重的破坏,要不然就是受到劫机者的恐吓。有一首歌唱道:

男孩女孩出来逛,
月亮闪烁似日光,
放下晚餐和睡床,
射倒同伴躺街上。

"这是十字军东征时代儿童十字军的军歌。"

"我对此所知不多。我只知道十字军里有狮心王理查。不过,这整个行动的确颇有儿童十字军的味道。开始于一个

理想，要去解放在异教徒统治下的圣城，结果却只有死亡、死亡、无尽的死亡，几乎所有的儿童都死了，不然就是被贩卖为奴。这件事的结果也很可能是这样，除非我们先找到解决的办法……”

第二十章　故友重逢

“我以为你早死在这里了。”布伦特上将重重地哼了一声。

他的话原是要对一个迟迟才来开门的男仆说的，只可惜站在门边的却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孩子，姓名他也不记得了，只知道小名叫艾米。

“我上星期至少打了四次电话，听说你们出国去了？”

“我们是出国了，刚回来。”

“马蒂尔达真不应该到处乱跑，她会因为高血压心脏病，或现代飞机上的种种毛病，而害了她自己。想想看，那些飞机上经常有人藏有炸弹，一点都不安全。”

“医生说不碍事的。”

“哎呀，医生的话怎能相信呢？”

“但是，她已经兴高采烈地回来了。”

“你们到底去哪里了?”

“去作治疗,在德国,或是——我记不住究竟是德国还是奥地利,是一处新的疗养院,效果很好。”

“也许只是另一种让你死得更快的方法,”布伦特上将说,“你喜欢吗?”

“坦白地讲,不是很喜欢。那儿的风景是不错,可是——”

一个专横的声音从楼上传来:

“艾米,艾米!你到底在干吗?怎么就在客厅里聊起来了呢?还不赶快请布伦特上将上楼来,我正在等他呢。”

“四处游荡!”布伦特上将见到他的老朋友后说道,“这就是你最近发明的自杀妙方呀?”

“才不是呢!现代的旅行一点都不困难。”

“在那些机场、楼梯、巴士上跑上跑下?”

“不用,我坐轮椅。”

“一两年前我见到你时,你还说不爱听人提起这个,你说你有足够的自尊死也不坐轮椅。”

“嗯,我的自尊放弃了不少。菲利普,来坐在我身边,告诉我为什么你会突然想来看我呢?去年一整年里,你都把我忘了。”

“去年,我自己的身体也不太好,而且还不自量力地插手管了一些事。你知道的,让我们来提一些他们根本心里就没打算采纳的建议和意见。他们不能把海军撇在一边。尽胡闹,真讨厌!”

“你现在看起来就很好啊!”马蒂尔达夫人说。

“你的气色也不错，眼睛还炯炯有神。”

“只是耳朵更重听了一些，所以你要大声一点。”

“好的，但愿不会把你的耳膜震破。”

“喝点什么呢？杜松子酒，威士忌，还是朗姆酒？”

“你也放弃那些烈酒了？来点杜松子酒好了。”

艾米起身离开房间。

“她把酒拿来后，”上将说，“再把她支开，好吗？我有些事要单独和你讨论。”

饮料端来后，马蒂尔达夫人做了一个让她退下的手势，艾米神情仍然十分愉快地退出房间，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小姐。

“乖女孩，”上将说，“很乖。”

“你是不是怕她退出后没有关上门，或是躲在门外偷听，所以故意讲两句好听的话。”

“不是的。我有事要和你商量。”

“什么事？身体不适？找一个新仆人？还是不知道花园里要种什么？”

“我要和你商量的事非同小可，我想你也许能记起一些对我有用的事。”

“亲爱的菲利普，我真是十分感动，你认为我能记得所有的事情。每年我的记忆都要衰退许多。我的结论是，一个人记忆最清楚的就是他年轻时代的朋友，即使是学生时代一个可怕而令人讨厌的女同学，想把她忘记都不可能。这就是我现在的情形。”

“你去的是哪里？重返母校？”

“不，不，我只是去看从前的一个同学，我们有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不止了，反正就是几十年没有见面了。”

“她什么样？”

“变得非常胖，比我记忆中的更难看更可怕。”

“你交朋友的胃口实在很怪，马蒂尔达。”

“好啦，告诉我吧，你想让我记起什么来？”

“我想，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你的另一位朋友——罗伯特·肖汉姆？”

“罗比·肖汉姆？我当然记得。”

“那个搞科学的，首屈一指的科学家。”

“嗯，的确，他是不容易让人忘记的那一类人。你怎么会想到他？”

“民众的需要。”

“怪哉，”马蒂尔达夫人说，“前几天我也有这种想法。”

“你想些什么？”

“我想他是我们需要的人，或者我们需要像他一样的人，假如有的话。”

“绝对没有。马蒂尔达，人们来看你，和你谈论一些事情，比如我现在就跟你说了些事——”

“我自己也一直觉得奇怪，你可能难以置信我能理解或描述他们的事。而罗比的事比你的还要专门些。”

“我可没告诉你海军的机密哟！”

“他也没告诉我什么科学机密，有的话也只是一些概况。”

“但是多少总谈到一些吧，是不是？”

“嗯，他的话题有时候吓得我目瞪口呆。”

“好，那我就开始问你。我想知道的是，在他还正常时，可怜的家伙，是否曾经向你提起过一件‘B计划’？”

“‘B计划’？”马蒂尔达·克莱克希顿夫人仔细地寻思着，“听起来很耳熟，他常提起某某计划、某某行动，这个那个的。但是，你知道的，它们对我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他也知道，可是他还是喜欢——我该怎么说？——拿那些古怪的东西来吓唬我。他像有些变戏法的人，喜欢在‘绝对不可能知道怎么变’的观众面前，突然从帽子里抓出三只兔子来。‘B计划’？我知道，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得意忘形时，我有时就会问他一句：‘B计划进行得怎么样啦？’”

“我知道，我知道，你总是那么机智老练。你也总能记得某个人正在做什么事，或者对什么事感兴趣。即使是你第一次接触到，虽然你一无所知，但你也仍然表现得兴趣盎然。记得有一次，我告诉你一大堆海军新配备的枪炮，我猜你一定听得烦死了，可是你的表情还是把它们当作好像是你一生中最渴望听到的事。”

“是你自己说我机智老练，是一个好听众，但其实我很少用脑。”

“嗯，我想再多知道一些有关罗比和B计划的事。”

“他说——哎，这么久的事，想起来还真难呢。他提起这个计划，是在他谈到一个当时正在进行的改造人脑的计划之后。当时他们这个改造人脑的计划，是用来治疗一些忧郁

过度而终日想自杀的病人，以及神经衰弱而有焦虑情绪的病人。这一派的学说，通常以弗洛依德的理论为依据。罗比是想发明一种药物，但他说副作用非常可怕，因此研究计划几乎中止。他好像是说，这些病人可以变得快乐、温和而且驯良，他们不再忧郁，不再想自杀，可是——却会到处乱跑，不会去注意也不知道危险为何物，就是变得过分快乐而不去提防他人和其它事。我的表达能力可能太差，可是你能知道我的意思吧？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计划会有麻烦。”

“他还讲过更清楚的吗？”

“他说，是我使他想出这个主意的。”马蒂尔达突然说。

“什么？像罗比这样一个第一流的科学家，真会说是你使他萌发出主意来？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科学呀！”

“我是不懂。但我一向试着告诉人家一些常识，愈聪明的人愈没有常识。而事实上能运用常识的人，反而能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福音，像想得出在大张的邮票纸上打孔，让人们更容易撕开的人，就比他们第一流的科学家更能造福于人类；像美国的那个麦克亚当，能想到在泥地上铺柏油，使农作物更快抵达海边，为农民赚取更高的利润。而那些大科学家们、只会想出毁灭人类的怪东西。我就是这样对罗比说的，当然是以开玩笑的方式。主要是因为，他当时正在讲实验室的细菌武器已有惊人的进展，某些生物武器甚至能危及未出生的婴儿，还谈到一些很令人不愉快的气体。他说，可怜的人类还在学习如何在原子弹爆炸的当儿保护自己，他们却不知道现在致命的武器早已是日新月异到防不胜防的地步。所以，我才告诉他，我说像罗比这样聪明的科学家，

真该去研究一种对人类真正有益的东西。他眼睛习惯性地眨了一下，问我：'你有什么高见？'我说：'除了发明这些可怕的细菌和讨厌的气体之类的东西外，你们为什么不去发明一些能使人类真正快乐的东西？这不应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又说：'依你刚才的说法，只要你们取出病人脑前或脑后的一点东西，就能改变他们思想的倾向和脾气，使他们感到快乐，而不再想自杀。如果你们像这样拿出人体中一点骨头、肌肉，或是一小截神经或腺体，就能改变人的脾气，为什么不能发明一种东西使人感到愉快或让他安睡？假定你有某种东西，并不是安眠药，就可以使人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做个好梦，睡上二十四小时，然后就可一跃而起，正常地去用餐。'我说这是一个更好的主意。"

"这就是B计划吗？"

"哦，他当然不会确切地说它是什么。但是他曾对这个念头很兴奋，而且说是我出的主意，所以也许是吧。因为，我一定不可能建议他去发明杀人的武器，甚至使人难过的催泪弹之类的东西，而要他去弄个笑气，也许还比较人道些。——是的，我真的提起过笑气。要拔牙的时候，医生会让你深呼吸三口，使你笑起来。我说，你为什么不发明一种气体，能使这种笑口常开的效果持续得更久一些呢？我知道笑气大概只能维持五十秒。有一次我哥哥去拔牙，牙医的椅子靠近窗户。他笑得好厉害，无意中把窗子都踢破了，玻璃都掉到了街上，牙医为此非常生气。"

"你故事中总有这样一些怪异的伙计。"上将说，"总之，这就是罗比·肖汉姆根据你的提议决定研究的计划。"

"嗯，我也不敢十分确定。他大概是不会去搞安眠剂或笑剂的，不过去搞个什么东西准没错。而且它的真名，不是B计划，还有另一个。"

"什么样的名称？"

"他提过一次，或者两次，他用的那个名有点像本格公司出品的食品……"马蒂尔达夫人寻思道。

"是帮助消化的注射剂？"

"不，与消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像是打喷嚏或是什么腺体。你知道，我们谈到他当时正搞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而我又不能确切地了解它们。本格 Benger 牌食品，开头一定是 Ben，而且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字。"

"你再想想看。"

"好吧。我们当时在谈一些事，然后，过了很久以后，他才说出他正在研究的B计划。然后，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偶尔问他进行得怎么样。每次他都不高兴，说遇上暗礁，进行很不顺利。由于他每次都夹杂了一些专有名词，我就无法记住。即使我记得，告诉你，你也不会懂的。可是，到了最后——什么时候呢——我想大约在八九年前吧，有一天，他来了，问我：'你还记得B计划吗？'我说：'当然啦，你还在做吗？'他说没有，而且决定就此束之高阁。我为之觉得可惜，遗憾他放弃了对它的研究。他说：'放弃这个研究计划，并不是因为我们无法完成。事实上我已经可以知道快要出现的结果，而且也找到曾经犯错的暗礁在哪里，还知道绕过暗礁的正确路线。我带着利萨一起研究。虽然还差几个实验的证明，但我知道这一计划是行得通的。'我说：'那你还担心

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不知道这东西对人类会有什么影响。'我对他说是不是担心它会成为杀人的致命武器，或者将来会侵害人体？他说：'不！不是这种问题——'噢！这会儿我想起来了，他称它为 Benvo 计划，因为它的初衷就是 Benevolence（慈爱友善）。"

"慈爱友善！"上将大觉惊讶，"慈爱友善？你的意思是一种慈善事业？"

"不，不，不是的。他的意思是能使人类慈爱友善，'觉得'慈爱友善。"

"能使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和平而友善？"

"我想，他不是这么说的。"

"本来嘛，这应该留给宗教领袖。他们传播福音，信徒们如果照他们的话做了，世界就能和平而欢乐。我看罗比不是布道的人，所以才躲在实验室里研究，想要改变人体上的某一点而达到同样的效果。"

"可能差不多。他还说过，你永远不能断言什么事对人有益或有害，它们是一回事。他说到一些如盘尼西林、磺胺、心脏移植、避孕药等东西，它们看似都很好，是奇妙的药、奇妙的气或奇妙的什么玩意儿，然而紧接着就有什么地方使它们像当初有益一样变成有害了，然后你就但愿它们不曾存在，也不曾研究过。他看来想说服我的就是这类事。这实在难以理解。所以，我就问：'你不愿冒这个险是不是？'他说：'正是如此，我不要冒这个险，尤其我根本想象不出将来它的危险性有多大——我们这些科学家就是这么可怜。我们冒着险，而这些危险根本和我们的发明无关。某些人的脑

筋要将它用到邪恶的方面去，我又有什么办法？'我说：'你又在说核武器和原子弹了。'他说：'算了吧，核武器和原子弹？早就过时八百年了。'

"我说：'但是假如你只要使人的脾气变好，而且表现得慈爱友善，那你还忧虑什么呢？'他说：'你不懂的，马蒂尔达，你永远也不会懂的。我的同事们，还有那些政治家，也永远不会懂。这个险冒得可大了，每个人都该再三考虑。'

"'可是，'我说，'他们马上就恢复正常了，不是吗？像笑气一样，使他们快乐友善一段短时间，然后他们就恢复到正常——或原来的不正常——随你怎么说呀！'可是他说：'不行的，因为这次的效果是永久性的，因为它的作用深入到——'他又用了一个专有名词，有好多数字的，一个公式或什么分子式的。我猜是一种与痴呆病症有关的，他们治疗这种病都是注射些用甲状腺所提炼出来的药剂，或是抽出来？我忘记了。他的讲法就是说，不晓得是把一种酶素注射进去，或抽出来，或者对那个腺体加以刺激，人就会永远的——"

"永远的慈爱友善？你确定是这几个字：慈爱友善？"

"是的，所以他才简称叫B计划。"

"可是，对于他的放弃，他的同事们是怎样看的呢？"

"我想他没让多少人知道这个实验。利萨是个奥地利女孩，一直和他一起研究。另外还有一位名叫利登瑟什么的年轻人，后来患肺结核死了。其他的人都仅仅是些助手，好像对他的研究计划都不会很清楚。我知道你问这问题的目的了。"马蒂尔达突然说，"我不认为他和别人提起这个计划。

我猜当他决定要放弃时，他一定把所有的公式、笔记或实验的记录全部销毁了。然后，他自己就中风病倒了，现在，可怜的人，还不太能说话。他是半身麻痹，但能听得很清楚，所以平常就是听听音乐。这就是现在他的全部生活。”

“他研究了一生的工作因此就结束了，你这样想？”

“他连朋友都不见了，也许那样会引起他的痛苦，这只是借口吧。”

“但是他还活着，”布伦特上将说，“仍然活着。你有住址吗？”

“在我的通讯簿里可以找到，他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在苏格兰北部吧。噢，请你相信，他原来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是现在几乎半死了，想要做的事都没法做了。”

“希望和信念永远存在，”布伦特上将说，“我们要有信心。”

“还有慈爱友善。”马蒂尔达夫人说。

第二十一章 B计划

约翰·戈特利布教授坐在椅子上，凝视着坐在他对面的那位年轻漂亮的女人，习惯地像猴子一样搔搔耳后。他那样子原来就和猴子有几分相像：瘦削的脸有个尖尖的下巴，前额高挺而毛发茂密，再配上略为凸出的五官。

"并不是每一天，"戈特利布教授说，"都有一位年轻的小姐，带着美国总统的推荐信来看我。因为——"然后突然高兴地说："总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经常也是一知半解的。你说说看，到底是什么重大的事情要最高当局的推荐。"

"我是来向你请教有关B计划的事。"

"你真的是雷纳塔·泽科夫斯基女伯爵吗？"

"没错，但更多的人知道的是玛丽安这个名字。"

"是呀，他们另一封信上写的也是这个名字。而你想知道B计划是吗？嗯，的确有过这个计划，可是已经胎死腹中

而且被埋葬了。我看当初研究这个计划的人，大概也差不多了。”

“你是指肖汉姆教授？”

“就是他，罗伯特·肖汉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几个天才之一，另外还有爱因斯坦，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还有其他几个。但是天公不作美，这是科学界的大损失——莎士比亚怎么形容麦克白夫人的——她是生不如死。”

“他也还没死呀！”玛丽安说。

“是的。”

“真的吗？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他只是半身麻痹，现在住在苏格兰北部，不太能说话和走路，大部分时间都在听音乐。”

“嗯，我能想象得到，我还为他庆幸呢！即使他能说能走，看到现在的局势，恐怕也不会太快乐的。否则对于一个不再聪明的聪明人，这还不成了地狱呀。当然，谁也不愿死在病榻上。”

“我们还是谈谈B计划吧？”

“好吧，他当时对这个计划非常热衷。”

“他向你提起过？”

“在研究的早期，他和我们几个谈起过。我想，年轻的姑娘，你本身不会是一个科学家吧？”

“不是的，我是——”

“你可是一个情报员？但愿你是站在正确的一边。我们现在每天都在期待奇迹的产生。但是，我不认为你们能用B计划有所作为。”

“为什么不能？你不是说他当时也很热衷，可能这会是一个伟大的发明或发现？”

“也许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现，我不晓得它的毛病出在哪里。这种事情常常发生的，原来进行得好好的，可是到了最后就突然卡壳了。于是，你就只好放弃，或像肖汉姆一样把它结束掉。”

“他怎样结束的？”

“完全销毁，每一个小节都完全消灭。他亲自这样告诉我的，把每一个公式、每一张有关的纸条、所有的材料通通烧掉。三个星期后，他就中风了。对不起，玛丽安小姐，我帮不上你。我知道的只有这么多，许多细节原来我就不知道。除了一件事，我记得 B 代表的是‘慈爱友善’。”

第二十二章 胡妮塔

阿尔塔芒爵爷正口述一封信。

原先那响亮而颇具权威性的声音，现在低沉而温柔多了。像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反而变得出乎意料地吸引人，而且更富感情。

詹姆斯·克利克正奋笔疾书，记下他的话。偶尔停下来，等他继续讲下去。

“理想主义，”阿尔塔芒爵爷说，“可以从反抗不义的斗争中激发出来，事实上通常都是如此。这是对愚笨的实利主义的厌弃。年轻人那种自然而然的理想主义，正是从企图消除现代生活中的这两个东西——不义和愚笨的实利主义中萌生的。那种消除罪恶的愿望，有时会因其自身的缘故引向热衷毁灭，引向从暴力和痛苦中获得快感。所有这些又由一些有权势的人从外部推波助澜。这些原初的理想主义并未成

熟，它可以引导到对新世界的渴望，也可以引导到对人类充满热爱和抱有良好的愿望上去。但若有人爱上为暴力而暴力，那就会使它永不会走向成熟，它将因此停滞发展，而那些人的一生也将无所作为。"

此时，桌上的通话器响了。阿尔塔芒爵爷做了一个手势，詹姆斯起身去听。

"鲁宾逊先生来了。"

"噢，对了，请他进来吧。我们这个稍后再写。"

詹姆斯于是放下本子和铅笔。

鲁宾逊先生走了进来。詹姆斯·克利克给他搬来一把椅子，一把宽大得足以容纳他的身躯而不会有任何不适的椅子。鲁宾逊先生微笑致谢，靠着爵爷旁边坐了下来。

"嗨，"阿尔塔芒爵爷说，"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图表，圆圈，还是气泡？"

他看上去神情十分愉快。

"并不尽然，这次的花样像一条河的标航图。"

"河？什么样的河？"

"金钱的河，"鲁宾逊先生为自己的含糊比喻略感歉疚，"它真的像一条河。金钱的来来去去，这里就蕴含了某种意义，令人产生兴趣。你们看——"

詹姆斯·克利克故意不理会他的暗示。但是，阿尔塔芒爵爷说："我知道，你讲下去。"

"这些钱由斯堪的纳维亚、巴伐利亚、美国、东南亚，不断地流入南美洲，流入已经秘密成立的武装青年军总部——"

"你曾给我们看过四五个互相啮合的圈，代表军备、毒品、化学武器以及金融，是不是？"

"是的——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确切地知道了每一个圈的控制人——"

"胡妮塔那一圈呢？也知道了吗？"问的人是詹姆斯。

"科学家不敢确定。"

"詹姆斯对这件事有一些看法，"阿尔塔芒爵爷说，"我希望他的猜测是错的，但是这个字母实在饶有趣味，它代表什么呢——正义？判断？[1]"

"一定是一个致命的杀手，"詹姆斯说，"各种动物中，雌性通常比雄性要致命。"

"历史上有很多先例。"阿尔塔芒爵爷列举了一些例子。

"你以为你知道胡妮塔是谁吗？这倒是挺有意思的。"鲁宾逊先生说。

"哦，我的猜测也许是错的，可是很多事情使我不得不这样想——"

"是的，我们惟一的办法也只有不断地想。你是否打算告诉我，谁是你怀疑的对象？"

"雷纳塔·泽科夫斯基女伯爵。"

"什么理由使你把箭头指向她？"

"她去过的地方，她接触过的人，太多的巧合使我怀疑。她去过巴伐利亚，见过老夏洛特，还有，她还带斯塔福德·

---

[1] 胡妮塔(Juanita)的代号是J，而正义(Justice)、判断(Judgment)在英文中开头都是J，故他这样猜测。——译注。

奈同行，这是最明显的——”

“你认为他俩是同伙？”阿尔塔芒问。

“我并不敢肯定，因为我对他的认识有限，但是——”他欲言又止。

“是的，”阿尔塔芒爵爷说，“他身上是有不少可疑之点，一开头就很奇怪。”

“亨利·霍沙姆怀疑他？”

“他也许是其中的一个。派克韦上校也不敢确定吧，我猜他一直派人监视他，也许他知道，他可不笨。”

“他们真是可恶，”詹姆斯横蛮地说，“尤其是我们那么信任他们，把全盘的秘密都说了出来，让他们了解我们做的一切。还说什么‘如果我能绝对信任一个人——啊，比如说麦克林、伯吉斯、菲尔比等等这些人’——现在，是这个斯塔福德·奈！”

“斯塔福德·奈，是玛丽安或胡妮塔灌输的……”鲁宾逊先生说。

“法兰克福机场发生的那些事就很蹊跷，”詹姆斯说，“然后又发生他们去拜访夏洛特的事，玛丽安去南美洲我猜也是和他同行。至于她——我们知道她现在在哪里吗？”

“我相信鲁宾逊先生是知道的。”阿尔塔芒爵爷说，“你知道吧？”

“她在美国。我听说她离开华盛顿后，去了芝加哥、加州，还在德州的奥斯汀拜访了一位科学家。这是我了解的最新消息。”

“她去那儿干什么？”

“依我猜想，当然是去获取某些情报。”鲁宾逊不紧不慢地说。

“什么样的情报？”

鲁宾逊先生叹了一口气。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我只是猜想那应该是一项我们急于想得到的情报，她这样做是为了我们还是为了另一边，谁知道呢？”

他转身看着阿尔塔芒爵爷。

“我想，你今晚是要去苏格兰吗？”

“不错。”

“我觉得你不要去为好，”詹姆斯·克利克说，焦虑的心情浮现在他的脸上。“爵爷，你的身体最近实在是不太好，不管乘飞机还是乘火车旅行都会很累，难道不能交给芒罗或霍沙姆去办？”

“到我这把年纪再来顾及身体已经没用了，”阿尔塔芒爵爷说，“如果我还能有点用，我宁可像古话说的那样战死疆场。”

他笑着对鲁宾逊先生说：

“你最好跟我们一起去。”

第二十三章　苏格兰之行

空军中队长正在猜测他们此行的目的，他对于这种一知半解的任务早已习以为常。他猜这又是一项秘密任务，天机不可泄露。他经常受命把一些怎么也不可能凑在一起的人，送到怎么也不可能去的地方，而且被一再叮嘱不得问任何问题。他认得这趟旅行的几个人，当然不是全部。阿尔塔芒爵爷他是认识的，但似乎已经病入膏肓，纯粹只是一股生存的意志，支持着他那脆弱的身躯。那个有一张凶悍的老鹰脸的人，是爵爷忠实的看家狗，一刻也不离开爵爷左右。他随身所携带的那个小药箱，一定装有兴奋剂一类的备用药品。他们为什么不带个医生呢？中队长心想，以防万一呀。老人的情况看来的确不妙。他那高贵的头颅，看上去颇像博物馆内大理石做的死者的头像。亨利·霍沙姆则是他最熟的了。他还认识几位安全局的人。芒罗上校不像平日那样

严厉，但却似乎十分忧虑。看来他们的心情都不太欢快。另外还有一个黄脸汉子，像个外国人，亚洲人？他跑来乘坐飞机到爱尔兰北部去干什么？

中队长恭敬地上前问芒罗上校：

“一切都很顺利吧？车子已经备妥了。”

“这趟路到底有多远？”

“十七英里，路况不太好，不过我多备了几条毛毯。”

“你的命令记住了吗？请复诵一遍，安德鲁斯中队长。”

他依命复诵，上校满意地点了点头。车子开动以后，中队长看着它扬起的尘土，真不懂这些人为什么会在这个凛冽的夜晚，穿过荒凉的旷野，到一个古堡中去探访一位遁世而居的隐士。霍沙姆一定会知道的，他知道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但他绝不会告诉他。

车子平稳而小心地驾驶着，终于驶上一条青石铺就的车道，在门廊前停了下来。这是一座塔状的建筑，材料都是巨型石块。大门两旁已经点起灯，不用按铃门就自动开了。

一个六十开外冷峻的苏格兰老妇人站在门口，司机帮着扶出车内的乘客。

詹姆斯和霍沙姆合力架着阿尔塔芒爵爷步上台阶，老妇人恭候在旁，向他行了一个屈膝礼，说道：

“晚安，爵爷。主人正在等你，他知道你来了。房间已经备好，壁炉也都已生了火。”

另一个人影出现在大厅，是一位身材高挑、形象仍然俊俏的妇人，年约五十来岁。中分的长发挽在脑后，露出略高的前额和鹰钩鼻，皮肤是经常做日光浴的健康棕褐色。

“这位是纽曼小姐，她将照看你。”那位苏格兰老妇说。

“谢谢你，珍妮特，”纽曼小姐说，“请你留心每个卧室的炉火。”

“我会的。”

阿尔塔芒爵爷握住她伸出的手。

“晚上好，纽曼小姐。”

“晚上好，爵爷。希望这趟旅行没累着你。”

“我很好。这是芒罗上校，鲁宾逊先生，詹姆斯·克利克爵士，还有霍沙姆先生，安全局的人。”

“我记得霍沙姆先生，我们几年前见过面。”纽曼小姐说。

“我也没有忘记，”霍沙姆说，“那时候你还在利文森基金会，已经是肖汉姆教授的秘书了吧？”

“我起初是他实验室的助手，后来才当了秘书。因他现在也还需要，我就一直做了下来。他还需要一个护士，可是来了后总是待不久，现在是一位埃利斯小姐，两天以前才来的。我要她呆在附近，以备不时之需。我想每个人都不愿意受打扰，但当需要她时应该随叫随到。”

“他的身体状况没有变坏吧？”芒罗上校问。

“他实际上并没什么严重的病痛，”纽曼小姐说，“不过你们还是应该有点心理准备，特别是如果你们许久不见了。他只有左半边能动弹。”

“在你带我们去看他之前，可否先请教一下，他的脑子功能还不算衰竭吧？他能听懂我们的话吗？”

“当然能听懂。他只是半身麻痹，口齿不很清楚，而且没

有人帮助就无法走路而已。至于脑力，在我看来比以前更好。惟一的差别，是现在容易疲倦而已。你们是否先休息一下？"

"不用休息了，"阿尔塔芒爵爷说，"我们要来麻烦他的事很紧急，所以我们现在就去吧。他也在等我们吧，我想？"

"他是在等你们。"纽曼小姐说。

她带头走上楼梯，经过一条走廊，打开一间房间的门。房间大小适中，墙上挂了些挂毯，还有一些牡鹿的头，它们正瞪着来访者。这里一度可能是狩猎的小屋，它的陈设和布置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有一座巨型唱机摆在房间的另一侧。

一个高大的男人坐在壁炉前的椅子上，他的头微微地抖动着，左手也一样。右边的脸皮松弛地挂着。这个原本高大、健壮的男人，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但是前额仍然饱满，浓眉下一双深邃的眼睛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好像在说些什么，声音并不微弱，只是每个字并非很清晰。他的语言能力其实只是部分受损，仔细辨认，仍然能够了解他的意思。

利萨·纽曼站到他的身旁，看着他的嘴唇，以便必要时可以代为转达。

"肖汉姆教授欢迎诸位的光临，他很高兴见到诸位。他让我告诉各位，他的听觉仍然健全。如果有这方面的困难，我可以协助解决。"

"我们将尽量节省时间，以免使教授过分劳累。"芒罗上校说。

椅子上的人点点头，表示他知道了。

“有些问题我可询问纽曼小姐。”

肖汉姆的头歪向他身旁的那位女士，嘴里念念有词，但还是分辨不清。纽曼小姐很快就转述出来了：

“他说他可以经由我转述你们想跟他说的任何话，或他要跟你们说的话。”

“我相信你已经接到我寄来的信了？”芒罗上校问。

“是的，内容也很清楚。”

一位护士轻轻地打开门，小声地问：

“纽曼小姐，需要我为客人或教授做什么吗？”

“目前大概不用，谢谢你，埃利斯小姐。我希望你能在走廊那边的起居室等着，也许等一下会需要你。”

“是的，我知道。”她轻轻地关上门走了。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我想，肖汉姆教授对于外界多少还是有所接触吧？”

“是的，”纽曼小姐说，“只要是他感兴趣的。”

“那他对科学界最近的发展接触得多吗？”

肖汉姆的头轻轻地从一边摇到另一边。这次是他自己一字一字地回答的：

“我与所有这些都无关了。”

“对于其他的时事呢？比如最近的年轻人的革命，一群装备齐全的青年正在夺取各种权力？”

纽曼小姐说：“肖汉姆教授对于时事，特别是政治事务倒是很关注的。”

“世界上现在是暴力、痛苦和革命的信条大行其道，这

是一种怪异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统治学说。”

一些不耐烦的神情掠过病人衰颓的脸上。

“这些他都知道，”鲁宾逊先生突然插嘴道，“不用再重复了。他了解这些事。”

他问教授：“你还记得布伦特上将吗？”

他又点了点头，歪斜的嘴角似有一丝微笑。

“布伦特上将想起很久以前你所作的一个研究——你叫什么来着？B计划。”

大家看到一抹警戒的眼光浮现在他的眼底。

“B计划？”纽曼小姐说，“鲁宾逊先生，你的确把我们带回到很远的年代中去了。”

“也是‘你的’计划，是不是？”

“是的，但那是‘他的’计划。”纽曼小姐俨然成了肖汉姆教授的代言人。

“对付那些年轻的造反派，我们既不能用核武器，也不能用炸药、毒气或化学武器。但是，你的B计划我们能用。”

一片寂静，被肖汉姆教授那些怪异的声音所打破。

“他说：不错。”纽曼小姐说，“B计划的确可以打破我们现在所处的僵局——”

椅子上的人急切地转身，又对她说了一大串话。

“他要我解释给你们听，”纽曼小姐说，“B计划是他在很久以前的一个研究，可是早已因为他自身的原因，而放弃了。”

“是否因为他在实施计划时失败了呢？”

“不，他没有失败，”利萨·纽曼说，“我们并没有失败，

这个我曾参与，他放弃是有某些特殊原因的。这个计划其实已经成功，他的研究方向也是正确的，实验也证明可行。”她转身对着肖汉姆教授，手指在嘴、耳的地方做着各种奇怪的手势。之后，她又对大家解释道：

“我问他是否需要把B计划详细解释。”

“我们很想听。”

“他想要先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个计划的情报。”

“我们是从教授的一位老朋友那里知道的，”芒罗上校说，“不是布伦特上将，他所知有限。是一位教授自己对她提起过这个计划的人，马蒂尔达·克莱克希顿夫人。”

纽曼看着他嚅动的双唇，微笑在她的嘴边漾开。

“他说：他以为马蒂尔达已经过世好几年了。”

“她还活得很好，是她建议我们来向肖汉姆教授请教的。”

“肖汉姆教授将把你们想知道的重点说出来。但他想先提醒各位，也许这些资料对你们毫无用处。各种文件、公式、临床实验报告全都销毁了。不过，为了满足诸位远道而来的盛情，我将代肖汉姆教授把B计划的内容，提纲挈领地向诸位报告。当然，大家对于警方在镇暴时所用的瓦斯催泪弹都很熟悉，这种武器在使用后，会造成不可抑制的流泪，眼睛刺痛，还有连续性的恶心。”

“B计划也是这类的东西？”

“不，完全不一样，但是却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科学家去研究它的出发点，是基于一种理论。既然人类的反应和感觉可以经过某些外来的刺激而改变，那么运用同样的方法，或

许也能改变人的性格。人的性格是可以改变的，比如一个服用了春药的人，就无法控制自己性欲的急切要求。还有许多药物、气体或腺体手术，可以改变人的精力，例如刺激甲状腺就可以使人精力旺盛。肖汉姆教授想要告诉各位的是：通过某种程序——他不会明说是气体或是腺素提炼的药物——所制作出来的成品，可以改变人对人生的看法，以及待人的态度。不论这个人原来有嗜杀的倾向，或因生理上的不健全而趋于残暴，经过B计划，他会改变成为'另一个人'，有天壤之别的另一个人。他会变得——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benevloent(慈爱友善)。他会想帮助他人，自然地流露出爱心，他会对制造痛苦的暴力行为，避之惟恐不及。B计划可以实施于大庭广众的场合，可以影响成千上万的人，只要我们能大量制造，并且有效地散布分发。"

"它的效果能持续多久呢？"芒罗上校问，"二十四小时？或更长？"

"你不懂，"纽曼小姐说，"它是永远有效的。"

"永久？你们的办法只是改变人身体上的某个组成分子，这就能改变人的天性？而且无法让他回到原来的状态，它的效果一定是永远的吗？"

"是的。起初这更多的是出于医学上的兴趣。但是，肖汉姆教授后来设想它还可用于在示威、暴力行动中镇暴。他也知道，它一定不会仅仅被局限于医学用途。它并不是使自己感到快乐，而是激发起想让他人快乐的愿望。他说，这种愿望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可以体会到。他们那时会怀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使他人——某个人或某些人得到舒适、

快乐、健康以及诸如此类的美好感觉。因为人本来有这种感受和行为，所以我们俩相信，人体中有某一部分控制着这个人的这些愿望。一旦你对这个部分做了手术，那就应该永远无法改变了。”

“妙极了！”鲁宾逊先生说。

他思索着，这远甚于他对这事的热情。

“真是妙极了，这是一项多么了不起的发现啊！若能用于——但为什么中止了呢？”

靠在椅背上的头，慢慢转向鲁宾逊先生。纽曼小姐说：“他说你比其他人理解得更好。”

“这就是我们要的答案！”詹姆斯·克利克兴奋地喊着，“确切的答案就是它，多妙啊！”

纽曼小姐轻轻地摇着头。

“B计划，”她说，“是非卖品，也不能当礼物来赠送。它已经被销毁了。”

“你想告诉我们说，答案是不行？”芒罗上校不解地问。

“是的，肖汉姆教授的回答是不行。他认为这是违背——”她停了一下，转向椅子上的人。那人又做出各种奇怪的手势，喉间发出咯咯的声音。她仔细听后才接着说，“他将自己告诉你们，他害怕。他怕科学产生的副作用会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万灵丹不会永远都是万灵丹；青霉素救人也杀了人；心脏的移植使人类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也产生了失望；我们生活在一个核分裂的时代，但核武器又能用于大规模的屠杀；放射性泄露造成了许多悲剧；工业污染了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他害怕科学在不辨善恶、不明是非的人手上滥

用，将会给人类带来浩劫。"

"可是，这个计划是友善的，对每个人都有益的呀！"芒罗急得叫起来。

"许多事情不都是如此？原来造福人类的奇迹，都会有副作用，甚至产生了反效果，带来的灾害早已超过原来的益处。所以他决定全部放弃。他说，"她拿起一张纸条，在他点头后，开始念出来："我对我的一生非常满意，还有我的发明。但我不打算付诸生产，它一定得完全销毁，而我已经这样做了。所以我对你们回答是不行。现在所有的有关文件、公式、笔记等等都早已化为灰烬。我把这个计划扼杀在摇篮中了。"

肖汉姆教授挣扎着用粗哑的声音说：

"我把我的计划扼杀在摇蓝中了。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我的方法，另一个助手也死了。你们走吧，我帮不上忙。"

"可是你的知识、你的方法可以拯救世界呀！"

椅子上的人发出奇怪的笑声，一个残疾者的自我嘲弄。

"拯救世界！多好听的名词，这不正是你们的那些青年所想所做的吗？他们的内心需要暴力，他们用仇恨来拯救世界。但他们并不知道为何会这样，他们发自内心，脑袋一热就那么做了。我们因此不能给他们一些'人造'的好意和友善，那不会是真的，也不会有什么意义。这不但违反天性，"他慢慢地说，"也违反了上天的旨意。"

最后那两个字出人意料的清晰。

他缓慢地环顾四周的听众，似乎想恳求他们的理解，然后似乎又不抱任何希望。

“我有权毁掉我创造出来的！”

“我很怀疑，”鲁宾逊先生说，“知识就是知识，当你给了它生命，当它既已诞生，你就不能毁掉它！”

“你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你必须接受事实。”

“不！”鲁宾逊用力地迸出这个字。

利萨·纽曼愤怒地转头瞪着他。

“你说‘不’是什么意思？”

她的双眼在冒火。多美的女人啊，鲁宾逊想，她可能爱了肖汉姆教授一辈子。爱着他，和他一起工作，现在又专心看护他，奉献出她的智慧和那最纯洁的感情而无悔无怨。

“有些事得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才会了解。”鲁宾逊先生说，“我并不以为我会长寿，因为我的负担太重。”他看了看自己的啤酒肚，叹了口气，又接着说：“但是，有些事情我早就知道。其实，肖汉姆教授，你明白我是对的，而且你会承认我是对的，因为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并没有销毁那些资料，对不对？你一定做不到的，你只是把它们锁起来或藏在什么地方，可能不会在这间屋子里。让我来猜猜看，我猜你一定放在保险柜或银行的保险箱里。纽曼小姐知道你放在那儿的，因为你信任她，她是这个世界上你惟一信任的人。”

肖汉姆教授开口了，这一次他的声音几乎可以称得上口齿清晰了。

“你到底是谁？是哪方神明？”

“我只是一个弄钱的人，”鲁宾逊先生说，“所以懂得钱和由钱发展出来的事。人类由学习得到的技术会成为习惯，

并不因为他想放弃就放弃得了。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重操早年放弃的研究工作。我并不敢说你能超过原来的水准，可是达到原来的标准应无问题。当然，你已经把你的观点说得很清楚，我不会说它们都是错的。”

“你可能也是正确的。”鲁宾逊继续说，“‘造福人类’说来的确是一句很狡猾的话，我们可怜的经济学家贝弗里奇不是一直倡导，人要有避开恐惧、不受贫穷之苦的自由，还有别的各种各样的自由。他以为，借着他那伟大的思想，并实现他那周密的计划，就等于在地球上造了一个天堂。但是，我们看得出这一套学说并没有使天堂提前来临，你的B计划也不见得就真能给我们另一处天堂。慈爱友善也仍像任何东西一样危险，它的作用最多只能使人类减少痛苦、免于暴力和使用药物来麻醉自己。是的，它会避免相当多的坏事发生，它也可以挽救一些重要的东西，它可以使人类、特别是使年轻人有所不同。你的这个B计划将使人慈爱友善，我承认它可能会使人充满优越感、自命不凡和自我陶醉。但这也还是一次机会，如果你想通过外力去改变人的本性，那么他们一直到死都会按这种特别的本性行事。他们中只会有一到两个人——不会更多，会发现他们谦卑的自然禀性，是受外力的改变而使然。你的确改变了他们一直到死，可他们也不可能脱离他们学到的新习性。”

芒罗上校不耐烦地说：“你到底胡扯些什么？让人摸不着头脑。”

纽曼小姐说：“他纯粹在胡说。请你们接受肖汉姆教授的推辞，他应该有权利处理自己的发现，你们不能逼他。”

"不!"阿尔塔芒爵爷第一次开口,"我们不会逼你也不会折磨你,罗伯特,更不会强迫你说出收藏文件的地点。你有权利按你觉得对的方式去做,我保证。"

"爱德华?"罗伯特·肖汉姆教授问了一声后,声音又变得不可辨别。他的手势快速地变动着,纽曼小姐迅速地将他的意思转达出来。

"爱德华?他问你是爱德华·阿尔塔芒爵爷吗?"

肖汉姆又说话了,再通过她转述:

"阿尔塔芒爵爷,他想要问你,假如你能全心全意地保证,绝对把B计划置于管理权限之下,他说——"她停了一下,仔细地看和听,"他说,你是他惟一信任的外界人士,假如这真的是你的要求——"

詹姆斯·克利克突然站起来,快如闪电地急忙站到阿尔塔芒爵爷的身边。

"让我帮你站起来,先生。你病了,你的脸色真的不太好。纽曼小姐,请你站开一点——我一定得很快——我带着他的药,我知道该怎么办。"

他的手伸进口袋里,取出一个注射器。

"除非马上打一针,否则就太晚了——"他已经抓起阿尔塔芒爵爷的手,卷起他的衣袖,用他的手指搓着青瘦的肌肉,然后把针筒拿好……

但是,另外一个人也采取了行动。霍沙姆冲了过来,把芒罗上校推到一边,伸手直向詹姆斯抓去,把他那拿着注射器的右手猛地扭到一边。克利克奋力地挣扎着,但霍沙姆实在太强壮了,何况芒罗上校也赶上前来了。

“原来是你，詹姆斯·克利克。”上校说，“你就是暗藏在我们中间的内奸，一个伪装忠实的门徒。”

纽曼小姐已经跑到门边，一把把门打开，大声地叫喊道：

“护士小姐，快来，快来。”

护士来了，她很快地瞥了肖汉姆教授一眼。后者挥一挥手，并指了指在霍沙姆和芒罗扣押下仍在挣扎的詹姆斯。她的手伸入了制服的口袋。

肖汉姆口吃地说：“是阿尔塔芒，心脏病突发。”

“什么心脏病，胡扯！”芒罗上校吼道，“这明明是谋杀。”抬头一看，却愣住了。

“你抓住他。”他对霍沙姆说，然后跳着冲到了房间的另一头。

“柯曼太太？你什么时候进了护士学校？上次在巴尔的摩让你溜走后，就失去了你的踪迹。”

米利·琼的手仍然插在口袋里，伸出来时却多了一只小型自动手枪。她很快瞥了一眼肖汉姆，但是芒罗上校挡住了她，纽曼小姐也护在肖汉姆的身前。

詹姆斯·克利克突然拉开嗓门叫着：“打阿尔塔芒，胡妮塔！快，打阿尔塔芒！”

她的手臂很快地抬起，只见枪口火花一闪。

詹姆斯·克利克叫道：

“打得好！”

阿尔塔芒爵爷所受的教养是古典式的。他瞪着詹姆斯·克利克，用微弱的声音说道：

"詹米，是你？布鲁特[1]？"然后身子一软，瘫在椅子上。

麦卡洛克大夫环顾室内，不太有把握该做什么或说什么。这个晚上的经历对他来说颇不寻常。

利萨·纽曼在他的座位旁放下一杯东西。

"一杯热棕榈酒。"她说。

"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人。"他感激地呷了一口，"我实在很想知道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猜似乎很机密，你们不会有人告诉我，是不是？"

"教授他——他还好吗？"

"教授？"他和蔼地看着她焦急的脸，"他很好，假如你要知道的话，我会说他更好了。"

"我怕这种惊吓也许——"

"我很好，"肖汉姆开口说，"惊吓正是我需要的治疗，我觉得——我该怎么说？我觉得浑身又充满了活力。"他自己也觉得惊奇。

麦卡洛克对利萨说："听听他的声音，是不是有力多了？这一类疾病的最大敌人，就是心理上的自暴自弃。如果他真想有朝一日能重新工作，那就让他的脑袋受受刺激。音乐也是很好的，使他保持平静，能平和地享受生活。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具有超级智力的伟人，精神的活动是他生命的核心。因此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协助他再开始工作。"

她只是狐疑地看着他，于是他又鼓励地对她点点头。

① 刺杀凯撒大帝的凶手。——译注。

“我想，麦卡洛克医生，”芒罗上校说，“我们该对你解释今晚发生的事，虽然官方需要保守机密，但我会告诉你的。可阿尔塔芒爵爷的死——”他迟疑着，没再说下去。

“并不是子弹杀死他的。”医生说，“死亡的原因是惊吓过度，注射器里的番木鳖碱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是这位年轻人——”

“我只是及时把它弄开了——”霍沙姆说。

“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跟进来了？”医生问。

“是的。想想那忠心耿耿的七年多，他是爵爷最好朋友的儿子。真让人难以置信！”

“这种事情常有，而那位女士……也是一伙的？”

“不错，她用假证件混了进来。她也是因谋杀而被警方通缉的要犯。”

“谋杀？”

“正是，谋杀了她的丈夫——美国大使萨姆·柯曼。她用枪把他打死在大使馆的台阶上，然后编了一个故事说是一个蒙面人打死的。”

“她为什么非除去他不可呢？是政治上还是私人的原因？”

“大概是因为他发现了她的一些不法的活动，这是我们的猜测。”

“我相信他不仅是怀疑，”霍沙姆说，“而且他发现了他的大使馆竟然是间谍和阴谋的大黄蜂窝，而他太太是其中的首脑。他不知道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一位好好先生，只可惜脑筋转得不够快——让她占了上风。我还记得在追悼会

上她那一副痛不欲生的表演，真是令人佩服！”

“追思——”肖汉姆教授说。

每一个人都略感不解地转身向他。

“这个字很难念，但我还是得说，‘追思’。利萨，我们要再开始工作。”

“但是，罗伯特——”

“我觉得自己复活了，不信你问医生，我是否还应该再懒洋洋地过日子？”

利萨询问地望着医生。

“你再瘫在椅子上，就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尤其你这个容易自暴自弃的人。”

“大概只有你这种医生，会劝那些死神已等在门旁的人继续工作吧——”肖汉姆神情十分愉快地说。

医生大笑着站起身来。

“错不了的，我会再开一些药来帮你。”

“我可不能吃。”

“你一定要吃。”

走到门口时，医生问芒罗：“还有一件事，警察怎么那么快就来了？”

“安德鲁斯中队长把命令记得很清楚。我们本来就知道柯曼太太一定就在附近，只是没想到她也早已混进府里来了。”

“哦——我得走了。相信你告诉我的都是事实吧？我一定会在半夜里兴奋得醒来，竟然亲身经历了这些只有在小说里才有的故事：间谍、谋杀、奸细、阴谋、科学……”

医生走了。

室内一片沉寂。

肖汉姆教授缓慢但却清晰地说：

“恢复工作——”

利萨的话像一般的妇道人家说的：

“你一定要特别小心，罗伯特——”

“不，不能太小心，我的时间不多了。”

他停了停，又说：

“追思——”

“什么意思呢？你刚刚也说了一次。”

“追思？是的，对阿尔塔芒爵爷。他真是一位为理想而献身的烈士。”

肖汉姆教授似乎沉入自己的思索中。

“得想办法找到戈特利布，他也许已经死了。他是一位很好合作的人，还有你，利萨。把那些东西从银行里取出来吧。”

“戈特里布教授还活着，”鲁宾逊说，“他在德克萨斯州的贝克基金会。”

“你们说些什么呀？”利萨问。

“当然是B计划呀！作为对阿尔塔芒爵爷的追思，他是为了这个计划才死的，不是吗？没有人应该白死！”

尾　声

斯塔福德·奈爵士把他的电报稿撰写了三次。

已安排婚礼　下周四下午二时半圣克里斯托弗斯教堂　请告知愿采用英国国教或希腊正教仪式　你在何处　另结婚证上用何名　又五岁的淘气侄女西比尔坚持担任女傧相　倦于常年旅行已安排在家度蜜月　法兰克福过客

回电如如下：

同意西比尔做女傧相　建议马蒂尔达姑婆代女方主婚人　虽非正式但求婚暂且接受　仪式任选蜜月亦同　另务必携熊猫同行　不知你读此电

文时我将置身何处亦不便相告　玛丽安

“我看上去行吗？”斯塔福德·奈紧张地问，身子直往镜子前面钻。

他正在试穿结婚礼服。

“不会比任何一个新郎难看，”马蒂尔达夫人说，“新郎总是很紧张的，人家新娘就不会，而且还恨不得天下的人都知道她的狂喜呢！”

“假如她不来怎么办？”

“她会来的。”

“我觉得——我觉得——怪怪的。”

“那大概是晚餐的鹅肝吃多了，没有新郎不紧张的。不要大惊小怪，到了晚上——我的意思是到了教堂就好了。”

“噢，对了，我想起来——”

“怎么？结婚戒指忘了买了吗？”

“不，不是的。我差点忘了告诉你，我还有一件礼物送给你，马蒂尔达姑婆。”

“噢，你真好心，亲爱的孩子。”

“你说教堂里的司琴走了？”

“是的。谢谢上帝。”

“我给你带了一位新的司琴来了。”

“真的？斯塔福德，你的鬼主意可真多啊！你在哪里找到他的？”

“巴伐利亚，他唱得像天使一样。”

“我们可不要一个歌手，他得会弹风琴才行呀！”

"他会的，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音乐家。"

"他为什么不呆在巴伐利亚，而要到英国来呀？"

"他的母亲死了。"

"噢，我的天，我们的司琴都出些什么事啊！司琴的母亲看来都特别脆弱。他还会孩子气地要母亲照顾吗？这方面我可是不行的哟。"

"我想有个祖母或曾祖母就足够了。"

房门突然被撞开了。一个像天使一样，身穿粉红色睡衣，浑身散发着玫瑰花香的小女孩，戏剧般地闯了进来——甜美娇嫩的声音，像是出自一个众人皆仰首盼望的小公主。

"是我来了。"

"西比尔，你怎么不在床上？"

"我那屋里的东西惹我烦。"

"那就是说你又淘气了，所以奶妈生气了，是不是？你又做了什么坏事？"

西比尔抬头望着天花板，吃吃地笑起来。

"只是一条毛、毛虫——我把它放到她身上，它就自己爬下去了。"

西比尔的手指，由她脖子当胸一顺溜地划下去。

"难怪奶妈要生气了——"

奶妈进来了，她说西比尔小姐大约太兴奋了，不肯祈祷也不肯上床睡觉。

西比尔爬到马蒂尔达夫人身上。

"我要跟你一起祈祷，婆婆——"

"好，可是说好了就要马上去睡觉哦。"

“好啦，行吧。”

西比尔身子一弯跪在椅子旁，小手紧握着，嘴里喃喃地说了一些含糊不清的话，好像这是祷告前必须做的准备似的。她叹了一口气，呻吟了一下，又抽动着鼻子，终于清了清喉咙，才正式开始：

“亲爱的上帝，请你保佑在新加坡的爸爸妈妈、还有婆婆，还有斯塔福德叔叔，还有艾米和厨师，埃伦，托马斯和所有的汪汪，还有我的小马驹格里兹，还有我的好朋友玛格丽特和黛安娜，还有上个星期的好朋友琼，还有请保佑我做一个乖女孩，阿门。还有，上帝先生，让奶妈不要太凶。”

西比尔站起来，对奶妈很得意地扮了个鬼脸，道声晚安就一溜烟地跑了。

“真该有人把B计划用在她身上，”马蒂尔达姑婆说，“对了，你的男傧相是谁呢？”

“我都忘了，一定要吗？”

“通常都有的。”

斯塔福德·奈爵士抓起一个小小的、毛茸茸的玩具动物。

“熊猫能当我的男傧相就可以了——西比尔高兴，玛丽安也高兴——为什么不呢？从一开始它就在我们之间——从法兰克福起……”